

重返未来 1999

——Reverse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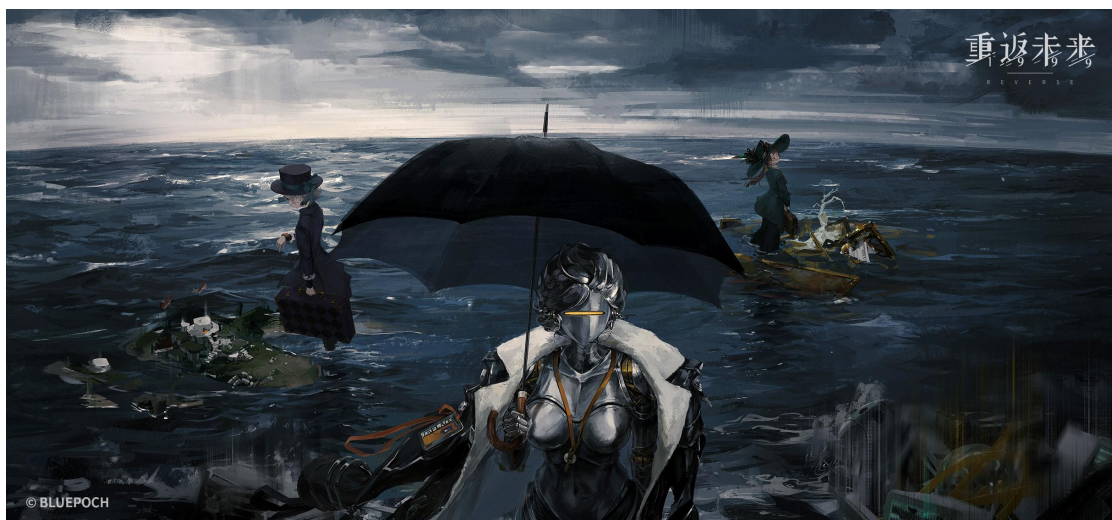
第七章：孤独之歌

Chapter VII: Vereinsamt

——全剧情文案整理

第七章：孤独之歌

Chapter VII: Vereinsamt



· 目录 ·

01. 对角线中 The Secret of the Diagonal

泡软的树枝，抑或超验的天国，她相信这一切都可以被掌握。

02. 蓝与灰 The Blue and the Grey

传道厅的两端，人们遥遥相望。

03. 石钟之下 Bring the Gavel down

界限并无实体，它沉默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04. 证明的开端 The Beginning of a Proof

一位先贤曾经说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剩下的一半是什么。

05. 四次方程 Four Cross Checks

步骤一，归结为缺三次项的四次方程；步骤二……见鬼的数学！

06.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一对孪生兄弟，常见于失序的心灵。

07. 米诺陶迷宫 Maze of the Minotaur

唔，你找到那个线头了吗？

08. 德尔斐神谕 Oracles at Delphi

人并非不相信箴言，只是认为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豁免者。

09. 不可超越物 Outside the Limits

不可叙说，不可描绘，不可碰触，不可超越。

10. 泥泞路 Returned to the Earth

它曾寓意着丰饶与生命，而如今恰恰相反。

11. 巨石滚落之刻 The Rolling Boulder

那一份重量曾高悬于顶；现在，它终于落下。

12. 豆子派对 The Party of Beans

我吃，故我在。

13. 艺术浪潮 The Wave of Art

浪潮席卷之后，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14. 干沙粒 A Sandstorm in a Room

一粒沙子落入眼中，应当有泪水为它喝彩。

15. 前行者 The Pioneers

即使没有道路，即使没有终点。

16. 水流的引线 To Open the Flood Gates

一切之前的水在此注入，一切之后的水从此流出。

17. 雨幕演说 The Storm Speech

至少，我们都了解家用电器是如何运作的。

18. 万物皆数 Numbers in Everything

——她如此聆听，如此告诫。

19. 双行道 The Fork in the Road

进入神庙之后，不可回头

20. 古希腊悲剧 A Greek Tragedy

于是，人做出那应当做出的抉择，行那应该将行的道路。

21. 手影戏 A Homage Paid

无数交叠的掌心，向那独一无二的引导者遥遥致意。

22. 致传道者 The Ones who Pray

认识到真理的美与善，解除沉沦、仇恨和恶。

23. 碑文辞书 The Rosetta Stone

也许它是世界上第一本三语词典。

24. 历史的回环 The Cycle of History

它总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之前，不断重复地运动着。

25. 最初的圆 The First Circle

如此，证明完毕。

26. 银镜与纱幕 Mirror and Curtains

一面镜子，一把绿匕首，以及向一无所有处伸出的双手。

27. 酒神颂 Hymnus ad Bacchum

于是我将欢呼，将狂舞，将吐出口中的秽物，将饮尽杯中的美酒。

28. 数轴的两端 The Two Numbers

两个数字，两个本应纯粹的意义。

29. 伞与结 The Umbrella and the Knot

时代并不需要纪念，而人们需要。

30. 谢幕词 And now, the Curtain Call

她抖去肩上的雨水，随后步入了新世界的阴影中。

(注：Ctrl+单击标题即可跳转至对应章节)

01.对角线中 The Secret of the Diagonal

——“泡软的树枝，抑或超验的天国，她相信这一切都可以被掌握。”

1914.01.12 20:30

37: “……妈妈，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无理数’？”

站在沙滩上的女性回过身来，望向年幼的女孩儿。

77: “嗯……你也讨厌无理数吗，37？”

37: “有一点儿……（Maybe, a little？）”

37 低下头，踢走了脚下一块不规则的石子。

37: “我可以数出 3，我可以数出 17，但是我永远无法数出 0.01001000100001……更不用说拿它计算了。这些无限不循环小数会让结果变得一团糟，整个式子的简洁和优雅都会被毁掉，我不喜欢它们。”

77: “——但你最爱的图形圆，它的周长与直径之比也是个无理数，不是吗？”

37: “不， π 是特殊的，我知道它是如何得来的，知道它代表的含义，我也能把它加入到计算中来。还有 e ， $\lg 2$ ， $\sqrt{2}$ ……可是，只有很少的无理数能像这样。那些完全无规律的、无法化简的、无法延伸的数字，我写不下它们，数不出它们，无法计算它们。它们只是古怪地盘踞于数轴上，像神话里不可被神杀死的蛇足巨人癸干忒斯。”

77: “……哈哈。”

37: “……妈妈，你为什么要笑？”

77: “笑你这么聪明，又这么笨，我的女儿。你只是还不够了解它们——而不是讨厌它们。”

那位修长的女性俯下身，拾起沙滩上的一根被海潮泡软的树枝。

柔软的树枝划过由沙子构成的集合。

四条等长的边，两条交错的对角线。一个规整的方形。

77: “来看看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吧。 $\sqrt{2}$ ，一个无理数，这是纯粹算数上可得的结论，它等价于‘在 a 和 b 都是整数的情况下， 2 不可能被表达成 $(a/b)^2$ 的形式’。我们不需要任何关于无理数的知识，就可以使用归谬法证明这一点。然而，我们却可以轻易地在正方形的对角线上看到这个不可数的数字。这意味着——”

37: “——我知道！这意味着，毕达哥拉斯以整数比为基石构建的数论是不牢靠的！”

77: “是的。这是一个简明、优美的定理，也是古代数学最好的成就之一。许多数正是不可通约的，而 $\sqrt{2}$ 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它的发现摧毁了由整数比搭建的古典王国，也催生了数学分析转向现代的突破性革命，揭开了更深邃的新一页。它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脚下除去由尺规丈量的坚实大地之外，还有一个捉摸不透的神秘王国。它不可度量，不可通约，不可穷尽。——而开启这个王国的钥匙，就光明正大地潜藏在正方形的对角线中。”

37: “无……理的王国？”

女孩入迷地点点头，一如既往，她理解得很迅速。

37: “我明白了，妈妈，永远都有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数字……这就是无理数的意义。所以……只要增进对它的了解，我们也一定能和无理数成为朋友！——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岛上的人们为什么都讨厌它？”

77: “……”

她看不清母亲的面容。

只是记得回忆的最后，她嘴角的弧度柔和，神情平静——近乎怜悯。

37: “……妈妈？”

（一小段动画）

苏菲亚: “37……你醒来了？”

床榻上的女孩突然坐了起来，双眼直直地向空气中望去。

37: “……，现在是什么时间，苏菲亚？”

苏菲亚: “你昏迷了一个星期，这段时间……”

友人的话语被打断了。37 仓促地掀开被子，向挂着布帘的门洞跑去。

苏菲亚: “等一下，37，你还没有完全康复——！”

37: “不，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得去找 6……我得快一点，快点去告诉大家——我们的‘圆’破碎了。”

02.蓝与灰 The Blue and the Grey

——“传道厅的两端，人们遥遥相望。”

1914.01.12 20:30

传道者之厅

维尔汀：“……（看向手腕）一切如常……吗？”

真理的殿堂与往日无异。仍挤满了太多的争辩，太多的嘈杂，太多的异见。

???：“——维尔汀小姐，请您专心一些！这次问询事关您和您同伴的命运，您应当清楚。我们将就一周前的坐标泄露事件，对贵方及重塑之手所造成的危害予以集体表决。而您在过去两个小时里查看了十次手腕上的计时器——请恕我直言，还有什么，比即将落下的判决更加重要？”

维尔汀：“……抱歉。”

台下响起了轻微的咋舌声。

210：“你应该让她看的，888。很显然，时间的刻度也是一类数字。——也许她只是在等待自己的幸运数降临呢？”

210的发言引起了一阵窃笑。人们在此刻正需要这样轻松的调剂，如同弦不能一直被紧绷着。

210：“而且，我们又得出了什么重要的结论呢？过去一周发生的种种摩擦，使我们不得不聚集在这里，讨论着这些话题：在圣地暴毙的重塑门徒、被阻断的戈尔贡洋流、进犯岛屿的人类军队。还有随之而来的国际领土的纠纷，外部政体的威胁，岛上访客的冲突。很显然，这些客人给我们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礼物’。那么，我们究竟该信任谁的说辞——是基金会，还是重塑之手？”

辩论家半鞠一躬，将手引向高台左侧。

维尔汀：“……我愿在真理之石前立誓，我对这一次的泄露事件毫不知情。我们从未将任何信息泄露给人类的军队，圣洛夫基金会也正在外界积极调停领土纠纷。”

888：“但你将这里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基金会。此后信息的去向，您并不知情，对吗？”

维尔汀：“……是的。”

210：“——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怀疑她们呢？谁都知道，基金会是一个亲近人类的组织！监守自盗，自导自演，毫无敬畏，蔑视誓言……世俗的王冠数易其主，唯有人类的恶行始终如一。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向一个落后于我们7年的组织，寻求对抗‘流溢’的知识与经验呢？”

教众们在熙攘声中骚动了起来。

210：“可是兄弟们、姐妹们，别急着掷出你手上涂着灰白格子的卵石，再看看我们的老朋友，重塑之手吧。”

报幕者伸出右手，引向高台的另一侧。那里端坐着一抹蓝黑相间的身影。

阿尔卡纳：“……”

210：“诚然，基金会对‘流溢’的认知落后我们7年。可重塑之手的访客不要说数学素养了，连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没有。——请问阿尔卡纳小姐，您要如何解释，您的门徒成批暴毙于我们的圣地入口？难道是我们的数学课程叫他们发了疯，非得像那些殉道者一样，一头撞死在真理的门前？”

阿尔卡纳：“——正是如此。”

教众II：“……什么？”

断言的干脆足以令信仰者们诧异。而岛外的来客只是轻轻合上了手里的书本。

阿尔卡纳：“诚然，我们的追随者缺乏一些知识的传承……但我们与贵学派合作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对诸位所鄙夷但仍须依存的现象世界领域，我们也予以了不吝的物质资助。至于这场论辩——我恰好听过一个应景的故事，也许能与诸位分享。”

她的目光望向高台。金发的法官端坐其上，争辩开始以来，他还未置一词。

6：“……请说。”

阿尔卡纳：“感谢您慷慨的容许。”

——

阿尔卡纳：“这是一个关于‘圆’的古老传说。拜访此地之前，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常将他分享于我。在远古时期，第一个有智慧的心灵从蒙昧中苏醒。它对这世界世界感到恐惧，意外自然远比它强大。在自然之中，它的

自我渺小得难以感知。为了表达这种违抗的决心，它便在自己周围画上一个魔力圈，以此来将自己与外界区隔开来。最原始的巫术诞生了，造物开始以内在的灵性来反抗外界现象的压力。在抗争的过程中，造物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的边界。这就是最初的‘圆’。它庇护了我们。一如今日，诸位仍享受着它的恩泽。而我感到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里——人自身的存在、界限和证明，都仰赖于这个圆而确立。”

“——砰！”

厅堂的门被撞开了，一个气喘吁吁的虚弱身影靠在了门框上。

37：“呼，呼……”

维尔汀：“——37？”

近一半的信仰者们站了起来，望向这位许久未见的质数。其中包括那位高堂之上的领袖。

6：“37，发生什么事了？”

37：“岛……”

她苍白的嘴唇嗫嚅着，终于吐出了第一个音节。

37：“我们的岛……生病了。”

一阵鸦默雀静。仿佛这兀自闯入的话题与小岛并无干系。

“——砰！”

沉闷的异响，比撞门声来得更响亮，更近。

现在，另一半的信仰者们也站了起来。他们困惑地望向声音的来源——头上的穹顶。

“——砰、砰砰砰！”

撞击声应和着他们的疑问。就像一名不得章法的鼓手，正在天球形状的穹顶上狂乱地敲击。

教众 IV：“见鬼，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外面是下冰雹了吗？”

苏菲亚：“不，我想——并不是……”

没有数字的除错师在大厅外张望，担忧却不敢跟上友人的脚步。

她站得更远，望得更清，也因此目睹了事情的全貌。

苏菲亚：“好像，是阿其翁……它们……从空中摔下来了？”

维尔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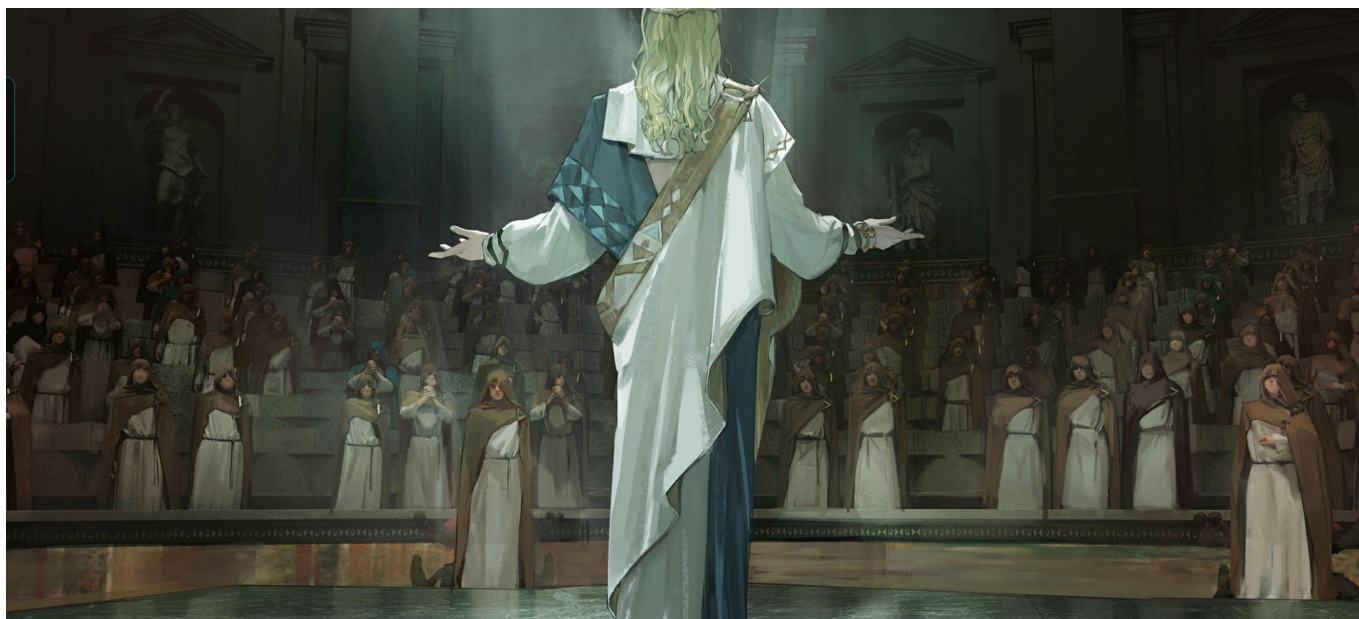
抬起手腕，确认表带——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是的，这就是那个她一直等待着的、最重要的时刻。

维尔汀：“……是‘暴雨’。这个时代的‘暴雨’……到来了。”

03.石钟之下 Bring the Gavel down

——“界限并无实体，它沉默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1914.01.12 21:00



教众 II：“维尔汀小姐，您是说‘流溢’发生了……？在这个时间？”

维尔汀：“……准确来说，是 24 小时倒计时开始了。每个时代的‘暴雨’正式落下前，有一段缓冲期。暴雨症候将从临界点逐渐扩散至全球，具体症状和程度暂未发现规律。在拉普拉斯科算中心的协助下，我们可以提前 24 小时预告‘暴雨’将至。……又一分钟过去了。”

厅堂被素色袍子们怀疑的讨论声填满。对于一座以观测“流溢”为使命的小岛而言，目前的状况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888：“——请诸位不要离开座位，表决尚未结束！这座岛屿并不会受‘流溢’影响。我们应当继续先前的议题，得到结论后，再转向新的领域。”

集会的协理人抬高了声音，盖住了喧嚣的一隅。这是她职责所在——让表决顺利进行。

888：“37——你先到这儿来。有人能给她拿个毯子吗？”

顾及那抹虚弱的身影，她将声音放得很低。

888：“42，你去和苏菲亚看看那些阿其翁的情况。”

教众 I：“……”

被念及数字的男性教众鞠了一躬，快步跑出去。穹顶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210：“噢，这实际上是是个好消息。——我们不用再表决了，不是吗？”

888：“——什么？”

修辞学家抬起手，笑容可谓清爽。一如既往，他带来一个创新的议题，或者又一次哗众取宠的尝试。

210：“‘流溢’就要到来了，灵性的潮水将涌流、倾泻、漫过一切。届时，无论是外部世界的人类军队，还是历史空间上的某个政权，以及他们带来的无尽纷扰。——所有令人不快的一切，都会化为地面上的油污，被整齐地冲入沟渠。而我们也终将放下这些无尽的琐碎，重新回到对‘本质’的研究中。”

沉默。

沉默源于思辨——对这些抛却现象世界的人们而言，210 的话语是有道理的。

37：“不，这次不一样！”

而后，一个娇小的身影站了起来。37 没有披上那条毯子，她尚未康复的脸色也依然苍白。

37：“——这座岛生病了！它正变得臃肿、滞重、迟钝，向下坠落到无明的现象世界中。很快，灵性的潮水就会漫过我们——正如漫过现象世界的每片碎屑。”

教众 IV：“——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流溢’带走？这——”

教众 V: “这太荒谬了……!”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枚炸弹，意想不到的——侵入了这个圆形的厅堂。

37 旁边的年长女性站了起来，怀中还抱着那条不曾派上用场的毯子。

教众 II: “……37，你才刚刚醒来，身体还很虚弱。你需要再休息一会吗？”

37: “不，不，我不需要休息。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我感知不到无限定者的气息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888: “——为什么你这么惊讶，37？”

平静的疑问，并不带任何额外的情绪。

888: “我以为你知道原因。毕竟，是你擅自把外人带入了圣地。你违背了教典的训诫，激怒了无限定者。”

37: “——!”

888: “当然，这是一个武断的推论。——重塑之手同样未经允许地侵入了圣地。我们也没有任何岛屿将被‘流溢’淹没的证据，37 的举证并不完备。由此，诸位应该意识到，过去的事件依然疑点重重，且对学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眼下我们应当继续讯问，然后做出如何对待基金会和重塑之手的访客的表决——”

将集会带回正轨的努力失败了一——近一半教众突然将目光移向门口。

在那里，先前离开的使者去而复返，正不知所措地踟躇着。

苏菲亚: “……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不该擅自踏入真理的殿堂……”

接二连三的打断让协理人感到恼火，但她及时注意到了除错师神色的反常。

888: “苏菲亚，你不是在和 42 调查阿其翁吗？发生了什么事？”

除错师的声音震颤着，她的手局促地在空气中比划。

苏菲亚: “阿其翁们的样子很奇怪！它们的喙……不，它们的整个头部，都在不断地滴落油彩——还有 42，我们本来正在沙滩上勘察。可是他突然——”

未尽的话语堵在嘴边。通过敞开的大门，鸟群的尖叫声清晰可闻。

而另一名使者越过苏菲亚，癫狂而愤慨地重进讲厅。五颜六色的油彩从他的面庞上淌落，在真理的殿堂上汇成一汪小小的水潭。

教众 I: “哈哈！哈哈！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从来没有真理，也没有超验！！！一切都是假的！是影子！是火光，是碎屑！没有人可以从虚无中幸免！这座岛注定将在矛盾中覆灭！！！”

维尔汀: “……！这是……这个时代的暴雨症候？”

888: “42，你的脸——”

没有理会同伴的呼喊，男人口齿不清地大笑着，手里凝聚着神秘术的辉光。

他跳上了石制的坐席，掀翻了一连串照明的火炬。

教众 I: “没有——人——”

维尔汀: “888 女士，请不要再尝试和他对话！——立刻制伏他！”

(战斗过后)

传道者之厅

维尔汀: “这是暴雨症候——！诸位，请听我说，37 的话是正确的。小岛发生了某种变化，你们免疫‘流溢’的能力衰减了！”

地板上，男人的狂笑已经平息下去，但他脸上的油彩依然骇人。

而在他的四周，惊愕和疑虑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几乎掀翻圆形穹顶。

教众 IV: “这不可能，在之前的八次‘流溢’里，从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210: “这是个无效归纳，朋友。即使你此生从未见过紫色的牛，也不能证明紫色的牛就是不存在的。”

教众 IV: “现在是谈论逻辑的时候吗？！42 已经字面意义上地‘流溢’了！”

教众 II: “——先是军队，再是‘流溢’……自从那些外人来到了岛上，坏事就没有停止过。基金会和重塑之手，总有一防理应为这些事负责。”

教众 IV: “那你也应当问问 37 和数字‘0’，她们在圣地都做了些什么，才触怒了无限定者！”

37: “我……”

维尔汀: “——不，不是 37，我告诉过你们！是重塑之手。重塑之手违背石环的协定，发动了自杀式袭击，

他们侵入了你们的圣地——”

教众 IV: “在这一件事上，你们二者同罪！而他们至少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你却还好好活着，不是吗？你声称 42 的异变是‘流溢’带来的癔症，但我们要如何确定，这不是你们神秘术的伎俩？！维尔汀小姐，在你的随身物品中，有一枚金色的采样仪器。——烦请告诉我，你们基金会又想从这里找到什么东西？”

维尔汀: “那是——”

阿尔卡纳: “呵呵……”

笑声从厅堂的另一侧传来。

阿尔卡纳: “很好，很好，维尔汀。再多说一点，再多做一点……让我看看你会为此被改变成何种姿态。”
(一声钟声)

6: “——安静！”

石钟截断了这场争论。一直沉默的领袖从高台上站起，他的面容前所未有地凝重。

6: “争辩到此为止。过去我们未曾达成一致，如今一切的议论也已毫无意义。岛屿有更紧急的状况要处理。公民大会就此结束。对圣洛夫基金会和重塑之手的结论，将由我直接裁断。——请你们双方立刻离开岛屿，马上。”

没有任何修辞，他的话语言简意赅。

6 代表着调和，独裁和武断很少出现在这个数字身上。

但这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维尔汀: “……”

厅堂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沉默是为了逼迫。

该怎么做？

(维尔汀: 接受 6 的裁断/进一步观察)

这是一个尚可接受的结论，一切只是回到了原点。

过往关于“暴雨”的探讨，对非对称核素 R 的采样，已经给后续的调查带来了足够多的线索。

更重要的是——即使不能达成合作，也必须阻止这个纯血神秘学家团体倒向重塑之手。

这是一个率先表决的机会，它将挽救局势于被动之中。要做的只是，站起来，点点头。

维尔汀: “——我同意您的判断。”

同意是容易的，因为造成问题从来不在这一点。

问题是——她会怎么选择？

阿尔卡纳: “我的选择和维尔汀一样。”

维尔汀: “——！”

她轻而易举地接受了，一如接受将鲜血滴上石环。

阿尔卡纳: “——仅有一个小小的疑虑。在我和维尔汀小姐一同离去后，贵派真的不需要我们提供援助吗？”

6: “……感谢您的关心诚然，庇佑我们的圆遭遇了扰乱，但这只是现象世界的一次风浪。我们是手握尺规之人，圆心不会因此偏移，形状也不会因此流变。”

领袖俯下身去，将手覆在 42 的额头上。

6: “Μηδὲν ἄγαν.(Nothing in excess 恢复如初)”

教众 I: “………呼”

维尔汀: “——他用神秘术消解了暴雨症候？！这是……可能的吗？”

领袖重新起身，平静地面向众人。

6: “……42 只是需要智识的净化，正如这座岛屿一样。这件事会得到妥善的解决，我此前的决断，亦不会改变。——请阿尔卡纳小姐理解。”

他的语气只剩下冰冷的警戒。

阿尔卡纳: “当然，为什么不呢？您的族群有自己的规则。只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启程的时间……尤其是在这样可悲的坏天气里。——我想维尔汀也会同意的，不是吗？”

维尔汀: “……”

她的笑容依然亲切，商谈的口吻像进行一场友人聚会。

6: “……在这个沙漏流尽前，你们有两个小时用来撤离。”

维尔汀：“...感谢您周到的安排。”

无人再提出质疑，所有数字都默认了领袖的裁决。

6 收起了沙漏，将目光投向缄默的席座。

6：“...那么，在这场会议的最后，我想引用一个故事。作为这起事件的收尾，也作为对阿尔卡纳小姐此前分享的回应。”

阿尔卡纳：“我很荣幸。”

领袖抬起手，面向厅堂的众人。

6：“我也听过这个关于圆的传说，但它尚有后续。在这个故事里，人们畏惧自然，违抗自然，躲避自然。我们的先祖则选择转向自然，到自然中去。而它也接纳了我们，以它的崇高和广博。完满的融合出现了，圆不再代表对立和拮抗。我们沐浴在阿波罗之星的启示下，漫步于海滩的和谐与静美中，以此获得智识的升华和灵魂的共振。由此，我们克服恐惧，摆脱蒙昧，欣赏到万事万物的形式与本质。这就是‘古典的人’。(This is the rise of classic man)——和解的勇气、和平的决心、献身的精神，并不比违抗和怀疑来得更加低微。散会。”

(脚步声)

37：“——请再等一下！”

清亮的声音打断了领袖的步伐。她倏地自高台上站起，袍角在空中划出一道尖锐的弧线。

37：“我会修好我们的圆！888 说的是对的，是我触怒了无限定者，我应该为此负责。我会再去一次圣地——我会去通过无限定者的考验，恳请祂分享神圣光明的诺斯，使我们求得关于本质的真理。——我会弥补我的过失，我保证！”

离开的脚步停顿了，6 转过身来，望向那枚目光坚定的星星。

6：“...上一次有人通过这个仪式，还是三个世纪前。37，你是否知悉，即便你不用参加试炼，我们也有其他途径完成岛屿的净化？”

37：“我知道。”

6：“...那么，你是否知悉，倘若在无限定者的考验中失败，你将面临什么？”

37：“——我知道。”

6：“...那么，我许可了。(Then, you should have my bless.)”

没有再理会厅堂里的质疑。石钟敲响了自己的尾音。

这场无尽的辩论终结于人为的句号。

04.证明的开端 The Beginning of a Proof

——“一位先贤曾经说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剩下的一半是什么。”

1914.01.12 23:00

十四行诗：“……总部传来了通告，这一次‘暴雨’的临界点是维也纳。”

第一助手放下了手中的无线电小姐，凝重地转过身来。

十四行诗：“暴雨症候是面部出现油画变形，少数扩散到躯干，同时伴随战争狂热的神经谵妄症。‘暴雨’发生的原因和1929年高度相似。重塑之手引发国际局势的震荡，加速了当前时代的崩溃。”

维尔汀：“这个时代……”

天空的颜色不同以往。时代狂热的癔症已经蔓延到了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岛。

所幸，同伴们一切无恙。

星锑：“要我说，这也太荒唐了——”

长达一周的地下监禁没能挫伤摇滚海盗的志气，她的包里装满了鼓鼓囊囊的炼金材料。

星锑：“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免疫‘暴雨’的地点，然后它突然就像没了气的皮球一样失效了？我本来还想多待一会儿，在带点阿其翁嚼剩的炼金材料和残典回去……该死，这一点也不科学……！”

十四行诗：“我想……也许因为这是神秘学？”

维尔汀：“准确来说，不是失效，而是衰减。目前被‘暴雨症候’影响的区域仅限沙滩，传道者之厅附近的区域还是安全的。”

红弩箭：“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圈会不会继续缩水，对吧？哈，和芝诺的生存模拟考试似的。”

维尔汀：“……我和十四行诗曾经推断，这座岛上有一个环绕全岛的大型神秘术式。岛屿的衰竭可能与它的变动有关。尽管我不知道原理……”

星锑：“但他们总会做点什么，对吧？那个发型和摇滚明星似的领袖，他总该有点办法吧？”

维尔汀：“……公民大会后，6召集了所有整数。他们似乎准备进行一个集体净化仪式。37也提出了一个试炼仪式，我想学派内部有足够的应对手段。”

APPLe：“据APPLe某所知，与世隔绝的纯血神秘学家团体，大多都有着自己的秘传仪式。阿派朗学派传授的真理是理智化的，奉行的教条却是宗教式的，他们的神秘术传承或许就与后者有关。”

红弩箭：“哇哦，听起来可真是神秘啊——该不会是将所有人关在一起做数学题吧？比起这些，头儿。”

红弩箭收起了吊儿郎当的神情，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

红弩箭：“——是阿尔卡纳主动索要不撤离时间，对吗？”

维尔汀：“是的。6预留的时间是两小时，也就是说……”

——“暴雨”倒计时跳到20:00时，我们必须离开岛屿。

红弩箭：“在那之前，你手上的石环依然有效，对吗？”

维尔汀：“……嗯，我能够感知到这一点。如果我有与阿尔卡纳开战的念头，它便会灼烧我。”

红弩箭：“哈，明白了。看来我们只能在这2小时里执行计划了。”

星锑：“……计划？什么计划？我们现在不是要……开溜吗？”

十四行诗：“抱歉，星锑，你的住处和我们相距甚远，有一些信息我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你。简单来说——”

37：“——你们想去哪儿？”

十四行诗：“唔！”

唐突出现的少女吓了所有人一跳。

37一脸好奇地站着，一如既往，她的步伐悄无声息。

十四行诗：“呃，37小姐，我们……”

维尔汀：“——我们在谈论如何离开的问题，37。”

星锑：“对极了，我正想说呢！你们心急火燎地赶我们离开，可我们连艘像样的船都没有。维尔汀正准备把我们全部装进箱子里，然后游泳横渡爱琴海呢。——对吧，维尔汀？”

星锑挤挤眼睛，热切地用胳膊肘捅了过来。

维尔汀：“……是的。”

37: “嗯……听起来很棒！那你应该从海滩北角的高地上向南跳水，那里在传道者之厅的切线上，一定能让这趟旅途顺利！”

37 点了点头，非常认真地予以了数学上的建议。

37: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入水的好地方——不过，得等维尔汀和我从那个地方回来！”

维尔汀 “……我？去哪里？”

37: “这是什么问题？只有那一个地方是值得去的，不是吗？”

她张开了手，嗓音雀跃，语调轻快，一如既往。

37: “——当然是作为独一无二的 0，和我一起再去面见无限定者！”

岛屿客房

玛尔塔: “……你不去找 37 吗？明明她昏迷不醒时，是你寸步不离地照看她。”

阴影中的人颤抖了一下。也仅仅如此。

苏菲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玛尔塔女士。37 要去参加那个试炼，但我，我完全帮不上忙。”

她低下头，努力使自己颤抖的双手交握。

苏菲亚: “我只能为她祈祷……但对于她所要做和将要做的事，我全都一无所知。——从来如此。”

玛尔塔: “也许您不用太过担忧。37 会安然无事的，她是被真理眷顾的孩子。”

苏菲亚: “……我知道，可是……”

苏菲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脸埋在手掌中。

苏菲亚: “可是，她也是一个人。会受伤，会流血，会死亡。”

她堪堪移开了目光，不再望向那片自己短暂缺席的海角。

苏菲亚: “玛尔塔女士，您来到学派的时间太短，不知道无限定者的考验意味着什么。我们提出猜想，完善证明，在尺规构建的方圆之地筑起大厦，划定属于‘人’的可知疆域。可在‘本质’的领域上，我们并无能力断言。因此，我们在神庙前匍匐询问，所求之事是否正确。洞穴的回音将回答您‘是’或者‘否’。”

玛尔塔: “……这即是 6 所说的，‘向无限定者检验证明……’？”

除错师点了点头，她雀跃的友人同样精于此道。

苏菲亚: “……检验一个人本质的数字，是最微不足道的。检验发生过的事实真假，亦是容易的裁决。然而，无限定者的试炼却不一样。‘通过考验的人将会获得超越一切的真理。倘若失败，也会为此付出最为可怖的代价。’”

玛尔塔: “……！”

苏菲亚: “一切事物都有着边界。试图染指自己限度之外的人，必将招致灾祸。因此，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我们必须心存敬畏。让灵魂适度于躯体，令万物免于过度。‘无限’并非我们能踏足的领域。它只属于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不可说者。我们唯有仰望，祈祷，崇敬。现在，37 却要叩响祂的大门，恳求祂分享那超越的真理。如果她失败了，如果她没能承受住无限——”

她很难再说下去了。

苏菲亚: “（哭腔）……我多么希望我知道更好的方法，或者我能够替她前往……可是，只能是她，只能是 37……”

——

37: “我确信这是一个完美的解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无限定者会回答通过考验者的一个问题，任何你绝不能靠自己回答出的问题，甚至是关于‘本质’和‘一切’的问题！——至少妈妈是这么告诉我的。”

37 笃定地点了点头，显然这一规则是不证自明的。

37: “我想，只要我挑选了合适的问题，无论是‘流溢’的谜团、现象世界的纷扰，还是这儿的危机，都会立刻找到解决的方法！6 也认可了我的提议。所以，维尔汀——”

星锑: “等等，你可不要拐骗我们的舵手！这个仪式肯定是有风险的，对吧？万一维尔汀回不来了，谁来带我们游泳横渡爱琴海？”

37: “嗯？对我的确比较危险，但对 0 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 0 乘以任何数都是 0。这一点已经确切验证过了！”

星锑: “嘿，这可不是一个充分的论据。再说，我根本不觉得维尔汀是 0——”

维尔汀：“——没关系，星锑，我想那里的确不会对我有影响。但这不是对你们很重要的仪式吗？你知道我并未立下誓言，也没有加入学派。”

37：“不，那都不重要，维尔汀。”

37摇了摇头，她的目光依然坚定。

37：“进入神庙后，不可以回头。我们不能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半途而废。我们上次的验证被打断了，不是吗？你的问题没有问出，我也还没有得到答案。……而我的问题，已经不必问了。”

她咬紧嘴唇，抱住了自己的双臂。

37：“你们是对的，维尔汀，现象世界的纷扰可以影响‘本质’……没有比发生在这儿的事，和这场‘流溢’，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只是想知道的更多……你应当也一样。——我会去告诉6的，我也会去告诉所有人的。我会说服他们的，因为这是正确的。”

维尔汀：“……”

十四行诗：“……不用担心，司辰。我和红弩箭小姐会负责做好撤离的所有准备。”

红弩箭：“是啊，联络总部的交接工作——谁干都一样。”

维尔汀：“……明白了，我和你去看无限定者。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37。”

37：“嗯哼？”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追上重塑之手的机会。

维尔汀：“——你说，通过考验的试炼者，无限定者将回答他的一个问题。那么，假如有这么一个问题。倘若我直接询问‘免疫‘暴雨’的方法’……祂是否也可以回答？”

05.四次方程 Four Cross Checks

——“步骤一，归结为缺三次项的四次方程；步骤二……见鬼的数学！”

1914.01.12 23:10

距“暴雨”落下还有 22 小时

研究员 I：“有眼无珠的**们，该死的、愚蠢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们——你们都疯了！你们才是疯子，而我，我会证明我是对的——”

研究员 II：“该死，快把马修带回康复中心去！他受那面具影响太深了！”

研究员狂乱挥舞着手臂，在混乱之上制造新的混乱。

泛着理性光泽的银色地面上，一瓶被投掷的酒精瓶燃起蓝色的火苗。

而后，一双钢铁的脚步迈过了它。

露西：“有进展吗？”

破译组长：“没有。我们召集了所有破译术式的专家，但他们没有任何发现，甚至连念咒后的不适感都没有。它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语言，也不符合寻常的拼写规则。不少人认为是咒文抄错了，因为这项报告并不是资深调查员传回的，而是一个新手调查员借由自己的神秘术——”

门被推开了。这个偌大的房间如今挤满了人。人群的最中央是一部电台。

联络员 I：“马库斯小姐，您听写的这份咒文确实属实，对吗？”

马库斯：“我……”

联络员：“再次确认，您在一名纯血神秘学家的显像神秘术中看见了阿尔卡纳施术的场景，对吗？”

马库斯：“是的，准确来说，是在卡卡尼亚小姐的镜子神秘术中，看见了前重塑之手成员伊索尔德的回忆。”

联络员 I：“您能保证那名前重塑成员的回忆是准确的吗？”

马库斯：“……我不能。”

联络员 I：“您能保证卡卡尼亚小姐的镜中成像是客观、真实、未造成任何歪曲的吗？”

马库斯：“……我不知道。”

联络员 I：“您能保证自己的阅读神秘树，是准确公正的，并且在摘录时不会造成偏差吗？”

马库斯：“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了画面，我还听到了她吟唱的声音——我的确不知道那是什么语言，但我标注的音标是准确的——！”

联络员 I：“无需紧张，我们只是在核查当时的情况。基金会已派遣特别行动队赶往维也纳，请您务必把咒文涉及的两名神秘学家一并带回。”

马库斯：“……我……明白。”

连线结束了，联络员摘下了耳机。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破译小组成员的脸色并不比金属更像人类。

？？？：“……所以，我们要解读的就是这个？”

一道刺耳的讥讽拨开空气，唐突地挤到人群前列。

哑谜：“‘一个古老的奇迹，一个拯救的魔圈！’ /eɪ uː.nə ˈsa.kəʊ/... A tuna psycho?一句意义不明的，用神秘术阅读的神秘术呈现的神秘学家回忆里的神秘术咒文。神秘的四次方——多么精妙啊。而你们竟然还在谈论什么‘客观还原’……试问，假如灵知可以交叉检验，还是交叉检验四次的话，它为什么还没替代科学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全部下岗，让一群猴子来打字机上演奏莎士比亚呢？”

破译组长：“阿德勒？！你不应该在破译组的名单上——”

露西：“我让他来的。虽然他是人类，但他在密码学上颇有建树。”

破译组长：“可是……”

男人阴沉地往前走了一步。

哑谜：“为什么我不能来？因为我的姐姐是格蕾塔·霍夫曼？而这是她——一个品行高洁的、富有献身精神的调查员，为了人类神圣的使命，拼上性命从雨幕中拿到的术式？——噢，我忘了，她没有拿到，是她的学生拿到了。”

露西：“你还不是正式成员，随时可以退出破译小组。”

哑谜：“退出？为什么？——我有权知道我姐姐为什么而死！好啊，朋友们，解吧，来解这个神秘四次方的术式吧！看看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德语）是拯救，还是虚无？”

他冷笑着离开了，手中还挥舞着那张写着咒文的纸条。

这场闹剧溅起的水花逐渐平息。

破译小组的成员们凝重地望向总负责人，似乎在等待一个结论。

露西：“继续破译。在穷尽所有可能性之前，我们不能断言这份免疫‘暴雨’的咒文是无效的。还有一——她平静地转过头来。把阿德勒·霍夫曼加在破译组的名单上。”

破译组长的电路波动了一瞬。然后，它快步追出了门，紧随着它新上任的组员离开。

墙上的内线电话响了。

联络员 I：“你好，这里是‘暴雨’观测与研究中心。……明白了，我会转达露西女士。”

联络员放下了电话，以某种征询的表情望向总负责人。她年轻的脸上有一丝微末的惊慌。

露西：“发生什么事了？”

联络员 I：“是康复中心的电话，关于之前重塑面具的研究……女士，我想您最好亲自去看一看。”

——

助理希曼：“……好的，马修研究员。现在请告诉我们，你还听到了什么？”

狭窄的走廊外站满了警卫。

这是警备级别最高的一间病房，和病患的一切交流都需隔着钢化加固的三层玻璃进行。

病房中坐着一个男人，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研究员 I：“那些声音——那些几不可闻的呢喃，那些嗡嗡的、蠕动的、可怕的耳语，一直在我脑子里！我告诉过你们，我写下过它们！可你们认为我只是罹患‘狂躁症’的疾病……哈，哈哈哈哈！”

助理希曼：“所以你戴上了面具？”

研究员 I：“是的，我总得证实我的猜想！——现在好了，我从未听得这么清楚过，那些声音就在我的脑仁里叫嚣，就在这儿！它诱惑我，给予我承诺，代价是把脑子抛在后头！聆听那位仁慈的、独一无二的母亲的声音！”

研究员的手指用力地掐紧自己的皮肉，似乎在克制某种冲动。

研究员 I：“我笃定我现在能写出一篇最棒的论文！”

助理希曼：“‘母亲’指的是？”

玻璃被猛地拍响了。研究员惊恐地张开嘴，徒劳地在光滑的镜面玻璃上磨砺指甲。

研究员 I：“不，我不能再说了！它们注意到我了，它们朝着这儿过来了——你们得立刻杀了我！”

告诫已经太晚，男人的脑袋在玻璃之后突兀地炸开了。

鲜血和脑浆溅在了刚刚加固的玻璃上，一个新生者自他的躯体中出现。

重塑·门徒：“呜呜呜——！”

尖锐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那里，还在敲击着玻璃的已是那手持三角铁的门徒。他的口中哀鸣不止，犹如新生儿发出的第一道啼哭。

伴随玻璃的钝响声，助理结束了内线通讯，望向站在旁边的总负责人。

露西：“立刻终止对重塑之手面具的一切研究，这一方向的危害程度已经超过了其潜在价值。永久封存所有相关用具，并将本次事件的脱敏信息通报全员，以防再出现研究员私自佩戴它的情况。——然后，清理现场。”

拉普拉斯安全员：“收到。”

随着气密门的开启，一队装备齐全的警卫冒着催眠烟雾冲进房间。

镜面玻璃的另一次，机器背过身去，将头脑中又一堆标记着‘暴雨研究’的数据归入了废弃区域。

露西：“嗯。又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06.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一对孪生兄弟，常见于失序的心灵。”

1914.01.12 23:33

总负责人办公室

一段意义不明的咒文。一个被证实相当有害的面具。这就是当前“暴雨”研究的全部对象。

露西：“……”

钢铁拼接的手拿起了一叠文件。

那是先前针对重塑面具的化验报告，它证实并记录了“非对称核素 R”的存在。

机器望着它，条屏若有所思地闪了闪。

露西：“希曼，委托给司辰的采样工作有进展吗？”

助理希曼：“暂时没有。因为岛民对基金会的不信任，自上次收集到一管样品后，司辰一直没能找到第二个独立行动的时机。不过在一个小时前的最后一次通讯里，她提到自己将再度前往地底。另外，她特意提醒我们，小岛免疫‘暴雨’的区域发生了衰减，幸存区似乎不是绝对的。”

露西：“……嗯”

机器今日并未装配表情，助理只能从那道条屏中判断总负责人的心境。

助理希曼：“……您有什么发现吗？”

露西：“不相干，希曼。面具和咒文是不相干的，尽管它们都来自于重塑之手。”

她将眼前已被封存的重塑面具移到一边。

露西：“假设维也纳调查员传回的一切报告为真，那这里有一个显著的疑问。——阿尔卡纳为何不直接分发面具给伊索尔德和她的兄长？”

助理希曼：“……马库斯调查员传回的报告是非常不完整的，我们很难据此推断当时的实际情况。”

露西：“噢，我想‘报告不完整’是个无用的假设。因为我们只能依据已知的信息做出推断。实际上，她很好地完成了工作。我们都听到了那句话：‘一个古老的奇迹，一个拯救的魔圈。’”

机器伸出手，在空中画下了一个相似的圆圈。

露西：“重塑之手的领袖要展示奇迹——面具并不算一个奇迹。它只是一个工具，用来控制和挑选那些已经臣服的信众。马修用他自己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个术式不一样。”

助理希曼：“……您是说，这个术式也许是比面具更加深奥的存在？”

机器赞许地点了点头。

露西：“或许如此，但也并非绝对。维也纳的调查员卓越地完成了任务。面具已被证实没有研究价值，免疫‘暴雨’只是它诸多功能中一个甜蜜的诱饵。它的副作用巨大且不可消除。即便我们解明的原理，也无法将重塑之手的手段用诸于全部同僚。”

总负责人拿起那张并不很长的纸条。

露西：“如果这条咒语被证实为真……——那么它就是普罗米修斯窃取的火种本身。”

哑谜：“这个术式是没用的。不要再白费力气了，这么解下去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

破译组长：“——什么？”

各式仪器堆满了房间。模拟答案的高质从桌上一路积压到地上，研究员们已许久没从书堆中抬起头来。

破译组长拿着刚泡好的咖啡，感到某根电路正无声地在脑中熔断。

破译组长：“什么意思，阿德勒？什么叫这个术式是错的？伙计，你才在椅子上坐下了几分钟？我刚泡的咖啡都还没凉——”

密码专家阴沉地拿起一叠纸，将它强行塞到了组长的怀里。

哑谜：“我不需要浪费时间研究，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推断。现有的信息并不支持密码学上的破译。我们所做的只是在浩瀚如烟的典籍中穷举，试图找出它是哪一种语言或密文。然而，即使我们侥幸地匹配上，也没有人能够验证它。研究是不可能从这个方向上突破的——”

研究员 II：“是吗？”

有人推开了桌子，从房间的另一头站了起来，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支圆珠笔。

研究员 II：“——你用什么做出的论断？你解明这个咒语的运作原理了吗？”

哑谜：“我不需要理解神秘学，这只是最基础的推理。它……”

研究员 II：“所以你甚至没有试图去理解它。仅仅是从自己高贵的人类逻辑出发，就否定了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你以为你是谁？”

没给所有人反应时间。研究员径直冲到哑谜的面前，狠狠给了他一拳。

哑谜：“……啊？”

哑谜错愕地抬起手，捂住火辣辣的脸颊，表情比起愤怒毋宁说是震惊。

研究员 II：“马修说得对，你们这些傲慢的呆子、白痴、蠢货、傻瓜——我受够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了，给我下地狱去吧！”

研究员怒吼着砍来，将圆珠笔挥出了博伊刀的气势。

囿于科研工作者的宿疾，他挥了空。

哑谜堪堪躲过这一袭击，他的神情只剩下了茫然。

哑谜：“有必要这样吗？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成果——”

破译组长：“该死，是重塑面具的影响！我该想到的，他和马修是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员，他之前也一定接触过面具——”

哑谜：“但这不合理啊！威廉姆斯的指标一直很正常，这副作用还有潜伏期吗？！”

破译组长：“他都在你面前发疯了，你还在乎什么合不合理？！不威廉姆斯，放下那台康威 V 代自动机！那是‘暴雨’发生后全球仅剩的一台了！！”

回应它的是：一句怒吼、一阵短促的风声、金属和墙壁的碰撞声。

那台机器贴着它的头顶飞了过去，在墙上摔了个稀巴烂。

破译组长头痛欲裂，它挣扎着冲到了门口，按下了墙上硕大的红色按钮。

破译组长：“——警卫！警卫！我们需要帮助！！！”

——（战斗后）——

露西：“所以，这会给破译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破译组长：“……没有产生预期之外的影响。我们及时制伏了威廉姆斯，而且他砸的那台康威 V 代自动机本来也派不上用场。”

露西：“喔，很高兴你们最小化了损失。”

露西合上手里的装置电脑，转过身来。

露西：“鉴于你还站在这里，我是否可以认为，你打算进一步向我汇报工作，乌尔里希先生？”

走廊上的一角，一场控诉正蓄势待发。

破译组长的声音压得很低。经历了之前的混乱，它看起来十分狼狈。

破译组长：“……威廉姆斯是一个意外，比他更不可控的是阿德勒，我必须向您说明他的问题。很抱歉，直到现在，我依旧不明白为何您要让他加入。也许他确实为科算中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那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他不只是该死的失败主义者，还是个坚定的人类主义者。”

磁流体恼怒不已地闪烁着，没留意到自己的情绪正在勇攀高峰。

破译组长：“他从不理解神秘学，也从未尝试过理解它。直到现在还试图活在‘暴雨’前的世界里，不愿接受他熟悉的旧世界已经变为一滩油污！这样的人对术式破译能有什么帮助？”

这样的质问通常源于怀疑、压力，还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于是露西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一个有意义的回答。

露西：“噢，所以阿德勒·霍夫曼研究员并没有丧失行动能力。”

破译组长：“什么？……当然，他只是挨了一拳，最多破了点皮。”

露西：“很好，那你还要和我汇报什么？”

破译组长：“……”

机器等待了 5 秒，对方没有做出应答。她将之视为一个可以进入“回复”阶段的信号。

露西：“正因为不理解神秘学，他才能用人类的思维去看待神秘术的效用，让研究沿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前进。——这个术式后续的应用不能只局限于神秘学家的范畴。因为我们要拯救的不仅是神秘学家，还有同样在这个世

界上生活着的人类。”

破译组长显然还想再说什么，但机器已经回答完了问题。

露西：“我们的时间优先，先生，而你只关乎私人恩怨和族群冲突的报告已经占用了我2分37秒的时间。如果他不配合工作，你有权将他踢出破译组，这是你的职责。——喔。”

被提到名字的组员从走廊拐角处走了过来。他脸色发青，眉头紧皱，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摞演算纸。

显然，他聆听了这场争论的全程。

露西：“很高兴看到你的确没有丧失行动能力，阿德勒研究员。——你想要汇报什么？”

哑谜：“……”

破译组长：“……”

组长和组员的目光不期而遇地在空中交汇，为双方的职场生涯带来毁灭性的尴尬一秒。

最后，是乌尔里希率先迈开了离开的脚步。

哑谜没有再回头确认这一点，他压低声音，开始了自己的汇报。

哑谜：“我已经受够了在无望的方向上浪费时间，女士。先前面具研究的失败已经让太多同僚发了疯。——所以您最好看看这个。”

他递上了那叠文件。

哑谜：“我在逻辑上证明了当前的研究是无意义的，咒语的长度并不足以支持密码学上的破译。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典籍。也许某本古老的手抄本里、遗迹的石碑上、某个强大神秘学家的记忆中，有类似语言的记录。可即使找到了，我们也无法证实——因为我们中没有人会使用这个术式。”

机器正仔细地查阅着文件，没有打断他的失败主义发言。

哑谜：“低阶的神秘学家无法使用高阶的神秘术，即使他们完全清楚每个字母的念法、每个单词的含义。灵知即是如此不讲道理。它依赖于直觉领略，而非更有迹可循的智力理解。它取决于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参差，也没有普遍推广性。或者让我说得更直接一些——它取决于血统的纯度。而您指望的这个术式，这句据说能创造奇迹的咒语，它来自重塑之手的领袖，一个能力完全在我们认知范围外的纯血神秘学家。就像是让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去回答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早就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能力限度！”

露西：“但你不是神秘学家。你为什么要在意他们的规则？”

哑谜：“……”

男人被噎住了，他没有想到这番陈辞会引来这样的反问。

露西：“神秘学家确实存在神秘术运用上的巨大差距，这和他们的血统有关。关于这一点，兔毛手袋研究员已经给我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论证了血统纯度和施术能力的线性关系，并发表了比你过激十倍的批判性言论。”

哑谜：“……那您应该接受，这是它的专业领域。”

机器人转动了一下脖子——也许这可以被称为“摇头”。

露西：“破译小组的成员没有能力检验这个术式，我们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我也不能期望你们立刻检验它——而是仅仅去构想实践该目标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小组。”

现在再说小组合作有些迟了，哑谜只是把头撇向了一边。

露西看完了哑谜提交的报告，将它还给了对方。

露西：“你的推断的确符合逻辑，但它没有实际作用。——因此，我想我最好还是把它还给你。”

哑谜：“……什么？”

闪烁的条屏像机械脸上的一个模糊的微笑。

她抬头望向窗外。

露西：“我很欣赏你特有的逻辑思维能力，阿德勒研究员。但这并不代表你一定要受限于此。你说到神秘学家的能力限度——逻辑也有它的限度，不是吗？获得知识的路径有许多种。逻辑的觉察，经验的推演，他人的传授。你们不是这条道路上唯一的求证小组。如果你们失败了，还有其他人。如果这个方向不行，还有下一个。这次‘暴雨’不行，还有下一次。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前进，不计代价地前进。我们必须找到那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不然只能任由这场雨将我们冲刷。”

研究员罕见地沉默了。而后，他喃喃地开口了，近乎自言自语。

哑谜：“……即使失败了，也还有其他人。那为什么偏偏是格蕾塔？”

露西：“……什么？”

哑谜：“……没什么，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无效问题。我的尝试到此为止了，希望您的‘其他人’能有所突破。”

男人饱含怒气地离开了。而后，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哑谜：“——您一直在这儿等待什么？您不是会浪费时间聆听下属抱怨的人，这里一定有什么是值得您关注的。——是有人已经接近成功了吗？”

露西：“噢，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只是在充电，这里有一个公共的电源插头，先生。”

哑谜：“……”

她活动了一下金属的关节。

露西：“不过我的确也在等待。——白色石屋的鸽子，它们飞来了。”

振翅声自空中传来。在研究员惊愕的目光中，那石膏质感的造物停留在了钢铁的指尖上。

露西：“很好。——更接近限度之人向我们提供了帮助。”



07.米诺陶迷宫 Maze of the Minotaur

——“唔，你找到那个线头了吗？”

1914.01.12 23:33

红弩箭：“芝诺那边的答复如何？”

十四行诗：“接应的步骤正有序进行，他们会在两小时内完成部署。……阿尔卡纳有什么动作吗？”

红弩箭：“老样子，像块蓝黑色的礁石，站在海角上吹咸风。”

十四行诗调整了一下通讯器的位置，让输出设备中红弩箭的声音更加清晰。

现在站在一旁的星锑也可以听得清楚了。

红弩箭：“——她可真会挑地方。在岛屿视野最好的高地，从这儿看，我们所有人的动向在她眼中一览无遗。无关是那些数字人前往的岛屿中心，还是维尔汀和 37 她们进入的洞穴入口，亦或是被‘暴雨’影响的沙滩和海岸……尽收眼底。”

星锑：“喔！也许她只是在规划逃跑路线呢？”

红弩箭：“啊哈，如果哪天我们和重塑之手举办游泳竞技赛，我一定举荐你参加，星锑。——让‘乌龟’游得快一点儿，以上是我衷心的建议。”

通讯结束了，飞行女巫的注意力回到了监视任务中。这注定是人人自危的两小时。

岛民们正在筹备自救的净化仪式，外来者则在做撤离前的最后准备。

星锑：“唔，十四行诗，我已经明白你们的计划了。但我还是有点——呃，我是说，有一点点担心……”

十四行诗：“别担心，星锑，我们已经练习了很多次。误差在 0.00025% 以下，我有成功的信心。”

星锑：“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我不需要这么详细的数字！”

数字过敏者飞快地摆手，试图把那一串漂浮的零从自己的大脑中轰出去。

星锑：“——我担心的是维尔汀。两个小时足够她从地底返回吗？如果她没有及时回来，我们就得自己掌舵了，是这样吧？”

十四行诗：“是的。”

十四行诗严谨地点了点头。

十四行诗：“科算中心正在搜集一切和‘暴雨’有关的线索，非对称核素 R 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如果司辰在洞穴能有新的发现，我想也一定会对科算中心的免疫‘暴雨’研究有所帮助。”

对摇滚海盗来说，这番官方回答收效甚微。很显然，她还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

星锑：“唔，我对那地方可没有什么好的回忆。”

——作为待在地下时间最久的人，她无疑拥有这份发言权。

星锑：“这仪式压根全是疑点！先不说风险，光是这个‘通过试炼的人就能得到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的说法……难道他们崇奉的这个‘无线电者’，是一台自动答录机吗？”

APPLE：“实际上，无限定者是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用来指代世界的‘本源’。它是不定和无限制的物质实在，万物产生于它，也复归于它。不过在这座岛屿的教众心中，它似乎有更实际的含义。”

十四行诗：“我咨询过玛尔塔女士。她告诉我，即便是用最接近本质的‘数字’，人们能获取的知识也终究是有限度的。而无限定者是无边界、无限制的存在。要获得超越自身限度的知识，就要求得祂的帮助。”

公认的好学生正认真回忆着从教典中所来的内容。

APPLE 抖了抖领结，似乎很赞同她及时的补充。

APPLE：“依据 APPLE 某所知，越是古老、定义模糊、不可查鉴的特殊存在，便越有可能拥有难被证实的神秘学能量。借由与伟大存在的交感，崇奉者们获取超越性的灵知指引。同时，祂们也会从崇奉者身上收取代价。”

十四行诗：“……代价？”

这一名词令她短暂地错愕。

十四行诗：“APPLE 先生，您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祂们收取的代价，具体是什么？是生命吗？还是……其他的東西？”

——

37: “维尔汀，跳过来——”

岛屿·地下迷宫

37: “做得好！现在你所在的数字是 1——接下来跳到 7！这只是个四阶幻方，你只要每四步加起来等于 34 就好了！”

世界在脚下摇摇欲坠，每一步都伴随着踩空的风险。

前往洞穴深处的道路已不同以往。

透明的无限台阶消失了，也不再有飞舞的金色曲线。目所能及是空旷的四壁，以及脚下写着数字的方砖。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跳房子游戏。

维尔汀: “我不明白，37.上次我和你来到地底时，还不是这样的——”

37: “嗯，因为试炼已经开始了！求知的道路总是比起检验更曲折一些。别担心，这就像克里特国王的米诺陶迷宫，我们总会抵达最深处的！”

维尔汀: “……但进入米诺陶迷宫的人不都是祭品吗？”

可惜，她根本没有在意。

37: “现在我们要完成这个幻方！维尔汀，接下来跳到 10——”

——呼！风声从耳边划过，世界在眼前扭曲。幻方完成的一刻，迷宫的造型再次改变了。

37: “噢不！它变成幻圆了，我们得重新计算！但这也很简单，只需要将每一层圆周上的数字加在一起，使之等于每条直径上的数字与圆心之和。只是从方换成了圆，没有什么难的。现在你站的数字的 32，我们需要找到 17 或者 21——”

她专注于心算，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异样。

写着数字“21”的几何体窃笑着砸了过来，热情的姿态让人想到岛屿上某个 21 乘以 10 倍的三位数。

维尔汀: “……！注意安全，37！这些数字是活的，我们得先把它们复位！”

——（战斗后）——

震动消失了，所有数字都回归了本位。

37 蹦蹦跳跳地越过了它们，直奔圆心处的出口。

37: “我早说过，这并不耗费什么时间~！——嗯？”

她骤然停下了脚步。那道通往迷宫深处的门前站着一个熟悉身影。

37: “喔！我本来以为这里出现的会是福特圈、魔群，或者希尔伯特的无限旅馆之类的东西。——结果居然是 6！你好，6！你是真的 6 吗？”

6: “……我是真正的 6。”

37: “唔，这可不一定。在本质面前，我们都是墙上的倒影，你又怎么能断言你是真正的 6 呢？”

6: “……呵。”

这可真是不得了，就连 37 也后退了一步。

37: “呃，你刚刚是笑了吗？好吧，现在我必须怀疑你不是真的 6 了。”

6: “我没有笑。而且，我是真正的 6。这道门是由每一代 6 来守护的，37。”

领袖又恢复了往日的无表情。

37 对于熟人的出现显然不甚高兴。

37: “我有不好的预感——我料定这道题会非常简单！你肯定只会走一个形式，然后就把我们放过去，是吗？你最擅长做的就是这种事。”

6: “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37: “不，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本质！”

6 不可置否地摇摇头，不再继续这场争辩。

6: “——我要问的确是关乎本质的问题，37。这非常重要，请你认真聆听。至于维尔汀小姐，你不用作答，只需旁听。”

维尔汀: “好。”

37 则慎重地望着 6，露出了在科塔博斯上迎接葡萄酒挑战时的神情。

她有信心答出任何一道难题。

6: “——37。假如你索求的真理，造成了你自身信仰的覆灭。即使如此，你也要前进吗？”

37: “……什么？”

她发自内心地惊讶出声。

37: “——这是什么问题？”

08.德尔斐神谕 Oracles at Delphi

——“人并非不相信箴言，只是认为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豁免者。”

1914.01.12 23:49

37：“假如我索求的真理，造成了我自身信仰的覆灭……这是什么问题？”

37 连连摇头，这比重塑访客提交的习题本还要令她困惑。

37：“我信仰的就是真理，为什么真理会因为真理覆灭？如果是我之前算错了，那么就再来一次！下一次，下一次我总会算得更好。”

毫无犹豫的回答，门前的法官也为此多了片刻的沉默。

6：“如果真理的本质就是没有真理呢？”

37：“唔，那不也还是一种真理吗？虚无也依然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不是吗？为什么你说话像 210 一样？你真的是 6 吗？”

37 显然对这番诡辩一般的对话失去了耐心。

她恼怒地盯着 6，不确定这是否是某种捉弄人的把戏。

6：“……那么，我换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当作寓言故事来听。在通往真理的道上有一扇门。假如打开这扇门，你就能获得你索求的真理。而同时，它也将造成你熟悉世界的覆灭。——你会打开它吗？”

37 眨了眨眼睛，让答案再次准确，坚定地脱口而出。

37：“——当然！如果世界会因为真理而改变，就说明之前的世界错了，不是吗？假如那的确是真理，为什么要让正确为错误让步呢？”

维尔汀：“……！”

6：“……我明白了。那么，作为通过问答的奖励，我将这个术士赠予你。”

（拿出一只卷轴）

6：“它能帮助你跨越与伟大存在交感时的灵性鸿沟。”

一只镶着金边的卷轴，被守门人递给此次答题的胜利者。

而胜利者只是拧紧了眉毛。

37：“这就结束了？你甚至没有问出一个真正构成问题的问题！看吧，维尔汀，我就知道 6 只会走个形式。维尔汀？”

维尔汀：“……不，37.我想这个问题……”

6：“37。”

6 突兀地开口，打断了对话继续。

6：“我有一句箴言要告诉你。这不是出于 6 的立场，而是我个人……一个曾经名叫‘亚齐’的人。我们都读过苏格拉底的故事，真理与政治并不相容。——置身事外的智慧，与亲临其中的苦难，你只能选择一个。希望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今天的回答。”

领袖离开了。

这是场不甚满意的问答游戏，她撇了撇嘴，但仍然把战利品紧紧握在手中。

圆心的入口向她们敞开，这场试炼的前方依然迷雾重重。

37：“快走吧，维尔汀，我们还没抵达迷宫深处呢。——真希望下一关会有趣一点。”

——

37：“嗯，果然没什么难的！就和妈妈告诉我的一样。这只是个游戏，就像打水漂、跳房子、科塔博斯……我一直很擅长游戏。噢，是那扇门！维尔汀，我们就要抵达迷宫深处了！”

37 志得意满地拍拍手，将又一道解开的谜题抛诸身后。

同行者的脚步却远不如她雀跃。

维尔汀：“……”

37：“——维尔汀，你怎么了？自从见到 6 后，你就变得很沉默。可你是数字 0，不是数字 6，你不应该和他进行通分！”

维尔汀：“……不，我只是在想……机会只有一次，你已经想好一会儿要问什么问题了吗？”

37: “当然，是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

维尔汀: “……关于流溢‘本质’的问题，是吗？”

可以预想到的回答。

对于这座小岛的居民来说，关于本质的问题，从来都是一切问题中最为重要的。

本质通达一切，相比起来，其它所有都是现象世界的碎屑。

尽管它不像“免疫研究”那么迫切，但得知“暴雨”的本质也会对研究有所帮助。

——更何况，它事关一切迷雾的真相。

37: “嗯……关于本质的问题是很重要。可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它的。因为它就在那儿，不是吗？”

维尔汀: “嗯？”

出乎意料地，37并没有第一时间肯定。

37: “我一直在想星锑上次说过的话……即便真理已经近在眼前，但倘若不是亲自求证来的答案，她宁愿选择放弃。这就像捂住耳朵，不去听取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果然是无理数的想法！可是，她也是对的，不是吗？没有任何一条教典规定不能这么做。也许她会掉队，会分心，会慢一些，但最终我们都会抵达真理……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维尔汀: “……所以，你不准备直接询问关于‘本质’的问题？”

这一次，她点了点头。

37: “是的，我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问题！一个一劳永逸解决这儿危机的问题，一个能自‘流溢’中打捞起所有人的问题！尽管没有那么深远，但它也是个好问题。”

维尔汀: “……我明白了。那么，我想我就在这里停下了。”

37: “——嗯？”

她转过身来，微微睁大了眼睛。

37: “维尔汀，你也要像星锑一样半路折返吗？可你是0，不是无理数……！”

维尔汀: “不，我就在这儿等你，哪也不会去。——只是，你应该自己去推开那扇门。这是你的问题，你的证明。我会在这里见证。如果有危险，我也能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37: “——可是，你不向无限定者提问吗？你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不是吗？”

维尔汀: “不……我已经不需要问了。你想问的那个问题，那个能够自‘流溢’中帮助所有人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最想问的问题，37。”

37歪着头，疑惑在她脸上稍纵即逝。

她很快便理解了，一如既往。

37: “——我明白了！你选择当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就像奥林匹克竞技场的第三种人。智慧的选择，也符合数字0的特性！”

她不假思索地转过身去，进入了最终的试炼大门。

37: “那，等会儿见，维尔汀！”

维尔汀: “……嗯，等会见，37。”

深呼吸，放下手中的箱子，在心里温习那道熟悉的咒语。

维尔汀: “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吗？如果……也许，我还能在这里撑起一把伞。”

09.不可超越物 Outside the Limits

——“不可叙说，不可描绘，不可碰触，不可超越。”

1914.01.13 00:10

洞穴里映衬着祈祷用的烛光，为净化仪式而作的准备已经结束。

整数们正在等待着领袖的回归。

888：“……你们认为 37 可以通过那个试炼吗？”

她压低了声音，将言语中的一丝担忧隐藏了起来。

210：“谁知道呢？”

210 斜靠在岩壁上，百无聊赖地整理着自己头上的葡萄。

210：“6 一定是最好过的一关，迷宫里的数字谜题也难不倒我们闪闪发亮的小天才。最难的是无限定者的诘问——没有人知道问题会是什么。游戏是公平的。在你提出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无限定者的一个问题，这是规则。倘若你没能回答出来——啊哦。”

210 随意地捏爆了手里的葡萄，紫色的汁水溅到了他的手上。

210：“就会像这样。”

888：“真恶心。”

888 摇了摇头，毫不掩饰目光里的嫌弃。

教众 II：“我们对此所知甚少，毕竟，已经三个世纪没有人通过仪式了。失败的代价太过惨痛，很长一段时间，历代的 6 都禁止教众们参与。”

888：“……不，6 在这一点上说谎了。有人在四年前通过了仪式。”

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连 210 都不禁挺直了腰板。

女妖抬起头，望向远处蜡烛映照在岩壁上的火光。

888：“……她们实在是太像了。天赋、思维，连遇到不可跨越的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解决方案都一样。这的确也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假如有一个近在眼前的渠道，通过它，便可以得知一切的真理……有什么理由不去试一试呢？”

——

岛屿·迷宫深处

光线影影绰绰，试炼已行至终点。

这是迷宫的最深处，米诺陶的居所，最后的考验所在。

雾气之中，一道闪烁的轮廓逐渐鲜明起来。

先是一位智者，一个士兵。一个国王，一个农夫。一个孩子，一个老人。

最后，它逐渐定型，化为一个笑容尖锐的年轻女人。

37：“……妈妈？你为什么在这儿？”

幻影发出了一声轻笑。

77?：“不，我的孩子，我不是你所想之人。我只是一个影子，一抹火光，一个投射于你眼前的幻象。因为有限无法度量无限。你可怜的感官无法想象出未曾见过之物，也无法理解从未聆听之声。我是你惶然的祈求，你得见天光前的狱卒，你的困惑投于水面的倒影。——我是上一个发声者驻足的回音。”

37：“可你看起来就是妈妈！”

37 惊异地呼喊，不自觉地上前了一步。

37：“我已经到了试炼的最后一关，我来到了真理的门前，对吗？而你在这儿，也就意味着，你真的抵达了超验的天国——！我的猜想没有错，我们的模型也没有输，是这样吗？”

77?：“……天国？”

女人突然奇异地笑了起来。

77?：“我的女儿，你在说什么？难道你把我说的话都当了真不成？傻孩子……多么可爱的傻孩子！”

上前的脚步停止了，37 错愕地抬起了头。那对碧色眼眸的神情不改，熟悉依旧。

77?：“可是，你真的从未怀疑过吗？你也不动摇过一瞬吗？当你夜晚独自漫步在沙滩上，目光无可避免地

触及那些几何体时……？‘如果它们真的是超验世界的象征，那我为何无法在这些碎块中分辨出妈妈的数字？’
‘我为何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为何看不到这其中的规律？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妈妈，我很想你！’ ”

37: “——！”

77?: “唉！我可怜的、可爱的女儿……你太年幼，太天真，太眷恋亲人的臂弯和脚下熟悉的土地。不然你本该继续怀疑下去，而非沿袭我架设的陈旧道路。那个猜想错了吗？那个模型对了吗？这并不重要，因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制造混乱之人，扰乱局势之人，重塑规则之人，她们走在了前列。我们并非错了，只是落后了。我们被名为天国的幻梦遮蔽，反而丧失了刺穿现实的能力。但是没关系，我的女儿，因为你还是到这儿来了，这比任何事都重要。我们又能一起计算，比任何一次都将做得更好。”

37: “妈妈……”

他微笑着拨拢额发，朝眼前的少女伸出手。

77?: “这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废墟，37。而占据其中的多数造物，那些沉默、拥塞、行色匆匆的芸芸众生。他们此生从未抬头仰望过一次星空，从未俯身嗅闻过一次花香，从未聆听过那至高音律的一次鸣响，从未让心灵的琴弦为此颤栗过一秒。他们受困于躯体的坟墓，沉沦于感官的坟茔，却自以为能用暴力统治这颗星球。他们嘲笑我们，背弃我们，屠杀我们，放逐我们至历史的边缘，视我们为胡言乱语的疯子，我们挚爱的一切为无价值的垃圾。——可我们从未放弃，也从未真正被打垮。因为他们是错的，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我的女儿，我最珍贵的海贝里的珍珠。来吧，到妈妈这儿来，让我们回到争论和灾难之前，回到只有你、我与数字证明的海滩上。我将分享于你无穷无尽的奥秘，万事万物的本质，超越一切的真理。你正是为了它到这儿来的，不是吗？”

她的目光真诚而热烈。

37走上台阶，几乎就要握住那双温暖的手。

而后，她抬起头，困惑地问出了一个问题。

37: “可是，妈妈。我的数字是37，不是无穷大。——我为什么要知道无穷无尽的奥秘呢？”

77?: “——！”

维尔汀: “这股震动是……是37回答错误了吗？！”

蜃境突然变得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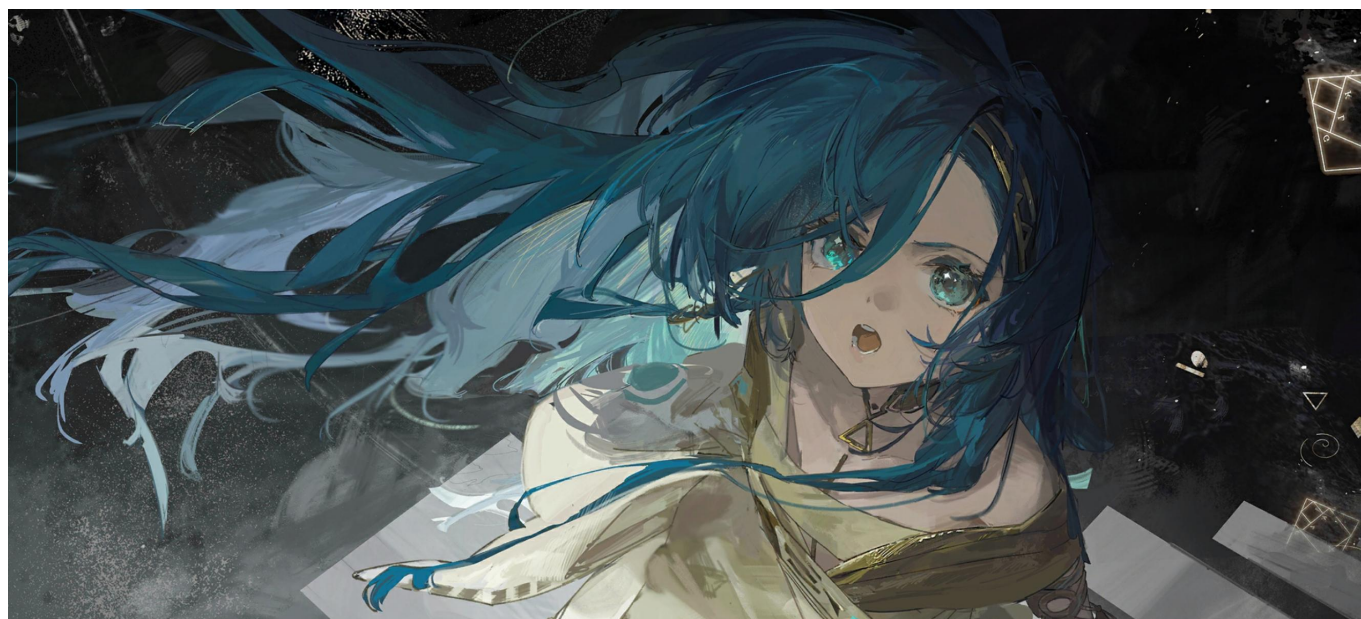
洞穴内壁无故卷起了飓风。

在那风暴的中心，37仰起头，目光越过了母亲的幻影，径直望向空中。

37: “——我不想知道无穷的奥秘，这不是我的数字！我知道，我是37，仅是37，一个有限的数字，沙滩上一粒微小的石头，海潮随时可以没过我，摧毁我，碾碎我。即便如此，我也为此骄傲！因为我知晓自己的有限——而所有伟大的存在都对此一无所知。”

母亲的幻影逐渐破裂，那些几何体的碎片闪烁着微弱的辉光，如同呼吸的起伏。

四周的风声愈发巨大，气流吹起长发，几乎让她睁不开眼睛。



但她仍勉力挣扎着，不屈地站立着。

37：“无限定者，我来只是想询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不受现象世界的黑暗所绊，一劳永逸地自灵性的‘流溢’中幸免！”

清脆的声音如同投掷入水潭的石子。

然后，从古老的岩壁上传来了回音。

？？？：“……智慧的回答。——尊重限度之人，汝展现了足够的谦卑。作为报偿，汝将得到所求之物。——”

37：“……呃！”

难以理解的异响，像是深海里的古老回音。

那不能被称为是规律的音节，它更像是层叠的岩壁共振的应声。仅仅是听到一个震颤，身体便像是被利刃穿刺。

呼吸变得粘滞，血液也从鼻腔中涌出。

致命的眩晕在颅骨内回荡，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重影。

37：“怎么会，无限定者明明同意了分享答案——难道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个超越的真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吗？”

——

破译组长：“……快让开，让开！露西女士，这个读法是对的！您拿给我的纸条是正确的，这就是这个术式使用的神秘学语言！您究竟是从哪里拿到了它——”

露西：“很好，把它给我。我们需要告诉科算中心全体，‘暴雨’研究正式进入下一阶段。”

斩钉截铁的脚步穿过一排排透明的玻璃房间，抵达了“暴雨”研究与观测的主控室。

联络员正在操作台前忙碌，新消息通过电信号与气动管道被传递到科算中心的各个科室。工作进程比血液更为流畅，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作为心脏中未被及时代谢掉的部分，一位擅离职守的前研究员也在这里。

哑谜：“如果您是来询问进度的——那很遗憾，所有小组都没有进展。您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露西女士。”

机器并不会为这种程度的讥讽所动。

她走到临时的联络员前，递出了那枚鸽子带来的纸条。

露西：“将这个发送出去。验证通过了，这就是免疫‘暴雨’术式的正确读法。”

哑谜：“……？！你说这个就是——”

掌心微微颤抖着。

这张狭窄的纸条远比它看起来要沉重。

纸条半摊着，借由上方标注的念法，他读出了第一个单词。

哑谜：“La unua …”

纸条被拿走了。

联络员走了过来，她的动作同样因为欣喜而颤抖。

联络员 I：“我们得赶快把它告诉所有人——”

她几乎是一路小跑到机器前。纸条在屏幕上摊开，联络员紧张地核实着，确保自己不会遗漏这重要咒语的任何一个细节。

联络员 I：“La unua … cirklo …”

读写一致。她按下了发送键，欣悦地转过身。

联络员 I：“……唔……？！”

毫无征兆，她的身体开始逐渐开裂。然后成片的碎屑落下。

哑谜：“什么——？”

露西：“……！”

地狱在这一刻降临了。

慌乱后退的脚步和地板发出尖锐的摩擦声，有人惊慌地把咖啡打翻在了地上。

总负责人伫立在原地，但条屏仍震惊地闪烁着。

哑谜：“快终止传输！！这个术式有问题！！！”

露西：“——”

她停顿片刻。这一时刻，需要有人能基于现实运转。

露西：“不，术式没有问题。——它的确是正确的。”

10.泥泞路 Returned to the Earth

——“它曾寓意着丰饶与生命，而如今恰恰相反。”

1914.01.13 00:30

破译员 III：“……发生什么事了？”

玻璃房间里的研究员们困惑地仰起头。

走廊里的气密门降了下来，电力设备正疯狂地闪烁。

广播：“警告，警告……同一时间，屏幕上亮起了新的讯息。”

破译员 IV：“——嘿，道金斯，别管外面的事了，快来看这个！有人完成了破译，他们找到了术式的正确读法！”

破译员 III：“什么？！老天爷，它最好是真的，而不是哪个精神崩溃的研究员的恶作剧……”

人们自然地簇拥到了屏幕前，激动地阅读着那则传输完毕的咒文。

破译员 III：“La unua ... cirklo …?”

——

哑谜：“该死，该死，（德语）该死！！！”

研究员在走廊上奔跑者，气密门关闭前一秒，他勉强冲了进去。

距离最近的玻璃房子里烟雾萦绕，视野中只有一片白色。

他疯狂地拍打着那扇门。

哑谜：“乌尔里希！道金斯！维克托！理查德！你们在里面吗！！听着，如果你们收到了任何‘咒文的正确读法’，千万不要诵读！不要抄写！不要传递！我知道我们之前闹得很不愉快。但你们得相信我，这事关所有人——”

门那端寂静无声。

只有露西女士的声音自走廊上方的扩音器传出。

广播：“警告，警告。所有科算中心人员，立刻离开身边的通讯设备，不要读出屏幕上的任何文字。重复一次。不要读出咒文。不要读出咒文。不要读出咒文……”

门突然打开了，气阀里喷出的烟雾呛得哑谜咳嗽了一声。

哑谜：“咳咳……！……理查德？”

破译员 IV：“……”

破译员从烟雾中走出来，动作僵硬，表情诡异地平静。

他试图开口，他也做到了。于是一道裂纹在他脸上扩散开来，就像一个在烧制过程中碎裂的泥俑。

破译员 IV：“道……”

男人倒了下来，他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像干涸的土地结块。

哑谜：“——理查德！”

哑谜及时扶住了同僚，使他免于像文物一样碎裂的厄运。

他迅速检查了一下对方的生命体征——还好，脉搏仍在有序地跳动。变异仅仅发生在皮肤表层，没有改变人体的根本性质。

哑谜：“别再说话了，我送你去康复中心！”

破译员 IV：“不……你快去……道……金斯……”

他伸出一根泥土覆盖的手指，艰难地指向玻璃房内。

烟雾弥漫的门洞中，逐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轮廓。

一个浑身流着泥浆的泥巴傀儡走了出来，就像一个烤糊的大号姜饼娃娃。

面目已经难以辨认，但属于研究员道金斯的工牌还挂在他身上。

破译员 III：“呃，呃呃呃——我要——”

哑谜：“道、道金斯……不……不，不——！”

走廊那头的气密门被打开，全副武装的安全员带来催眠弹和拘束网冲了进来。

拉普拉斯安全员：“——阿德勒研究员，请你带着其他人离开！这里先交给我们！”

——（战斗后）——

哑谜：“我本以为，这个术式最多只是无用的。因为我们无法驾驭它，不能使用它……我错了。我错得离谱，真实的情况比那糟糕一万倍。我们招致了诅咒——比重塑之面的面具更加可怕、更加随机、完全不可抵挡的诅咒。”

哑谜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声音接近控诉。

哑谜：“朵拉在我眼前化为了碎土，理查德全身的的皮肤都覆盖了结块，道金斯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泥巴娃娃……还有维克托，他凭空消失了。我们用尽任何物理方式都没能在房间里探查到他，他本人却还能打字，发邮件，甚至给我开门。而我们仅仅是念出了三个单词，三个。”

哑谜苦笑着摇头，接连发生的变故令他的精神濒临崩溃，甚至编不出太多讥诮话。

哑谜：“——我们到底是在研究什么，露西女士？我们究竟是在从哪位愤怒的神灵手上窃取怎样超凡的力量？”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安全员们在清理地面，联络员们仍在发布关于咒文危险性的紧急通告，并确认事故的波及范围。

康复中心的远攻匆匆赶来，带来了这场始料未及的传输事故里的所有伤者。

他的上司则刚刚挂断一则内线电话。

露西：“回去休息吧，阿德勒先生。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后续工作会交给其他人。”

哑谜：“什么……？”

人类研究员错愕地问，愤怒之火在他胸膛中燃烧。

哑谜：“所以您并不打算终止研究，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后？”

露西：“研究必须进行下去。”

机器的回答非常简短。

露西：“咒语的有效性，甚至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潜在可能性，已在这场意外事故中得到了验证。于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出现——寻找消除术式副作用的方法。我们不再需要人类研究员的援助了。”

她径直下达了判决，声音平静、克制、温和。

露西：“——神秘学的诅咒只能用神秘学来消除。”

——

维尔汀：“37——！”

洞穴之内，那股奇异的响动仍在持续。

37虚弱地跪倒在透明的台阶上，口鼻已经流出了血液。

维尔汀：“坚持住，我带你离开——！”

将箱子在地上摊开。

它应该能良好地隔绝异响和扰动。

37：“——唔！”

37突然挣扎了一下。自她的怀中，那个镶着金边的卷轴缓缓升起。

维尔汀：“这是……6的卷轴？”

异响逐渐平息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悠远的乐声。

37：“+1、-1、+2、-3、3、-3、+2、-1、+1……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维尔汀：“什么意思，37？你没事了吗？”

她点了点头，神智已经恢复清明。

37：“是数字，维尔汀。6的卷轴调和了我们与伟大存在交感的灵性鸿沟，现在我可以听懂了。那个问题的回答，从‘流溢’中幸免的方式，无限定者给予的终极解答——是一串数字。”

11.巨石滚落之刻 The Rolling Boulder

——“那一份重量曾高悬于顶；现在，它终于落下。”

1914.01.13 00:30

风暴已经平息，洞穴的四壁重归宁静。

试炼结束了，一如既往，赫尔墨斯之星得到了她所寻求的答案。

37：“——我们拿到它了，这就是那串通往真理的数字密码！无限定者回答了我的提问，祂给了我一劳永逸的解法！”

她雀跃地说着。卷轴尽职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落回了她手中。

37：“我们得赶快出去，把它告诉大家——！”

维尔汀：“……嗯，我为你感到高兴，37。这个答案一定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紧张的神经终于可以暂时放松下来，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心中的不安感却并未消失。

维尔汀：“……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37：“嗯？”

前进的脚步止住了。37歪了歪头，不解地转过身来。

维尔汀：“——6给予的卷轴发挥了作用。或许他预想到了这里可能发生的情形，并帮你规避了风险。最终，你也顺利地从试炼地离开。那么，为什么他要对你发出那样的告诫……为什么他会说：‘你所追求的真理，也许会摧毁你熟悉的世界……’？”

——

岛屿·地下甬道

6：“……”

888：“……”

210：“……”

通往净化的道路十分漫长。甬道里只有滴水声和轻微的脚步声。

教众 II：“请小心脚下，我们正在经过真言之壁。任何不实或虚伪的话语都会导致岩壁坍塌。如无必要，不宜在此地贸然开口。”

信仰者们谨慎地点点头。

他们一路已经走过了缄默之壁、善良之壁、智慧之壁。

这是仪式必要的考验，唯有遵循所有美德之人，能完成最终的“净化”。

教众 II：“……888女士？”

身为协理人的888突然上前一步，挡在了领袖的前面。

888：“抱歉，但我想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机。适宜问出那些尚待厘清的问题。”

6：“……”

人群之中，又有几名教众上前，将领袖围在了中央。

狭窄的道路立刻变得无法通过。

6：“这并非义举。”

888：“欺瞒也非义举，6。你已经在这四年里沉默了太久。从你成为‘6’的第一天起，你就在回避一些问题。它们日积月累，已助长了学派内的不和倾向。如今，巨岩滚下，我们正在悬崖边缘。在这涉及存亡的时刻，我希望你能对我们坦诚相待。——我们是追求真理之人，不对真理视而不见。”

888伸出一只手，指向四周沉默的岩壁。

888：“请先贤所造的真言之壁为我见证！我的心中并未存有任何虚伪和欺瞒的念头，每字每句皆为真心。”岩壁不动如山，她的真诚毋庸置疑。

210：“回答她吧，你应该庆幸，在这里提问的不是我。否则这道岩壁马上就会坍塌。”

岩壁依然沉默，显然，修辞学家的这句玩笑也是真意。

6：“……”

210: “你可以说谎，那会使得岩壁坍塌。你可以沉默，那样，我会说谎来使得岩壁坍塌。当然，你可以求助于悖论。这一点我已经替你测试过了，‘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谎话’对真言之壁无效。毕竟这是一个道德试炼，不是逻辑考题——它只是想要确保你的真诚，此外无他。”

货真价实的威胁，但领袖对此并无特别的反应。

6: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210: “——当然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本质的问题。”

210 上前了一步，声音轻微颤抖，不复之前的平静。

这些疑问已经在他的心里盘旋了太久。

210: “这四年里，我们的研究为何止步不前？关于 1929 年和这一次‘流溢’的预测，为什么会完全失败？是不是我们搞错了根本前提——‘流溢’的本质，根本不是超验规律的显现？”

6 平静地望向他，目光并无波澜。

6: “你弄错了提问对象，210。崇奉者专事教务，政事者体察外界，形而下学者感悟自然。‘流溢’研究并非 6 的领域，我的智慧不能为你解答本质的问题。”

这是事实，岩壁的沉默印证了这一点。

888: “你的问题太抽象了，210。”

协理人摇摇头，上前一步。

888: “我要问的正是你所知道的，6。每一代的 6 在接受灵魂数字时，会同时继承上一代的智慧。这里面有知识、见闻，还有至关重要的记忆。那么，你应当知道这件事，它理应存在于你的传承之中。上一任‘流溢’研究的领航人——77。它在无限定者面前问了怎样一个问题，又得到了怎样的真理？”

沉默。沉默预示了她切入的正确。

888: “我曾目睹她步入迷宫，也见证了她无恙返回。那之后，上一代 6 和 77 驾船出海，去现象世界探寻。船只未能及时返航，‘流溢’在我们眼前降临。——而这仅仅是接连不断挫折的开始。模型为何失败？坐标为何外泄？癥症为何蔓延至此？旧有的规则为何突然失灵？是她发现了什么吗？是不是她从神谕里得知——那至高的秩序，超验的规律，我们信仰的‘真理’——发生了什么变故？”

6: “……”

重重诘问之下，领袖突然笑了。

那笑容如释重负，就像一个等待多年的被告突然收到了法庭的判决。

与此相反，教众们屏住了呼吸。

6: “希帕索斯发现了根号 2 的奥秘，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覆灭了。牛顿忽略了无穷小量的推导，令微积分的大厦险些崩塌。罗素发现集合的自指悖论，引发了第三次数学危机。他完善了集合论，却消除不了自指的幽灵。最终，哥德尔下达了判决，不完备性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领袖的感慨在空旷的洞穴里回荡。

6: “命运的巨石总会自高山上滚落。即便不是 37，也会有其他人来开启。俄狄浦斯违抗的努力，反而助长了命运的悲剧。”

888: “……什么意思，6？”

女妖皱起眉头，而领袖只是轻轻向她鞠了一躬。

6: “谢谢你，888，我回答你的疑问。是的，77 的确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流溢’本质的问题。”他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面前环绕他的教众。

信仰者们亦是专注地聆听。

6: “她询问——‘至高的存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世界变得如此癫狂？’答案是，‘紊乱。(Disorder, and chaos)’”

888: “——！！！”

真言之壁并未坍塌，先贤铸下的考验认可了他的诚意。

但是，一阵更深、更幽远、更磅礴的轰鸣声，从岛屿中心传来。

那震动浩瀚无垠，势不可挡，好像海啸和火山在同一时间到来。

210: “——该死的！！！”

210 第一个反应了过来。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领袖的衣领。

210: “你早就知道了？！从四年前的第一天，从你成为 6 的那一刻开始？？？知道‘流溢’并不是超验规律的显现，而是超验规律的彻底紊乱？！知道再也没有永恒超越的数学天国，我们所信仰的灵性本质，已经是一个不尽变动的无理数？！”

巨大的愤怒和荒谬冲昏了他的头脑，修辞血甲注视着那位竟敢证实信仰已毁灭的领袖，几乎笑出声来。

210: “四年！你隐瞒了这件事四年！为了什么？为了虚假的和平？为了平静地表象？！为了欺瞒所有人——我们追求的一切还没有成为一片虚无？！”

6 没有回答这个附加的问题，它不在义务范围内。

888: “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立刻带所有人离开！”

协理人强硬地分开了他们，开始指挥惶恐不安的人群从狭窄的甬道撤离。

在这一片混乱中，领袖垂下眼睛，念出了本该在净化仪式上诵读的经文。

6: “……为你将做的事向神祈祷，祈求一切顺利。(Pray to the Gods for what you're about to do, and pray that all goes well.)”

——“当你熟悉了这一切，你便会知晓永恒的诸神与有死的凡人之体系。”——

——“Once familiar with this practice, you'll understand the constitution of both eternal Gods and mortal men.”——

苏菲亚: “……唔！净化仪式……没有顺利进行吗？”

——“知晓世间万物为何者所包容，又如何联结为一。”——

——“You'll know the extend of all things, the boundary of their entirety, and what connects them together.”——

星梯: “呜啊，站、站不住了……怎么回事？！这是地震了吗？”

十四行诗: “不……这是……一直环绕在岛上的那个大型神秘术式的气息。它……似乎正在自行消解？！”

——“你将懂得，正如你应当懂得，宇宙在任何地方都是齐一的。”——

——“You will see, as you shoul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flows in all things alike.”——

37: “……为什么？我们的圆……消失了？”

混乱之中，他平静地伫立，如海边沉默的礁石。

目击天国在眼前坍塌，海潮将一切倾覆。

6: “——如此，你便不会盼望不该盼望的，亦不会受到蒙蔽。(Thus you'll not hope for what is beyond your reach, and you'll not be deceived.)”

领袖合上了卷轴，结束了诵读。

6: “祈祷吧，我的朋友们。为自己祈祷，为众人的命运祈祷，为周边的一切苦难祈祷。对不可见的黑暗伸出手，向不可知的伟大者祈求。开口吧，言说一个有限者想要超越自身存在的希冀。这份意志曾令我们超越尘世的破碎和自身的渺小，触碰灵性初涌的辉光，如今也是一同。”

黑暗中，他燃起了一道火炬。

888: “……你要去哪？”

6: “向深处去(To the Cave)。先贤的考验尚未结束，最终的净化还未抵达。我们的义务，亦未尽下。”

然后，他不再驻足。

背着惶然的人群，他独自朝着漫漫无尽的净化之路走去。

(本篇 6 所提及的经文原文来自《The Golden Verses of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金句集，其希腊语原文为 ἄλλ' ἔρχεαι ἐπ' ἔργον Θεοῖσιν ἐπευξάμενος τελέσαι. Τούτων δὲ κρατήσας, Γνώσῃ ἀθανάτων τε θεῶν, θνητῶν τ' ἀνθρώπων Σύστασιν, ἣ τε ἕκαστα διέρχεται, ἣ τε κρατεῖται. Γνώσῃ δ', ἣ θέμις ἐστὶ, φύσιν περὶ παντὸς ὁμοίην. Ὡστε σε μήτ' ἄελπτ' ἐλπίζειν, μήτε τι λήθειν. 语音中的仅为玖宝自己改编过的英译，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下原文看看~)

12.豆子派对 The Party of Beans

——“我吃，故我在。”

1914.01.13 01:00

（黑白色的背景）

——“一、不能吃豆子。二、东西落下后，不要捡起。三、不要去碰白公鸡。”——

维尔汀：“唔……这里是哪？”

漫长的黑暗后。意识重回清明。眼前所见的却是全然陌生的光景。

维尔汀：“……是岛屿地震的原因吗？我本应该和 37 一起在地下迷宫里……”

（望向手臂上的计时器，没有示数）

维尔汀：“……是计时器坏了吗？”

星锑：“嘿，维尔汀！你在这儿啊！”

熟悉的呼喊声自远处传来。

星锑：“快来，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宴会就要开始了！”

维尔汀：“宴会……？”

星锑：“是啊，今天可是我们的大日子！——庆祝我们打跑了重塑之手，还找到了免疫‘暴雨’的办法，救那些数字怪人于水火之中！”

维尔汀：“……什么？”

星锑早已迫不及待地向前跑去。

星锑：“快来，维尔汀，你可不能错过他们用蜂蜜烤至焦香的黄金脆皮兔子！”

她敏捷地向前一跃，脚下传来破碎的声音。

维尔汀：“等一下，星锑，你是不是踢翻了什么东西？”

星锑：“唔，这是个……放牛的用狙？谁把它放在这里的，险些绊住本海盗的道。这不重要！快跟上来！维尔汀！”

——“四、不许用刀剑拔火。五、不许跳跃牛鞭。六、不许在半道上劈柴。”——

广场上人声鼎沸，相比平日的肃穆和洁净，平添了许多分节庆的色彩。

空气中盈满着烤兔子的香气。人们搬来装有葡萄酒的罐子，一边饮啜一边交谈。

红弩箭：“哈！这酒还不错，是你们自己酿的？（囁）”

210：“我劝你适度饮酒，红弩箭小姐，你一个人已经快喝完我们半年的窖藏了。嗯，不过你们拿来交换的东西还不错——这就是咖啡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实物。（碎裂声）——噢，该死，这可真苦！”

红弩箭：“哈哈，你这就不行了？徒有其表的家伙！”

红弩箭走到酒罐旁，想要再添上一杯佳酿。

红弩箭：“天啊，星锑，你的大副躺在这里——好样的，现在葡萄酒变成苹果酒了。”

APPLE：“……囁。看来……APPLE 某戒酒计划又失败了。”

37：“——维尔汀！太好了，你终于来了！”

37 拉着苏菲亚的臂弯，雀跃地朝这儿挥着手。

37：“我们要向大家宣布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苏菲亚完成了她的灵魂数字证明！”

羽翼扑扇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维尔汀：“唔！”

——“七、禁止从未穿过的新衣服进入集会厅。进入集会厅时必须从右边进入，左边离开。八、房间里不能有燕子。”——

37：“噢，别担心！这些雨燕一定是去叫 6 的！他还在传道者之厅里睡觉呢——这是不想来参加集会的借口。”

苏菲亚：“不用这么着急，37。大家总会知道的。感谢你的援助，维尔汀。这次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能这么顺利地度过危机。希望日后与基金会的合作也能顺利进行。”

维尔汀：“不，我不太明白……”

（礼炮声）

——“九、不得在神圣的墙垣内睡觉。十、离开床褥时，要将它卷起，把睡过的印记抹平……”

星铈：“难得的庆典，就不要再打官腔了！”

摇滚海盗端着一盘兔肉，脸上的笑容好似英格兰刚刚赢下雷米特杯。

星铈：“感谢我吧，维尔汀，好心的船长专门为你拿来了一些主菜——”

（破碎声）

十四行诗：“——唔！”

星铈和迎面走来的十四行诗撞了个满怀，装有食物的盘子也打落在地。

十四行诗：“抱歉，星铈，我沉迷在线性回归方程式里了……”

星铈：“没关系，反正烤兔子的人又不是我。——金色兔子，无限供应，仅限今天！”

星铈弯下腰，捡起了那个沾上灰土的陶盘子，将它放在一边。

十四行诗：“说起来，我也很好奇苏菲亚小姐的数字。”

星铈：“要来打赌吗，十四行诗？我赌她是一个能被三整除的数字！”

十四行诗：“唔，那我猜……能被一百三十九整除？”

37：“事先说明，那是一个好数字！一个比我、6、210加起来都要好一百倍的好数字！”

无线电小姐：“现在为您计算， $(37+6+210)*100$ 等于……”

210：“事先说明，她的数字可不是 25300，那也太长了。”

???：“咯咯咯——！”

雄鸡的打鸣声突兀地传来。

苏菲亚：“对了，这是阿姆，我养的白公鸡。你们可能还不认识。”

苏菲亚蹲下生，亲昵地抚摸着阿姆的羽毛。

苏菲亚：“来，阿姆，打个招呼。”

——（咚）“三、不要去碰白公鸡。”——

维尔汀：“……白色的……公鸡？”

人们喜悦着，欢笑着，互相道贺着。

一名基金会的职员拾起了地上掉落的证件。

——（咚）“二、东西落下后，不要捡起。”——

一名教众于道路中央劈开了一节木柴。

——（咚）“六、不许在半道上劈柴。”——

他们吃着鹰嘴豆半城的沙拉，将桌上的面包切成整齐的数片，用刀剑拨弄广场上的火炬，令它燃得更旺盛些。

——（咚）“一、不能吃豆子。四、不许用刀剑拨火。”——

那火焰熊熊燃烧，却没有倒映出任何影子。

（耳鸣声、钟声）

维尔汀：“不，这里的一切都不太对劲！小岛发生了某种变故，我并没有真正离开地底！”

焦急的心情在胸腔中蔓延，为一切眼前的乐景蒙上了阴霾。

维尔汀：“我得赶快离开这儿！”

——（战斗及小互动剧情后）——

???：“一个幻想的内涵只有咖啡豆，就好比一个海盗的角色塑造只有铁钩与海盗船。呵呵，这样可塑造不出令人信服的实体，稍许质疑就会令它彻底崩塌。人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必须用概念去包装各种事物，去复杂化问题，小脑瓜子才能嗡嗡转动。但总的来说，当一个人见识了太多东西，习惯了被剧作家当做公式用的描写。就会开始无视那些包装，去直面最核心的，构成事物本质的部分。所以您又如何呢？是什么塑造了您？您的内涵是否能比咖啡豆优秀一点呢？”

维尔汀：“我的过去。”

???：“是的，亲爱的。人的一切塑造都只是基于过去养成的条件反射。每一项选择，每一次行动，都是过去朝向未来的延伸，严密无比。灵魂和思考甚至找不到一点能够钻进去的缝隙。喝咖啡时加入牛奶与糖的人未必是想要享受牛奶与糖块。他们只是想要咖啡，舌头却接受不了苦涩。那他们喜欢咖啡么？也许他们只是受不了早上起来一片混沌的头脑。像这样的理由裹挟了每一个人。将它们一一剥除之后，您才能品尝到一杯真正的饮料。”

——

???：“噢~换个角度左右就会互换，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么随性的定义？活在如此随性的定义之中还要遵守戒律，像我这样头脑僵化的老人家可受不了。让我们把定义变得简单易懂些，用孩童的纯粹眼光去审视那些脆弱的概念吧。先从数学开始，它们是否也如此脆弱？1是否永远会是1？3和4之间是否有着另一个仍未被发现的整数？”

维尔汀：“真理永存。”

???：“那永存的真理是否带给过您什么？如果您不曾真正见过它，它不曾直接影响过您，它又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呢？也许墙壁上的影子才是真实的，太阳只是影子经由被光照这一行为产生的虚像。如果那些留在洞穴中享受影子的穴居朋友才是真正的智者呢？那您就需要好好审视真理了，亲爱的。”

——

???：“……，……，……。如果您想要贯彻自己的意志，那么惜字如金，然后充耳不闻就是最好的选择。沉默又冷酷，但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火。否则没说出口的单词就会演变成暴力。而当双方都选择沉默，放弃倾听的两股力量就会成为至高的暴力。必须有一方放弃世界才会和平，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规则么？”

维尔汀：“别无他法。”

???：“我欣赏年轻人独有的果断，你们总是会立刻做出取舍。无视少数和多数，抛开道德与善恶，只有正确和错误这两个概念。祝您早日发现那究极正确的概念，亲爱的。”

——

???：“我是谁，一个永恒的问题。姓名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只是一个被后人赋予意义的符号。于是找不到自我的人开始用真理去诠释、理解自己。接着他们意识到自己甚至无法掌握真理。然后恐惧开始蔓延，他们开始简化自己，四舍五入，取整，削去难以理解的部分。最终把自己变成三岁孩童也能理解的性质。世上最胆小的鸵鸟在他们面前都要甘拜下风。那么我究竟是谁呢？”

维尔汀：“我想，我就是我。”

???：“噢！原来答案一直藏在谜题之中。记住这个答案，亲爱的，这是过来人的一个建议。等到您从他的角度审视自己时，您就会因此收获一个有趣的笑话。”

“一切不过是虚幻的投影。——真实存在于虚影的交集。”

“阿波罗之星的光芒遥不可及。——太阳的距离可被算出。”

“超验的世界在何处？——世界就在表象之下。”

“真理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理在于一个个实体。”

“超验的理念在哪里？——感知，思考，它就在那里。”

“我是谁？——我是我的偶性的集合。”

“我在哪里？——我宿于我的实体之中。”

“我要往哪去？——我将去往未来。”

“一切都是虚假的。——这句话也可以是假的”

（证明结束）

——（以上为互动剧情文本）——



堆沙堡的 37

37: “第一个来的是圆，第二个来的是正方形——”

维尔汀: “... 37? 是你在那里吗?”

年幼的孩子并未听见，只是专心致志于堆砌眼前的沙堡。

37: “... ♪把三角贴在三角上，矩形放在矩形上——这样就完美了! 嗯!”

(视角闪动)

坍塌的沙堡旁站着 77

77: “‘流溢’... 紊乱... (海浪声)... 不对，这不对! 这太丑陋了! 一点都不优美! 这怎么会是至高规律的启示——我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答案?! 不能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们。一定是哪里出错了，我得求证，我得去到外面——”

(视角再次闪动)

同样坍塌的沙堡旁站着阿尔卡纳

维尔汀: “... 唔!”

阿尔卡纳: “... 喔，维尔汀，我的孩子。你也想来玩堆沙堡的游戏，是吗? 将它们组合又打乱，看多久都不会厌倦。可惜——现在我要把它毁掉了。”

维尔汀: “... !!!”

——

(溺水声、耳鸣声)

37: “... 维尔汀，你还没醒来吗?”

意识猛然惊醒。四周已回到了熟悉的岩壁。37 站在眼前，正不解地歪着头。

37: “唔，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糟糕的梦。”

维尔汀: “... 你梦见了什么，37?”

37: “星槎接管了 6 的职位，宣布这里以后就是无理数的摇滚王国。她狞笑着拿了一罐咖啡，逼迫我吃下豆子...”

37 摇了摇头，似乎极力想把这荒唐的一幕从脑海里甩走。

37: “幸好我已经醒来了，你也一样! 走吧，维尔汀，我们得赶快把无限定者分享的数字真理告诉大家——” 她雀跃地说着，脸上洋溢着摆脱噩梦的真切喜悦。

(脚步声)

洞穴的前方透出了狭窄的天光。这趟漫长无比的试炼之旅终于迎来了应有的终点。

37: “听，维尔汀，外面听起来真热闹! 一定是苏菲亚来接我了! 我告诉她她在外面等我的。——苏菲亚!” 女孩欢欣地向光亮奔去。像一只灵巧的雨燕，在视线中一晃而过。

维尔汀: “等等，37!”

得追上她。得离开这里。得把地底的发现告诉其他人。

——终于，那道刺眼的天光就在眼前了。

(*硝烟战火声*)

气流毫无征兆地在眼前卷起，洞穴出口的几何石块在眼前飞出。

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刺激着鼻腔。——那是属于战争的硝烟味。

维尔汀: “... 什... 么...?”



13.艺术浪潮 The Wave of Art

——“浪潮席卷之后，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1914.01.13 01:00

1914 军事基地

军人 I: “**的，为什么开火许可一直没有下来？我们在等什么？那座岛就在对岸，我们有士兵、有装备、有补给，我们什么都有了——只差一个抢滩登陆的命令。噢……甚至还有这些黑乎乎的‘伙计们’，那个宣称自己从‘瓦尔登湖’来的军火商提供的‘对神秘学改良武器’……——虽然我不喜欢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他身上也散发着神秘学家的臭味……但他提供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先于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行动！”

这支部队已经在这里驻扎了许久。

此前登陆的失败令他们恼怒，漫长的政治协商又挫伤了士气。

饱满的弹匣被弃置一旁，士兵们转而拿出了加餐点的酒精灯。

军人 II: “别待机，格奥尔基……你得相信那些大人物，他们会‘协商’好的。而且，那座岛上的怪物你也瞧见了——难道你这么急着去送死吗？”

军人 I: “去**的协商委员会……是我们！我们才是发现岛屿的第一人！而不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

军士愤怒地拿起望远镜，又一次试图捕捉海对面那座缥缈的岛屿。

望远镜中的海洋一如既往地平静，偶尔跳跃着细碎的粼光，并未有任何陆地或者活物的景象。

军人 I: “见鬼，那些神秘学家又把自己藏起来了！我发誓，昨天我还能从这个角度看见它……嗯？”

意想之外的状况，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军人 I: “那些怪鸟——正在成群结队地离开？”

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的行为，其他人更关心补给箱上摊开的纸牌。

一台收音机，几瓶啤酒，一局扑克游戏——难得的好时光。

军人 II: “嘿，格奥尔基，别管了，来玩牌吧！——……格奥尔基？”

被叫到名字的军士充耳不闻。

他只是抓住望远镜，不住地喃喃自语。

军人 I: “多好的机会，绝佳的机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滴斑斓的油彩自他的脸上滑落，“啪嗒”一声，粘在了地面上。

军人 I: “对，那座岛本就该属于我们，它在我们的海上，是我们发现了它——它有什么理由不属于我们！！！”

玩牌的人们止住了，他们惊愕地看着同僚脸上的异状，浑然不觉得自己身上也出现了诡谲的油彩。

静默之中，只有收音机还在发出沙沙的响声。

广播：“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俄国动员部队支持塞尔维亚，德国要求俄国停止战争动员……德国开始战争动员，法国开始战争动员——”

——

卡卡尼亚：“呼哈，哈——”

环城大道

街道已经变成了扭曲的油画，颜料拥挤着发酵，一个旋涡，紧接着另一个旋涡。

——像是一处怪诞剧的舞台布景。

卡卡尼亚：“父亲，母亲，阿尔伯德，伊丽莎白！（敲门声）快开门！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

她的手捶在了温格勒家的门板上，那里很快像一块融化的黄油般凹陷了下去。

卡卡尼亚摔进了家中，里面扭曲的骇人光景又让她退了出来。

往日放着标本和装饰画的温馨玄关，已经变成了一个搅拌着颜料的洗衣桶。

卡卡尼亚：“不，不——怎么会变成这样……阿尔伯德……？”

带着一丝侥幸，她呼唤着哥哥的名字。

阿尔伯德：“克拉拉……？真是稀奇，什么事能让你慌张成这样？”

不幸中的万幸，玄关里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回应。

阿尔伯德：“唉，我正要去商学院呢，你有话可以等我回来再说。”

阿尔伯德拿起帽子，小心地调整了一下帽檐的角度——那上面还别着一枚属于“温格勒商店”的宝石别针。谢天谢地，他看起来一切都好。

仍是记忆里那个家族的骄傲，最为可靠的长兄，穿着三件套西装的温和绅士。

卡卡尼亚：“不对，商学院……？可你……不是发誓不再踏入那里一步吗？因为那个找你决斗的人类同窗打残了你的胳膊……等等，你的右手……？”

阿尔伯德转过身来，现在卡卡尼亚看清了。

笔挺的西装被染成了花色，颜料一直从他的脸上流到地上。

一只颜色不同的胳膊接在了他的身上，就像不同花色的马赛克拼贴砖。

阿尔伯德：“喔，你是在说伊森……是的，他打伤了我，这也没办法。毕竟他急需向兄弟会证明自己的反神秘学立场。没关系，我们已经扯平了——他把胳膊还给了我。”

阿尔伯德扬起左手，那把尖刀上还沾着些许残沫。

他将它随意地一扔，刀柄滚向黑暗，没入狂热的油画漩涡之中。

阿尔伯德拿起手杖，那只拼接上去的胳膊无力地在身侧垂着，像是一个被俘获的人质。

阿尔伯德：“是时候了，现在我得去找约翰逊、雷蒙德，还有赫伯特，那个将伊丽莎白推到喷泉里的混账……他们总得付出点代价。照顾好自己，克拉拉。”

他径直从妹妹身旁走过，甚至还拦下了一辆长着三角轮胎的马车。

卡卡尼亚：“不，阿尔伯德——别走！”

她试图截住马车，可它咆哮着向远处驶去，就像无法阻止的“暴雨”洪流。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在靠近。

马库斯：“卡卡尼亚医生，暴雨症候群已经蔓延开来了！再待下去，您也会感染癔症！请和我一起——唔！”地面微微的震颤打断了她的劝告。

面孔扭曲的人们咆哮着狂热的口号，嘶吼着用母语写成的歌谣，从街道的另一头涌来。

非黑即白的战争宣传单从他们手里落下，像雪花般飘落在变形的环城大道上，很快被乱腾的色彩吞没。

如同一辆倾轧一切的战车，一个做着华尔兹旋转的火药桶。

卡卡尼亚：“站在队首举牌的是……奥罗拉？我们上周还一起在咖啡馆谈论着她的婚礼……”

马库斯：“小心，医生……！”

——他们险些被一根倾倒的指示牌击中。

亢奋的市民们肆意破坏着街道的摆设，甚至将行人椅的扶手圈也挥舞在手里。

这股热潮要求所有相遇的人——都必须加入。没有选择。

马库斯：“糟透了，他们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了！医生，快跟我来，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战斗后）——

马库斯：“医生，往这儿走！我们得退回到您的诊所，那是和特别行动队商定的地点——”

年轻的调查员牵着医生的手，试图履行自己的职责。

目标对象却停住了脚步。她的头深深地低垂着。

卡卡尼亚：“……马库斯小姐。您曾经说过，我们还有一个弥补的机会。而后，您做了您想做的，我也做了我应做的。现在，请您告诉我，我们做的事还有意义吗？我们赶上了吗？或者，我们还有任何，哪怕是一点，挽回现状的机会么？”

她的声音因悲伤而哽咽。

人群的熙攘与咆哮尚未远去。但昨日的环城大道，却只能停留在记忆中了。

卡卡尼亚：“你们拿到的术士，那个你们说能帮助到所有人的‘庇佑’，现在……它能生效了吗？”

——

（敲门声）

哑谜：“——让我进去。(Let, me, in)”

科算中心的走廊已经不复理性的洁净。

道金斯变成的泥巴傀儡无疑给他来了一记痛击，安全员们用上了所有的洁净球，才使地板重新露出了泥土之外的颜色。

现在，一双愤怒的脚步迈过了它。罔顾同僚的阻拦，哑谜留下了一连串新鲜的泥印。

哑谜：“我只是想问一件事。为什么——你们到底为什么还不停止实验？”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应。

通往总负责人办公室的铁门打开了，一个同样怒气冲冲的身影走了出来。

破译组长：“阿德勒·霍夫曼，你已经不是研究小组的成员了！你无权进入这条走廊！你现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

哑谜：“严重违反了《拉普拉斯科算中心安全管理条例》？我把它带来了，不用客气。”

研究员把那本记录着管理条文的手册甩在了前组长脸上。

哑谜：“如果你的心里还有一点‘条例’的概念，你就应该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没有一条是符合它的。即使是总负责人也没有权限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实验！”

他的话没能说完，前组长已经极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破译组长：“滚开，阿德勒，我没空和你争论这些繁文缛节。现在是战时状态！所有实验的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无关实验的人员请立刻离开。距离‘暴雨’落下只有十八个小时了，这是九次‘暴雨’中最有希望的一次，唯一有突破性进展的一次！——别忘了，这希望还是你姐姐用性命为我们带回来的！”

阿德勒·霍夫曼突然沉默了。

褐色的眼睛里冒出一股遏抑已久的愤怒。

在这沉默之中，破译组长意识到自己也许说错了话。

哑谜：“嗯，是啊，她牺牲了，为我们带来突破性的成果。而后，更多人牺牲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对吧？”

而后，他猛地冲上去，用胳膊把对方推到了一边。

破译组长的头磕到了墙上，冲击波不可避免地在磁流体上成了一个爆炸的火花。（注：破译组长的头是一个类似宇航服的头罩中的磁流体，破译组长本体是一名磁流体的意识觉醒者）

哑谜：“我必须要知道继续这一切疯狂实验的理由！”

被踢出小组的家伙儿开始违规破译那到加密的安全门，似乎打定主意要在今天用上司办公室的密码来挽回研究成果。

走廊的警报被拉响了，乌尔里希捂着自己的头，恼怒地扶着墙站起来。

破译组长：“见鬼，我们这里的疯子还不够多吗？！露西女士在忙重要的事，没空见你！找你的心理医生聊天去，人类！”

哑谜：“重要？！有什么事能比这更重要？！这里已经变成机器的一言堂了吗？基金会的人道主义原则是彻底子虚乌有了吗？她到底在做什么？！在我们乱作一团时，喝着机油读着报，泡在 230 伏特的电压池里面充电吗？”

安全密码被解出来了。哑谜再度推开了组长的臂膀，冲进了那道门中。

房间里一片漆黑。

“哒、哒、哒。”

一个活塞正在他的脚下旋转。

露西：“……这不是阿德勒吗？欢迎你。”

14. 干沙粒 A Sandstorm in a Room

——“一粒沙子落入眼中，应当有泪水为它喝彩。”

1914.01.13 02:30

蒸汽活塞在地上旋转，像一个滑稽的陀螺。

露西：“嗯，这不是一个适合说话的姿态。希曼，可以把我装回去吗？”

总负责人的助理匆匆走了过来，力所能及地对机器进行了修整。

露西：“——谢谢，我感觉好多了。噢你还为我挑选了有脸的形态，真贴心。”

哑谜：“……”

露西：“我注意到你的眼神很严格，阿德勒研究员。你似乎渴望纠正这里的逻辑。好的，刚刚那句话是出于礼貌。实际上，装入哪具躯壳对我而言没有区别。”

机器不合时宜的人性化发言令研究员更为恼怒。

哑谜：“……为什么您不终止实验，露西女士？是您忽略了发生在这里的牺牲？还是您和乌尔里希——你们这些装在铁皮里的意识唤醒者——根本就没有人命的概念？”

破译组长：“阿德勒·霍夫曼，我再次警告你——”

被提到名字的组长气冲冲地带着安全员走了进来，想把这颗不安分的螺栓按回原位。

露西：“没关系，阿德勒研究员。你现有的偏执只是因为掌握信息不足，导致了程序上的判断错误。我相信，你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也会做出最为理性的判断。”

哑谜：“理性的判断！”

以理性而闻名的人类夸张地喊了起来。

哑谜：“可我们不是机器，露西女士，我们也不是可供更换的零件！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您在研究推进上的一意孤行，只是神秘学家一种特殊的失控表现——”

露西：“实验已经被终止了——除了这个房间。”

哑谜：“——什么？”

机器微笑了一下，似乎认为对方理应为这个回复而高兴。

露西：“正如你和兔毛手袋研究员之前提醒的，这个术式超越了绝大多数科算中心成员能力的限度。他们在术生效前就会被副作用烧毁。第一波传播是不可抗力，朵拉当时已经按下了发送键。后续传播则被及时拦截，无关人员也得到疏散。现在参与实验的，只有少数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的神秘学家。”

知情同意——是的，又是这个该死的词。

哑谜：“——请原谅我引用您的论点，露西女士。您的乐观只是因为推断能力的不足。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念几个音节，就会招致这样的诅咒！既然您也知道那个‘限度’，就应该让剩下的人也退出。这完全是白费力气，只会让牺牲上徒增牺牲！”

研究员恼怒地压下刺痛神经，再度重复了自己已经在走廊上大声吼叫过一遍的观点。破译组长显然也想再次说些反驳的话，但总负责人只是点了点头。

露西：“嗯，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正确又有什么用呢？”

哑谜：“……啊？”

她露出了一个可称温和的笑容，但效果适得其反。

研究员一直很不喜欢这张假脸，它做出人情味的徒劳尝试反而凸显了钢铁的无情。

露西：“你刚刚说到‘限度’。我很意外，竟然是你说出了这个词。”

这几乎是人身攻击了，就连最擅此道的哑谜也为此意外了一秒。

露西：“我们所知的历史里，新石器时代后物种的躯体变化速度已在逐步放缓。然而，与此同时，人类的文明却蓬勃发展，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这并非你们中的某个人突然获得了恒星般巨大的神力，而是整个群体不断协同的结果。文明的发展，科技的突破，正在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超越限度。我们突破自身的桎梏，使用智慧和工具改造四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哑谜：“……磅礴的漂亮话。”

露西：“磅礴的漂亮话，是吗？”

——该死，他忘了机器无疑也拥有卓越的听力。

露西：“现实如此，我们必须越过限度，我们必须突破雨幕的桎梏，不然任何进步都无从谈起。因此，全面了解术式副作用的种类和特性，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它能为后续的消除工作提供数据基底，也能帮助更多人安全使用术式。”

哑谜：“……那谁有这个能力呢，尊敬的露西女士？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条命来穷举。”

露西：“哦，其实多亏了乌尔里希先生，我们才从随机里找到了突破口。我想的确可以让其他神秘学家也回去了——只留下意识唤醒者。”

哑谜：“……意识唤醒者？”

灼眼的红色在钨丝上轻微地闪烁，随后房间的灯光明亮了起来。

助理希曼：“露西女士，电力恢复了。可以开始实验了。”

露西：“嗯，这场解释略有些冗长。请稍作等待，阿德勒研究员。我们还未达成理性的一致。”

哑谜：“……什么？实验，在这里？”

枉顾他的惊讶，露西坐到了铁质的实验台前。灯光亮起，她的身上接满了电路。

仪器的辉光管随着蒸汽活塞的律动而亮起，这台机器将如实地把这位意识唤醒者的一切行为记录下来。从最细微的旋转弧度，道可量化为电力的神秘术能量波动。

露西：“……（呼吸声）La unua……”

哑谜：“……什么，她要念咒？！”

荒诞的举动令他惊愕，研究员徒劳地环顾起了实验室，不确定这是否是机器人又一次语出惊人的尝试。

哑谜：“——她看过那些副作用的报告，对吧？甚至朵拉碎掉的时候，她也在场！”

露西：“……（呼吸声）……（呼吸声）”

她少见地蜷缩起了背部。

那张往常用来挂着笑容的脸，也在此刻呈现出了事与愿违的情感传达。

钢铁本不应该感到痛苦。机器没有躯体，也没有神经。

如果这令她也感到不堪忍受——那到底是什么在折磨她？



露西：“……唔（喘气声）……”

机器也会被摧毁吗？她会以什么形式碎裂？

“诅咒”正在虎视眈眈。

一如手持闪电的宙斯在高山上俯瞰着盗火者的挣扎。

露西：“不行，希曼，我无法……无法……再继续……呃、呃……”

最原始的本能恐惧。也是研究员第一次听到她的情感流露。

哑谜：“——混账，你们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终止实验？”

巨大的不安和惶恐震慑住了男人，他几乎就要冲上去拔掉电线。

哑谜：“她是科算中心的总负责人，如果她也停摆了，还有谁能担任这个位置！”

破译组长：“给我站好了，哑谜！”

组长恶狠狠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破译组长：“这是你要进来的，这也是你要看的——还是说，你那人道主义的范围从来都如此狭窄，不包括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物种？”

实验台前，助理只是轻声地开口。

助理希曼：“……您可以的，露西女士，这只是既定程式的一部分。您只要再坚持说出几个音节……这一切，就结束了。”

露西：“既定、程式……”

恐惧褪去了几分，她感到宽慰地重复着。

露西：“嗯，我喜欢……这个词。”

机器闭上了眼睛。尽管她不由情感神经驱动——但她咬牙说出了最后的词语。

露西：“Cir...klo.”

（熄灯声）

她终于念完了所有的咒文。

震动均匀，发声正确，无可挑剔。

实验室的灯光也在这一瞬间熄灭下去。

露西：“……呼，我念完了吗，希曼？”

助理希曼：“是的。”

黑暗中，无人看见她的表情。

但那理应是一个微笑。

露西：“嗯，很好……”

（流沙声）

那是一场未经预报的小型沙尘暴。

毫无征兆，突如其来，在这个封闭的暗室中呼啸。

它卷走了那具冰冷的铁质躯体。

最后，只有一个老旧的活塞从空中掉了下来。

“——噤。”

15.前行者 The Pioneers

——“即使没有道路，即使没有终点。”

1914.01.13 03:00

哑谜：“……”

死寂。

直到人类研究员踉跄地后退一步，几乎因为撞到另一人而摔倒。

哑谜：“……她……死了？”

那枚活塞毫无生气地躺着，一如任何普通的物体。

哑谜：“……这就是你想让我看的？”

呼吸变得急促，掌心因为汗水而粘连。（空旷的心跳声）

哑谜：“看我们的总负责人如何为一道已经反复验证过的诅咒白白送死……？你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

而另一个意识唤醒者只是平静地站在他身后。

破译组长：“你冷静一点。”

哑谜：“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她死了，就在这里！几乎是你杀了她！！！”

破译组长：“——这项实验已经进行很多次了。”

一个更重磅的消息。足以让那些未出口的疑问被取代。

哑谜：“……很多次？你们重复这样——杀人一般的进程……很多次？”

磁流体眯成了一个长条，近似于一张“不屑”的脸。

破译组长：“看看你的样子，阿德勒研究员，你被那些诅咒吓破了胆，以至忽视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术式到底有没有生效？”

哑谜：“……什么意思？诅咒……不就代表着失败吗？”

破译组长：“不，这是两个部分。因为我才是第一个念咒的人，远早于朵拉。我念出了它，它生效了。我能感受到，那种奇迹一般的庇佑之力，像羽毛一样轻轻落在了我头上。我急着把喜讯传递给露西女士。当她离去后，诅咒才降临在我的身上——我的全身都开始溶解。当时我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化成的液体太稀薄，甚至无法按下呼救按钮。但在无尽的黑暗后，我还是醒来了，以我最初在世上觉醒的模样。”

哑谜：“最初的模样……？”

磁流体闪了闪，在乌尔里希的肢体语言里，这与点头等效。

破译组长：“和你们不同，意识唤醒者没有血肉，没有神经，只是一段意识，一段原始的律动，恰好承载于某样物件之中。是这份纯粹让我们能与你们平等地交流，实验术式与经受诅咒。——而这道诅咒，无法触及到最初唤醒我们的‘原始意识’。因此，和有赖于有形之躯的物种不同。不论我们的外在载体如何被倾覆，我们的意识最终仍然能醒来。当然了，这些都源于一个理想化的推测，并且仅建立在载体可更换的部分意识唤醒者身上。所以我找了露西女士做交叉验证，而结果证明……”

哑谜：“可你也说了这只是推测，对吗？！你这次醒来了，不代表你下次还能醒来！神秘学没有百分之百！万一这次就是那百分之一呢？万一她不会再动了呢？？？”

磁流体阴沉地撇开了他的手。

破译组长：“我们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人类。现在是意识唤醒者的领域——只有我们能这么做，因此我们必须这么做。与种族无关，这是你最初选择科研道路时就应明白的使命。——我们必须超越限度。不是出于疯狂，而是出于理性。”

哑谜：“……”

房间里充满了几乎等于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死寂。

那之后，活塞转动起来。

露西：“……喔，看来我们成功复现了2号副作用，而且柯尔曼实验室提供的117防护术式均对它无效。记下来，希曼。这个已经出现4次了，而且45号、69号也是它的关联形态。另外，我们应该提高效率。现在的速度太慢了。”

——
灯光恢复，她也回到了一具新的躯体中。

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事，这将是巨大的金属消耗，但为了数据收集和采样，这是必要的。

金属关节转了过来，机器可谓是惊讶地看着封闭实验室里的不速之客。

露西：“……阿德勒研究员，你怎么也在这里？嗯，很高兴看到你已经走出了你阴暗的小房间，重新参与到科算中心的集体工作中来。”

助理希曼：“不，露西女士，他不是实验小组成员，他是自己闯进来的。”

露西：“是吗？抱歉，我每次苏醒时都会随机丢失一些数据。”

她友好地微笑着，神情一如既往。

露西：“很高兴看到你已经恢复了主观能动性，阿德勒先生。——你是要和我谈话吗？”

哑谜：“……不，我们已经达成了理性上的一致，露西女士。乌尔里希组长都告诉我了。我只是疑惑这个实验，它的风险是否得到了切实的评估。”

露西：“评估不是永远都有效的。这是神秘学，你无法用寻常的尺度去测量。也许‘信念’在此更加适用。”

研究员又一次被噎住了，为这一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唯心领域，也为这句话的讲述主体。

哑谜：“……我很意外，竟然是您在谈论‘信念’。”

露西：“噢，看来你是个很容易感到意外的人。”

（脚步声）

机器已经神情自若地回到了属于她的台座上。

露西：“的确，‘评估’是有效的。我们估算出失败和成功的种种概率，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既定的事实。但，如果所有人都被困在一筹莫展的未知之中，四周皆是一片漆黑，我们要依靠什么，才能探明前进的可能？”

哑谜：“……”

她的目光望向久远的虚空。

也许是那场实验确实熔断了一些回路，她很少表现得如此感性。

露西：“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对前进的信念’。……当第一台蒸汽机鸣响时，我也随之苏醒。在那时，只有一种纯粹的激情充斥着我简陋的回路：前进。那道永不停息的鸣笛声中，我看到你们建立了科学和理性的大厦，亦撬开过毁灭和破坏的魔盒。你们也曾迷茫，也曾却步。但你们从未真正停止，列车的引擎也从未停止转动——是的，无论终点位于何方，我们总得前进。直到世界在雨中倾覆，这一切才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没关系，这只是回到了求索的最初。（脚步声）——而我恰能从旁递上一根拐杖。”

一个友好的笑容。

露西：“无需担忧。只要那道进步的信念仍留存在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生灵的心中，我便不会停止转动。嗯，浪费在找回数据上的时间有些多了。来吧，希曼，开始下一次实验。（脚步声）我衷心希望这次的副作用是膏状溶解，至少一条柯尔曼变形咒就可以解决它。”

人类研究员知道自己不适合再待在这里了。

他咬着牙，快步向门走去，努力将地狱的光景抛在身后。

有一个人正站在那里。

破译组长：“……你也看见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你帮不上任何忙。就和八年前这个机构一直经历的一样。在你们因为‘暴雨’而信念崩溃时，是我们接手了这里。是我们让这座庞大的机器再度开始运转，是我们往它的炉膛里增加了新的燃料，是我们在空白处画出了前进的台阶。我知道你不能理解神秘学一星半点，但至少应当给予我们基本的尊重。”

哑谜：“……你也会继续参加实验吗，乌尔里希组长？”

破译组长：“当然，我可不是帮不上忙还胡乱叫嚣的废物。”

哑谜：“……”

料想里的讥讽并未到来，哑谜只是缓慢地摇了摇头。

哑谜：“……你还记得亚当斯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足以让人类和铁皮都感到莫名其妙。

磁流体闪烁了一下，却并未吐出更多讥讽——这个名字带来的黯淡记忆横亘在了他们之中，一如这座庞大机

构八年积累的所有蒙尘。

哑谜：“亚当斯、罗曼、阿道夫、西尔维娅、艾尔伯特、刘易斯……他们被雨幕冲刷，再也没有回来。梅尔文、弗兰西斯、卡洛琳、利奥波德……他们申请外出，自此音讯全无。现在也许还有朵拉、理查德、道金斯、维克托……多讽刺啊，我的导师、我的同窗、我的同僚，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我更值得站在这里。可他们全都离开了，只剩下我和你在这谈话。——现在我得把你们也加上悼念名单吗，组长？”

破译组长：“……”

少见地，它也低下头去。

只是仅片刻后，它便抬起手来，狠狠拍在哑谜的后背上。

破译组长：“少用你脆弱的情绪来感染我，人类。不过，我收回之前讽刺你的那些话。这不是一个好组长该做的，露西女士叮嘱过我，我知道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或许是为了表示友好，他拍了拍前组员的肩膀，只是动作僵硬得好似为他掸了掸灰尘。

破译组长：“走吧，阿德勒研究员。现在是神秘学家的场合。在我们得出结论后，才是你们登场的时候。”

哑谜深呼吸一口气，并未立刻挪动脚步。

哑谜：“知道吗，乌尔里希，如果你平安无事地归来——”

这是个少见的句子开头。乌尔里希警铃大作地降低了输入音量，防止自己听到什么过于温暖的话语。

那一定会让它比遭受一百次副作用更加煎熬。

哑谜：“我就会向上面递交一份言辞恳切的永久申请，再也不与你分在一个小组。这样我们谁也不用为团队合作头痛了，合算吧？”

破译组长：“——哈哈。”

磁流体露出了罕见的晃动弧度。

破译组长：“那我等着你的申请，阿德勒。”

——

挽起袖口，重理思绪。

现在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如果逻辑和神秘学一样有限，那超越限度的关键……

是否就在于二者的相加？

哑谜：“……”

化验室的门口凌乱不堪，摇摇欲坠的金属门牌下挂着一块“非礼勿进”的木牌，印着泛白的牙印和抓痕。

哑谜犹豫了片刻，还是敲响了这扇显然不符合实验室规范的门。

几道有规律的叩击声后，里面传来应答。

???：“谁……？”

哑谜：“我是破译小组的阿德勒·霍夫曼，我找兔毛手袋研究员。我了解到他提交过一篇论文，其中论证了神秘学家血统纯度和施术能力的线性关系。现在，我的研究急需要用到里头的的数据。可否借来查阅？”

门打开了，但里面站着的并非那位赫赫有名的破坏天才。

带着护目镜的化验员看了一眼密码专家，表情有些犹豫。

化验员：“这份论文的原件就在这儿，您可以自行取用……呃，别在意这些污渍，我刚把它从垃圾桶里抢救出来。但如果您要找兔毛手袋研究员，很不巧，它出去了。”

哑谜：“……出去？去哪儿？”

化验员脸上有一丝尴尬。很显然，她正在保护同僚和遵守规定之间做着良心的激烈挣扎。

人类研究员很快从同胞的表情上领会了一切。

哑谜：“……它出大门了？现在不是‘暴雨’倒计时阶段吗？”

化验员：“呃，是的，按照规定我们不得外出……但，但是……兔毛手袋研究员说它有一个伟大的构想，只能在‘暴雨’中进行实验。”……

16.水流的引线 To Open the Flood Gates

——“一切之前的水在此注入，一切之后的水从此流出。”

1914.01.13 03:15

距暴雨落下还有 17 小时

兔毛手袋：“啊哈！新鲜的空气！新鲜的草坪！瞧瞧，这露水，这泥点——这才是，自由新世界！”

兔毛手袋兴奋地用靴子踹了一脚泥地。

泥点溅到了站在它对面的基金会职员身上，但良好的职业素养令他闭口不言。

基金会职员 I：“我需要提醒您，兔毛手袋研究员，您目前的所在地是‘免疫区’的边界。一旦跨过了这条线，您不仅可能会沾染到外界时代的‘暴雨症候’，还会在倒计时结束时被‘暴雨’带走。”

基金会总部的门口人来人往。

外派人员们正匆忙地返回总部避难，登记和稽查的人们在铁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兔毛手袋露出了倒胃口的神情。它摊开手，显然对于职员回避冲突的高素质不甚满意。

兔毛手袋：“我当然知道，我可没这么蠢——嘿，那是鲁道夫吗？被派往通古斯的那位调查员？你好吗？西伯利亚怎么样？总部欢迎你回来！你有给我带回新的研究材料吗？噢，你问我是谁？真无礼，我是你刚认识的好朋友，兔毛手袋啊——”

靠近队伍的尝试失败了，职员几乎是拽着他的胳膊把它拖了回来。

基金会职员 I：“兔毛手袋研究员，我必须提醒，您为研究申请的外出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从您跨过这条线开始计时——”

兔毛手袋：“好吧，安全第一，我知道——该死，你弄疼我的胳膊了！”

兔毛手袋极力挣扎，终于令自己的四肢重新着地。

兔毛手袋：“一旦出现暴雨症候，我就立刻撤回来。再说了，这个时代的‘症状’——面孔变形、狂热杀意、战争冲动、富有攻击性和破坏欲……哈……除了第一条有点儿恶心，剩下的都品格美好，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显然没有说服训练有素的基金会员工，男人的表情毫无波澜。

兔毛手袋耸了耸肩。它蹲下来，打开了放在脚边的皮质小箱。

一周的时间足以让天才迭代一个项目。

这是科算中心第二台“非对称核素 R 采样仪器”，它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灵敏程度。

兔毛手袋：“其实我更希望在维也纳进行实验……算了，有得干就不错。好了，我得走远点，尽量远离免疫区，以免采样受到干扰，理想的距离是一千五百公里——哦，别紧张，这并不是我的计划。即使是我，也没有这样的短道速跑体能。”

兔毛手袋捧着采样箱，径直跨过了那条线，向雨幕更深处走去。

基金会职员怀疑地打开怀表，开始了计时。

兔毛手袋：“好极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举世瞩目的一刻——我将证明科算中心的呆子们全都误会了‘非对称核素 R’。”

——

这间不见天日的房间依然阴暗，却足够令人安心。

落灰的文件与淘汰的机器摇摇欲坠，隔绝了一切小组合作与职场纠纷。

研究员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熟悉的壁垒中。

哑谜：“那么，我就假设这一次的‘暴雨研究’能够成功……必备步骤有以下两步——”

他站在蒙尘已久的白板前，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

I.掌握咒语，以供神秘学家使用。

II.将咒语实体化，以供人类使用。

哑谜：“而最关键的‘掌握咒语’又分为——”

A.达到施术条件。

B.减少副作用。

哑谜：“这就是露西女士的思路。意识唤醒者已经达到了施术条件，乌尔里希成功了，而在康复中心的其它神秘学家并未感受到所谓‘奇迹的庇佑’。那么，只要找到消除副作用的方法，它们就能将咒文实体化，以供其他人使用。——而我们也卡在这一步。只有意识唤醒者能够实验，它们的数量相当稀少。太慢了，效率太低了……这是不可能在 24 小时内完成的，也需要花上几年，几个月……就没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吗？”

（回忆）

露西：“——但你不是神秘学家。你为什么要在意他们的规则？”

（回忆结束）

哑谜：“……对了，如果我撇开现有的一切考量，只从可应用部分的角度切入思考呢？”

他捡起白板笔，果断划掉了步骤 II。

哑谜：“最快，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能使用咒语的施术者。护具是达不到施术条件的人使用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施术，那就不需要免疫护具了。问题在于施术条件——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行笔的手停下了，研究员堪称苦恼地望向了桌边的论文。

哑谜：“……兔毛手袋的理论是正确的，数据以及实验支撑也很完备。神秘学家的施术能力和他们的血统纯度呈线性关系——这和他们体内独特的细胞群有关。使用神秘术时，这种细胞的活性会下降。苦木树的成分能重新激活它，从而延长神秘术使用时间——但这只是续航，并不改变本质。低阶的神秘学家无法驾驭高阶的神秘术式，这是客观上的事实。——嗯，这很好理解。多数人的血统就像家用电器，只有 230 伏特的额定电压。而这个免疫‘暴雨’的咒语，就像 1000 伏特的高压电……不，也许是百万伏特的闪电。所以，家用电器无法在这样的电压下运行，它们只会被直接摧毁。”

——将那些难以理解的神秘学术语替换成一系列使用的人类比喻，一向是他的习惯。

哑谜：“而人类一开始就无法施术，他们与神秘学绝缘。我曾尝试过念出咒语的一半，并未感受到任何祝福或者诅咒。”

哑谜揉了揉太阳穴，颓然地坐回转椅前。

研究员很想劝说自己不要再落入失败主义的泥潭，但眼前的无望是客观的。

哑谜：“该死，就没有任何方法能让其他人也达到施术条件吗？！去**的理论不可能！神秘学没有确定性，这是那些疯子反复告诉过我的——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以逻辑来思考！”

他焦躁地把论文扫到一边，开始胡乱翻起书桌上堆积的神秘学文献。

哑谜：“它就没有什么捷径吗？就没有哪本古籍里记录了什么超凡的仪式、合适的天象、虔诚的献祭、溢满灵性的原料，能增幅一下施术者的能力——……等等，溢满灵性……？”

思绪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

哑谜：“我一定在哪里看过这个词……！”

研究员几乎是飞奔冲向了书柜，在那堆现象世界的碎屑之海中翻找起来。

哑谜：“对了，是乌尔里希叫我看的文件！是司辰从爱琴海上传回的报告！那个神秘学家团体一直称呼‘暴雨’为‘流溢’……为什么？‘流溢’……‘流溢’……究竟是什么东西，向下倾泻了出来？”

门突然被打开了，巨大的撞击声吓了哑谜一跳。

近门的书堆无故坍塌了，好像有看不见的幽灵推倒了它。

然后，一个似曾相识的粘稠脚步声，自廊外响了起来。

破译员 III：“——吼！”

哑谜：“……搞什么？！道金斯，你该不会是来和我叙旧的吧，我可不认为你这个形态下还有语言能力——”

哑谜：“不，别拽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点思路——等我完成了这个证明，你怎么揍都行！”

哑谜抓住桌边，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没让泥巴傀儡把自己甩到房间外。

他奋力挣扎着，终于够上了金属桌面上那个红色按钮。

哑谜：“我——需要帮助——”

——（战斗后）——

哑谜：“不对，你不是来找我复仇的。推到我书堆、打开房门的人不可能是你……——看不见的幽灵……是维克托？”

泥巴傀儡点了点头，模样可称乖巧。

在他的身旁，一直白板笔悬浮了起来，在墙上写下一句：“是我。”

随后，这支笔调转方向，指向门外。

外面正热闹得非比寻常，仿佛又发生了一次实验事故。但此次不同以往，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真切的喜悦。

化验员：“……啊，是阿德勒先生！”

一名银色的身影欣喜地停下脚步，哑谜认出她是兔毛手袋不幸的同僚。

哑谜：“是研究有进展了吗？”

化验员：“是的，兔毛手袋研究员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尽管成分很稀少，但它在‘暴雨’中的外界里成功检测到了‘非对称核素 R’！”

哑谜：“……什么？”

化验员：“这个猜想是合理的，因为非对称核素 R 最早就是在‘暴雨’的雨滴中被发现。在‘暴雨’前的 24 小时里，它就像降雨前的冰晶一样普遍存在于大气中——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极其方便的提取非对称核素 R 的渠道，为后续的免疫护具制造铺下——”

化验员没再说下去，因为面前的男人的神色显然十分异常。

哑谜：“……天啊……‘流溢’……‘非对称核素 R’……她是对的，咒语是有效的，任何人都有使用的可能……方法如此简单，就在我们眼前！我根本不用去找什么古老的神秘学增幅手段——‘暴雨’时期的外界，就是一个天然的仪式场，有着所有的施术材料。它就像是一座高压电塔，你要做的只是牵一根引线……”

化验员：“……阿德勒先生？”

男人突然越过她，向走廊的另一头奔去。

哑谜：“谢谢您，小姐！也谢谢你们来叫我，道金斯，维克托——！”

化验员左顾右盼，没发现旁边有任何叫道金斯和维克托的人。只有一个泥巴人和一只悬浮的白板笔，从阴暗的门里友好地探出了头。

她发出了尖叫。

——

（敲门声）

哑谜：“——乌尔里希组长，让我见露西女士！告诉她——我找到了超越限度的办法。”

17.雨幕演说 The Storm Speech

——“至少，我们都了解家用电器是如何运作的。”

1914.01.13 04:30

哑谜：“……鉴于我们时间紧张，请允许我略去无用的细节，只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解释。”

研究员拨开白板笔的盖子，意气风发地在白板上画下几道线条。

哑谜：“这一方案要解决的是血统纯度的问题——低阶神秘学家无法驾驭高阶术式，就像家用电器无法承受高压电流。多数情况的确如此，因为施术者使用的是自己血脉内的神秘学回路。可如果施术者正处于一个特殊的电场内呢？假如我们能够借助外界已有的电路呢？在原来，用电器只有神秘学家自己，但如果我们加上了整个地球呢……？！如果我们使用整个大气来分摊电流呢？！”

破译组长：“别犯傻了，阿德勒研究员，我们不是电器——！”

磁流体眉头紧皱，显然，哑谜斑驳的前科使它对这场演讲一开始就充满了质疑。

哑谜：“——别急，组长。先让我说完。”

总负责人一言不发，仍认真聆听着，这多少给了他坚持下去的依据。

哑谜：“在‘暴雨’前的24小时里，整个世界都处于磅礴涌动的神秘学能量中。在那时外界就是一个溢满灵性的巨大术式，一个高压的放电云层——一个特殊的电场。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免疫‘暴雨’的关键成分，非对称核素R，甚至就光明正大地潜藏在大气里。这就像曼德拉草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海浪同时做前进和后退的运动……解答从来就蕴含于问题之中。施术者自身不够的‘神秘学能量’，完全可以从‘暴雨’时期的外界借到——我们缺乏的，只是一根引线。而科算中心已经有了所有计算所需的数据，过去八年里我们搭建的观测体系并不是白费的！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数学公式，告诉我们血统为X的人，要从‘暴雨’中借多少‘灵性’。然后，做一个帮助施术者从外界‘借电’的转换器——限度的桎梏就不再存在。——只需要一次计算，一次转换。我们，就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施术者。”

他伸开手臂，结束了自己激动的演讲。

好在，意识唤醒者们大多没有表情，你很难从它们脸上判断出当下的心境。

破译组长：“……我真是后悔听你的废话，阿德勒研究员，你到底在说什么？首先，你构建了一个比喻体系，然后在这个比喻的逻辑里完成了推理——”

哑谜：“——我承认，后半部分的确是纯理论。但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参考了神秘生物学专家的论文——”

破译组长：“但神秘学不是电！看在科学的面子上，你真是被突然复活的创意冲昏了头脑，才忽略了这么简单的道理！神秘学不是电学，你对它的原理一无所知——”

哑谜：“但它是一种能量，对吧？我们谁也不知道‘暴雨’的原理是什么，可它是一种巨大的神秘学能量场！我们理应可以利用它，就像神秘学家用术阵来增幅仪式效力——”

露西：“噢，我明白阿德勒研究员的意思了。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案。”

总负责人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调停了这场争执。

破译组长：“可是露西女士——”

露西：“没关系，乌尔里希先生。我注意到人们总是在聪明的同时很愚蠢，也许这就是同行评议机制会存在的原因。”

哑谜：“感谢您的理解……嗯？”

总负责人充满善意地点点头，为自己学过的沟通技巧能派上用场而感到欣慰。

露西：“1939年，发明家克里安和他的妻子范伦缇娜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高电压照相术，能拍摄出人体和物体发出的独特能量场。这项高电压电子照相术，成为了科算中心日后建立神秘学量化体系的依据，其成果也用在今天的‘暴雨’观测体系上。它能帮助我们捕捉，记录，测量那些不可见，但切实存在的神秘学‘辉光’。”

不再浪费时间调停，机器下了决断。

露西：“阿德勒研究员的推论是可行的，科算中心也已经具备了实施的一切技术。我们有‘暴雨’观测站，有已经成功的施术者，也有优秀的计算人员。乌尔里希先生，你去找约翰·提托小姐。让她主导公式计算。然后，你去安全区外做一次实验，记录下施术所需的灵性常量。——噢，记得不要把咒文内容告诉他们。我想总有人会

忍不住念咒。”

磁流体不情愿地嗡了一声，但仍迅速离开了办公室。

露西：“希曼，你去通知 X 研究员，他之前研发的‘平衡头罩’可以作为转换器的原型。这个头罩可以平衡外界和人体内的能量场，最早用来帮助研究员接触高危神秘术制品。我们只要把它增强，就能实现阿德勒研究员所说的效果。但是按下他们的试验申请。在副作用的研究完成前，不能进行任何实验。”

助理鞠了一躬，开始起草一封文件。

部署在一分钟内就结束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

除了有人似乎被剩了下来。

哑谜：“——那我呢，露西女士？我去协助公式计算，还是转换器研究……？”

哑谜试探性地前进了一步，迫切想要知道自己在这一项目里的位置。

露西：“噢，关于这一点，我正想和你探讨。这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构想，你证明了人类思维的有效性，很高兴酗酒并没有破坏你的智力水平，阿德勒研究员。我有信心它能在这次‘暴雨’期间投入应用，拯救更多的生命。”

哑谜：“……酗酒？我已经戒酒七年了……”

露西仍是微笑。

露西：“——但是你的方案漏了一件事，阿德勒研究员。你的种族，你的同胞——人类要如何施术？”

一针见血的问题。

哑谜：“这个方案的确无法考虑到人类，因为我的设想建立在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要加入人类，只能寄希望于后续的免疫护具，在我们彻底掌握术士后，将它储存于神秘学科技制品中。”

露西：“那么你现在应该继续完善它。”

哑谜：“——什……？女士，距离‘暴雨’落下只有十六小时零三十分钟了！！！我们没有时间再——”

露西：“方案的可行部分已经推行下去，整个科算中心都会来支持，你的构想绝不会被浪费。——但你必须完善这个方案，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地解救所有人。在‘暴雨’中进行实验的机会，只有这 16.5 个小时。”

哑谜：“……”

毋庸置疑的指示，不存在任何模糊的空间。

哑谜：“……明白了，我会想办法的。您是正确的。”

哑谜大步离开了。

露西身后，希曼也结束了文件起草。

助理希曼：“……阿德勒研究员不会没有想到人类的问题。但他依然提交了这个方案。为了效率，战略性地放弃了自己的种族。您是否对他太过苛刻了？”

露西：“是吗？”

机器不置可否地转过身去，重新坐回了实验台座上。

露西：“——但这是正确的决断。”

内线电话突然响起来。

助理放下了手里的副作用记录清单，接起了它。

助理希曼：“……明白了，我们会提供一切可能的技术协助。”

电话挂断了，助理的表情变得十分凝重。

助理希曼：“……露西女士，是芝诺。司辰小队在三小时前就失去了一切通讯，他们询问科算中心是否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必须马上联络到小岛上的我方人员。”

——

（溺水声）……

……

苏菲亚：“……唔……”

意识在昏聩中沉浮。

挣扎着想要抓住一块浮木。

37：“别担心，苏菲亚，这只是个游戏！我马上就会出来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就在沙滩上等我，好吗？”
浮木化成了泡沫，自怀中消散了。

苏菲亚：“不，37，不要去——！！！”

（耳鸣声）

苏菲亚：“……这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8.万物皆数 Numbers in Everything

——“她如此聆听，如此告诫。”

1914.01.13 04:30

(耳鸣声)

硝烟弥漫在空中。

昔日构造优美的几何石柱已经成为了残垣废墟。

耳鸣得厉害，好像血液堵住了耳廓。

为什么？

苏菲亚：“对了，对了，岛屿生病了，6 召集了所有整数去展开净化仪式，37 去面见了无限定者——他们都有重要的事在做。我去广场为他们祈祷，然后，然后……地震了……唔！”

轰炸机自头顶呼啸而过，卷起了沙滩上的碎石和女孩的长袍。

苏菲亚：“为什么人类的军队会……？基金会的神秘学家不是说他们会从中斡旋……它们背弃了诺言吗？”

——平静下来，苏菲亚。你的灵魂已趋于过度。——

苏菲亚：“……我得冷静下来，我得离开这里，去找其他人……我得保持稳定……这是成为‘整数’必备的美德……对了，我得扫清这块地面……”

除错师将手放到腰间的黄铜尺上，虔诚地念起了咒文。

苏菲亚：“Ένα ευθυγραμμο τμήμα σχηματίζεται όταν ενωσουμε δυο σημεία!(A line segment is formed when we join two points 两点一线)”

(耳鸣声)

苏菲亚：“为什么……？咒文没有生效？净化仪式……失败了吗？”

——“咚，咚，咚咚，咚咚”——

(眼前浮现真理之石的画面)

有好长一段时间，女孩茫然无措地站着，不明白平日坚如磐石的公理去了哪里。

然后，她注意到了远处一抹熟悉的影子。

苏菲亚：“——那是 42 先生吗？”

教众 I：“……”

男人摇摇晃晃站着，正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教众 I：“没有人能从……虚无中幸免……”

苏菲亚：“糟糕，他的癔症好像复发了，我得去帮助他——”

军人 I：“哈哈哈哈！去死吧，天杀的疯子们！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土地！一开始就是！！！”

(轰炸声)

硝烟散去后，那里已经不再有 42 的身影。

苏菲亚：“啊，啊……不，不！我，我得平静下来，我得……”

(心跳声)

——整数是美德的化身，净化的标杆，一个人的灵魂在理念世界的对应，是真正的人。——

苏菲亚：“我得过去看看他……我可以做到……(脚步声)唔，呕——”

——万物皆数。万物皆数。万物皆数。——

苏菲亚：“我，我得平静下来。这，这只是——他被分解成了 6 与 7……很整齐的两段……”

—— $42=6\times 7$ ——

苏菲亚：“——呕！我得去找其他人，我得把 42 的事告诉他们——”

教众 II：“——苏菲亚，你怎么在这里？！”

残垣后传来了熟悉的呼唤。

远处的山崖上，女人高高扬起了手。

教众 II：“你快去避难，地点就在——”

“——砰！”

（耳鸣声）

苏菲亚：“啊，啊……不，18女士！不，不！我——”

—— $18=2 \times 9$ ——

苏菲亚：“……我，我不能在这里崩溃，我得行动起来，我得去洞穴……我得去找……”

???：“苏菲亚姐姐！”

细微的啜泣声从灌木丛里传来，一个孩子正蜷缩着。

教众小孩 II：“我，我好害怕，大家突然都发疯了——”

苏菲亚：“没关系的，我在这里。出来吧，雷茜。我带你去找其他人。”

孩子惊恐地注视着她，愈发用力地抱住了自己的膝盖。

教众小孩 II：“不，不！我不要去见他们！大家都发狂了，每个人都是疯子——”

她的脸上蔓延出古怪的油彩。

苏菲亚：“——！雷茜，你的脸！”

罔顾呼喊，雷茜撇开了苏菲亚的手。

她决然地向丛林深处跑去。

苏菲亚：“……”

——阻碍我们完成净化的，莫过于小数点后的浮点。——

（耳鸣声）

苏菲亚：“他的灵魂已经趋于过度，这是‘错误’的……我是除错师，我得帮助她，不然她会害死自己的……我得修正这里的错误……”

——

世界在眼前交错，沾染异样的油彩。

头痛得像要裂开，每一步都仿佛行走在地狱的岩浆上。

苏菲亚：“不，我不能再失控了，我不能……”

闭上眼，深呼吸。

不能趋于过度。

苏菲亚：“……（颤抖的喘气声）”

雷茜已经不见了，只有孩童的啜泣声在脑海盘旋。

必须得做点什么。

苏菲亚：“……去找 37。我答应过她的。”

—— $37=1 \times 37$ ——

苏菲亚：“她一定不会有事的，她是质数，不会被轻易分解——她会通过无限定者的试炼，拿到超越一切的真理。因为她是真正的智者，伟大的天才——然后所有错误都会得到修正，一切都将平复如初……”

——因为这就是真理。——

——

鼓起勇气吧！因为凡人也是神圣的种族。

自然已向他们揭示了一切奥义。

若你领悟了这一赠礼，你将成就我所嘱咐之万事。

治愈你的灵魂，从诸恶与众罪中得到拯救。

——《金言》

——

漫长的等待后，前方终于出现了光芒。

37：“——苏菲亚，你果然在这里等我！唔，你的衣服为什么破了？是来这儿前摔了一跤吗？”

就像往日无数次一样，37歪了歪头，露出好奇和不解的眼神。

她还未走到消炎之中，因此依然纯粹，依然无知，依然免于现象世界的尘埃。

苏菲亚：“37，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真的通过了试炼……你果然……”

37: “为什么你这么激动？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没有什么难的。”

维尔汀: “……37，外面看起来不太对劲。”

话语被打断了，苏菲亚猛地抓住了37的胳膊。

苏菲亚: “37，你见到了无限定者，是吗？你询问了祂那个问题，对吗？”

37眨眨眼，她还没来得及将目光放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她也正忙着与友人分享自己的发现。

37: “是的，我拿到了一劳永逸的答案！我询问了永远免于‘流溢’的办法！答案是……”

——这是超越一切的真理。也是拯救一切的咒言。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她最为期待的一刻。——

苏菲亚: “……就是这样？无限定者给出的终极解答……是一串……数字？”

37点点头，她刚刚报完了最后一个数。

37: “是的，我们有限的躯体无法承载这个超越的真理。语言不能描述它，肉眼不能看穿它，逻辑不能解析它，灵感不能容纳它。但它仍以我们可理解的方式呈现了——因为‘本质’，从来都是相通的。这串数字密码就是通往真理的钥匙！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解开它！”

耳边传来战斗机的嗡鸣声。

空气中的硝烟依然没有散去。

没呼吸一口，肺部都有燃烧起来的感觉。

时间在流逝，生命在消失——

化为一串数字地，冰冷无情地消逝。

苏菲亚: “时间……37，你说需要时间……是要多久？”

37: “我想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我会把所有时间都拿来解析它，这会有点难，也许是我出生以来做过最难的证明，但我最后一定会弄明白的……在那之后，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因为这是一劳永逸的解法！即使现在我们还不明白它的意思，但它终有一天会指引我们通往真理的王国！……”

37停下了兴奋的叙说，目光担忧地看向友人。

37: “……为什么你在哭，苏菲亚？”

苏菲亚: “……”

红发女孩抬起头。

她的脸上已是泪流满面。

苏菲亚: “37，你知道吗……即使这是真理，也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啊……”

猝不及防地，她甩开友人的手，发狂一般地冲进了现象世界的烟尘中。

苏菲亚: “（哭泣、大哭声）——呜，呜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

37: “——苏菲亚？！苏菲亚！”

（脚步声）

已经不明白为何要奔跑。

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还存在。

仅有激情在躯体里燃烧。

——“咚，咚，咚”——

——万物皆数……万物皆数……万物皆数……——

苏菲亚: “不……”

——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答案？——

苏菲亚: “我得冷静下来……”

——即使真理的确能让人免于生之巨轮的流转……对于巨轮里的人，它又有什么作用呢？——

苏菲亚: “我得——”

阿尔卡纳: “——你好啊，迷路的孩子。”

苏菲亚: “——！”

于沙滩的疮痍之上，伫立着一抹置身事外的身影。

阿尔卡纳: “你为何如此悲伤？你们的‘真理’没有眷顾你吗？”

苏菲亚：“……！”

19.双行道 The Fork in the Road

——“进入神庙之后，不可回头”

1914.01.13 05:00

沙滩上，一个女孩呆然地站着。

她望着熟悉的岛屿。

往日洁净的沙滩上，已经布满了人类武器的残骸。

37：“……为什么会这样？我通过了试炼，我拿到了真理，我找到了答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维尔汀：“……不，37，与你无关。只是外部世界的瘴症蔓延到了这里。——名为‘战争’的暴雨症候。”
脑海中的弦紧紧地绷着，直觉强烈地报着警，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预期。

（望向手臂，暴雨倒计时还有16个小时）

维尔汀：“——距离我们进入洞穴已经过去六个小时？！那个怪诞的梦境……竟然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吗？”

6提出的撤离时间是两个小时，现在已经超过了整整两倍。

不过，眼下无论是岛民还是外来者，都已无暇顾及这一约定了。

维尔汀：“糟了，和芝诺学院的计划——”

这才是最紧急的事态。

——同伴们目前在哪里？

维尔汀：“37，我得去……”

37：“我必须去找苏菲亚！”

她急切地冲进树林，试图找寻那名红发的除错师。

又在听到了微弱的呼喊声后止住脚步。

6：“……37。”

37：“——？！6？！你的身上……”

6：“……咳。”



领袖的脸颊相较平时更无血色。

瓦砾划破了他的袍子，那顶金色的头冠也粘上了泥点。

6勉力靠着身后的石柱，望向面前的少女。

6：“——你通过了试炼了吗？你询问了什么问题，又得到了什么答案？”

一连串的变故使37愕然。她第三次说出那串来之不易的数字。

领袖听完了那个答案，短暂陷入了沉默。

37: “6, 你们不是去举办净化仪式了吗? 还有苏菲亚, 她——”

6: “……”

6 仍是沉默。37 注意到了对方袍子一角渗出的深色液体, 及时止住了话头。

6: “——维尔汀小姐, 请到这里来, 我有话要对您说。”

他的声音很轻, 但语调空前严肃。

一道伤口横亘在他的腹部, 那里已被鲜血晕染。

6: “从这里往上五十步, 学派的半圆广场上, 您的朋友与学派的其他成员都在那里。我已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净化’。如果情况理想, 受到影响的人马上就会醒来。”

维尔汀: “……您能否告诉我, 净化仪式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那场地震后, 我和 37 都做了一个离奇的怪梦。在那时, 小岛上的所有人都陷入沉睡了吗?”

6: “……(叹气声) 我们的信仰铸就了此地的秩序。——现在, 信仰破灭了, 仅此而已。”

37: “……什么?”

维尔汀: “我曾在初登岛时做出推断, 整座岛都萦绕在一个巨大的术式之中。那就是你们提到的圆? 是它……在仪式上被颠覆了吗?”

6: “不, 仪式只是仪式, 它并非信仰的来源。毁灭我们的正是我们一直不倦追求的东西, 维尔汀小姐。”

他并没有看向 37, 只是轻轻对着空气说出了答案。

6: “——是真理。”

——

海浪冲刷着沙滩。还有正浸润其中的飞机残骸。

阿尔卡纳: “我并不惊讶。耽于思辨而怠惰现实, 从来是智者的特征。只是, 在眼前如此的苦难之下……他们高明的智慧又在何处呢?”

苏菲亚: “……”

阿尔卡纳: “我听得见你心中的悲鸣和绝望, 苏菲亚小姐。你匍匐在真理的殿前, 数年如一日。你奉献, 祈祷, 苦修, 仅仅为了他人的利益, 全然无我。无人能够质疑你高尚的忠诚。”

她微笑着抬起手。空中, 轰炸机的呼啸仍未停止。

阿尔卡纳: “——但‘真理’并没有选择你, 不是吗?”

苏菲亚: “不, 这是——”

想要离开, 脚却仿佛被钉在了沙滩上。

直觉不愿依从, 但身体却迟迟没有行动。

……离开, 又能去往何处?

阿尔卡纳: “我给你另一个选择。一个致虔诚者的祝福。”

女人嗓音暗哑地开口, 语句中的内容令红发女孩立刻后退了半步。

苏菲亚: “不, 不, 这是违背教义的! 我么不应——”

阿尔卡纳: “……教义? 可你从来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不是吗? 真理证明了这一点。”

苏菲亚: “……!”

阿尔卡纳: “呵呵……无人可以逃避命运, 从来如此。”

苏菲亚: “——我……”

(海浪冲上一个漂流瓶, 一张小纸条上写着, $\sqrt{2}$ 。)

(耳鸣声)

——

37: “不, 我不明白——”

她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虚弱的领袖。

后者在刚刚下达了信仰已死的判决。

37: “我知道妈妈得到的回答应当是正确的。超验的规律不存在了, 至高存在发生了紊乱。所以我们的模型失效了, 现象世界的纷扰也足以干扰‘本质’……可紊乱也是一种真理, 不是吗……? 就像无理数也只是一类数字。即便你不喜欢, 它也只是存在于那儿。”

她喃喃地上前一步，试图从那尊沉默的礁岩里得到回答。

37：“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的信仰会因此而覆灭？”

6：“……”

6 依然没有看向她。

6：“我不会回答你，37，因为这并不是你的问题，答案也对你全无帮助。——你还记得你在试炼地回答我的话吗？”

37 点了点头，强行压下心中的疑惑。

她半蹲着，握住领袖的手。目光真诚，神情专注——这从来是一双很难回避的眼睛。

在一切因海潮而倾覆时，仍有星星悬在夜空中。

6：“那么，这便够了。”

他的声音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欣慰。

6：“你不需要理解这些，也不必因为与他人不同而怀疑自己。你只需要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因为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是需要漫长证明的题目，而她没有在第一时间读懂。

她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把题目记了下来。

6：“——维尔汀小姐，我有一件事想请求您。”

他虚弱地捂住了腹部的伤口，试图凝聚神秘术的辉光。

那光芒仅亮起了一瞬，便石沉大海，如消逝的生命烛火。

6：“如您所见，此后的事，我很难再参与了。如果事态到了最坏的地步，请您带 37 离开，协助她解开那串数字密码。”

37：“——？！”

维尔汀：“……我会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请求，它的潜台词也足够冷酷。

领袖点了点头，望向远处布满瓦砾的残垣断壁。

他无神的蓝色眼睛越发暗淡。

6：“我们生而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在调和与戒律中克制己身，要么在激情和癫狂中走向毁灭。前者是一条狭窄的林间小道，后者是无止境的茫茫黑暗。1-10 的每个数字都有特殊的道德含义。然而，却是 6 担任了学派领袖的位置。”

维尔汀：“……因为 6 代表着平衡。”

6：“是的，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激情和理智的调和，才能穿行于这片幽微的古老森林，摆脱来源于血脉深处的召唤。我们恪守戒律，谨守誓言，抛却现象世界的纷扰和纠纷，向至高的存在献出知识的崇奉。这种信仰造就了小岛的繁荣，也是我们得以救赎的来源。在求索和苦行的辉光下，我们的以保持自身，遗世独立。”

维尔汀：“而你们所厌恶的‘无理数’……对应的是另一条激情和疯狂的道路？”

领袖微微颌首，似乎默认了这种说法的合理性。

6：“接连不断的‘流溢’，阻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通。四年前的求索，被证明为一次徒劳的尝试，亦让我们损失了一批最精锐的学者。但真正让我们失败的，是信仰内部的危机。如今，船只已经倾覆，天平已被打翻。我亦无力再调和人心的倾斜。学派将分裂。那些来自异乡的狂热者，也终于能在虚无中传播他们最热衷的仇恨。”

维尔汀：“……我会阻止重塑之手的。”

6 闭上眼睛，他的脸色和石柱一样苍白了。

6：“请记住您此前的承诺，维尔汀小姐。”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一些理应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领袖认得他们，他们是未去参加净化仪式的分数和无数数字的学徒。

但现在，他们的穿着已经和往日截然不同。

重塑教众 I：“6，我们是来向你告别的。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你并没有领导学派的能力。你坚守的调和与中立，只是懦夫和逃避的托词。人类用炮火轰炸我们时，你在哪里？！你提倡的净化，又帮助我们什么？！如果这就是‘整数’的美德，我宁可永远做一个分数。”

37: “不是的，整数们只是没能及时醒来，因为净化仪式出现了变故——”

重塑教众 II: “让开，37！你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因为你当时也正忙着做美妙的数字游戏！重塑之手的使者没有说错，我们已经在假想的安逸圈中龟缩了太久——我们遗忘了爪牙与利齿，误以为只要远离灾难的源头，就能迎来永恒的和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人类在此地犯下了何等可怖的暴行！难道你要我们咽下这股仇恨？！——用行动夺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一切，这才是真正的‘拯救’。”

人群的怒火越发活跃。

37 固执地摇摇头，仍不肯移开半分脚步。

37: “我的确错过了一些状况，但是请听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真理’！”

重塑教众 I: “真理？事到如今，它有什么用？它能帮助我们对抗人类吗？它能帮助我们夺回家园吗？它能让我们被炸死的同伴复活吗？Πάσας τὰς ὀρθὰς γωνίας ἴσας ἀλλήλαις εἶναι!(All the right angles are equal 直角相等)”

男人念出了那属于真理的咒文，那是任何一个立下誓言的学派成员都能使用的基本术法。

——而在信仰倾覆的如今，没有任何辉光亮起。

重塑教众 I: “当仇人将尖刀穿过我们的身体时，你的真理又拯救了什么呢？重塑之手予以了我们反击的力量，而基金会的这些人，她们当时又在哪里呢？！”

愤怒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粘稠的液体自他们的面具下流出。

重塑教众 II: “不用再和整数争辩了！基金会的使者在这里，就说明了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人类！！杀了基金会的使者，把她的头割下来，献给伟大的‘母亲’！”

37: “什、什么？你们……”

维尔汀: “面具影响了他们的神智，对话已经不再有意义了。37，你把 6 带去安全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我。”

37: “那你……”

维尔汀: “我会去广场找十四行诗他们，能够和外界通讯的无线电小姐在那里。别担心，我们此前有一个针对重塑之手的计划，现在实施也不算太晚。现在，三、二、——跑。”

20.古希腊悲剧 A Greek Tragedy

——“于是，人做出那应当做出的抉择，行那应该将行的道路。”

1914.01.13 05:45

——

这个世界是一扇门，
通往寂寥与苦寒的荒原。
迷失的人们啊，
你所迷失的已立于乌有之乡。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孤独之歌》

——

火焰在沙滩上蔓延。

人类、重塑之手、教众混作一团，暴雨症候的变异流彩将海洋染成了异色。

炮火的闪光和神秘术的辉光交相辉映，海洋生物的尸体平摊在沙滩之上，如同一幅抽象派画作。

玛尔塔：“37，你要出去……？”

盲眼的女人忧心地抬头，领袖已经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及时止住了血。

37：“6就拜托你了，玛尔塔女士——我得去找苏菲亚！”

她奋不顾身地冲进那抹烟尘之中，如同一颗被掷出去探路的石子儿。

轰鸣声掠过头顶，炮火在身旁坠落，披上重塑之手衣装的教众正在怒吼，声音犹在耳畔。

重塑教众I：“去死吧，人类！！！”

37：“唔——！”

巨大的震动和气流让她跌了一跤，摔倒在满是碎石的泥地里。

37：“好痛……”

一双手伸到了她的面前。

？？？：“没事吧，37？你能自己站起来吗？”

37：“苏菲亚……！”

终于找到的熟悉声音令她心安。

37高兴地伸出手去，又犹豫地止住了手。

37：“你……也换了一身衣服吗？”

苏菲亚：“……（叹气声）”

压抑下心中涌起的复杂情绪。

该用什么作为开场白呢？

苏菲亚：“37，我知道自己的灵魂数字了。果然，你的计算一直都是正确的，从来没有出错过。”

37：“……真的吗？太好了！”

她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消息，衷心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37：“我一直都想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一个属于伟大先知的数字。它的发现引发了第一次数学危机，但也造就了数学的进步。”

她顿了顿，没有再抛出更多关于数字的话题，而是真诚地望向了友人的绿眼睛。

37：“——我们还是朋友吗，苏菲亚？”

苏菲亚：“……”

她笑了，笑她依然如此。

懂得如此之多，却又什么都不懂。

苏菲亚：“是的，37。我们还是朋友。但是，有比那更重要的事。”

呼啸声从头顶传来，伴随着人类飞行员狂热的大笑。

他的飞机已经沾满了时代的油彩，机翼在蜷缩中不断地抽搐，如同舞台布景上坏掉的装置。

军人I：“（狂笑声）这是我们——我们发现的土地——！”

飞行员显然发现了伫立在礁石之上的两道人影——两枚炮弹于机体之下整装待发。

苏菲亚没有避让，只是握紧了手中的小小圣像。

苏菲亚：“Διορθωθεί το σφάλμα!(The error is fixed 众错皆除)”

那辆飞机在空中炸开了，干净利落，连同一个年轻人类的生命。

37：“苏菲亚，你的神秘术，你的样子……”

苏菲亚：“……我要走了，37。阿尔卡纳女士向我指明了另一条道路。”

37：“不，不……！为什么你要离开……？是因为我们的圆消失了吗……？可是，我已经找到了真理……！我从无限定者那里获得了一劳永逸的解法！只要给我一点时间，一切都能好起来的，我保证……！”

苏菲亚：“……”

闭上眼，箴言上的训导还历历在目。

——

“来到奥林匹克竞技场的有三种人。”

“最低等是那些到场行商者，其次是参赛者。”

“而其中境界最高的，是那些置身事外的观察者。”

——“唯有这些智者，真正的贤人——能将自己从‘生之巨轮’中彻底解救出来。”——

——

苏菲亚：“……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37。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置身事外的资格。”

重塑之手的追随者握紧了手中的圣像。

漆黑的粘稠液体弥漫开来。几乎是瞬间，天空中的飞机被驱散了，露出了铬黄色的天空。

37：“……苏菲亚，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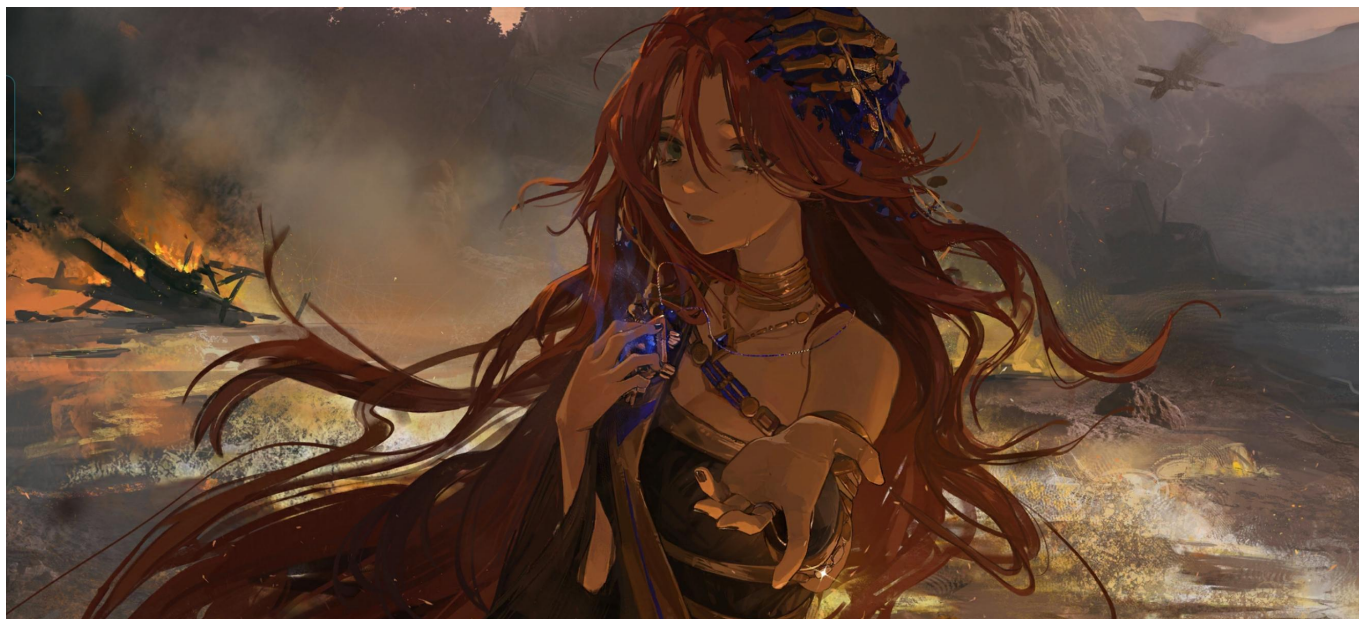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她知道。

这是最后的抉择。

苏菲亚：“……我会加入重塑之手，我会带领其他人一起离开。我会抛却一切教义，前往现象世界，投身复仇的漩涡……（伸出手）来吧，37。”

一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滴落。

苏菲亚：“如果你真的是能战胜一切，跨越一切的天才……那就向我做出你的证明。阻止我，超越我，击败我——……碾碎我。（If you really are the Genius, who can overcome anything, prove it to me. Stop me, transcend me, defeat me---crush me, to dust.）



——（战斗开始）——

（此处BGM即为经典曲目之《瓶中我》）

37：“为什么，苏菲亚？为什么你要我与你战斗……”

苏菲亚：“……这是早就被决定好的事。我是无理数，是横亘于真理道路上的顽石。我已明了我的命运，背弃了学派的教义，选择了本应选择的道路。我不会手下留情的，37。希望你也一样。”

37：“不，不应该是这样的！”

——（战斗结束）——

轰炸声早已停息。

飞机沉入了海湾，和那里的几何体一起步入了安宁的永眠。

一切狂热的怒吼都远去了。

只有海潮仍在孤独地拍打岸边。

苏菲亚：“……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手下留情，37？你的神秘术并没有失效，你不应该——”

争斗迅速地结束了，几何辉光仅仅是割破了友人的袍角。

37：“我不想和你战斗，苏菲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非得这样不可！”

她的声音近乎崩溃。

苏菲亚：“……”

苏菲亚低下头，良久未置一词。

而后，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苏菲亚：“……对不起，37。我真是昏了头，或者无药可救到了一定程度。我竟然让你和我战斗。你的双手……并不是为了争斗而诞生的，它只应为托举真理而存在。”

37：“……？（困惑声）”

苏菲亚：“而我——扫清道歉的尘埃，才是我的使命。再见了，我的朋友。”

她不再犹豫，也不再回头。

她的背影微微摇晃着，但依然迈着坚定的步子，向重塑之手的信徒们走去。

苏菲亚：“……到时间了。诸位，请尽快完成沙滩的‘清洁’工作。我们需要遵循阿尔卡纳女士的引导，一同离开岛屿。”

37：“——苏——”

十四行诗：“——苏菲亚小姐！”

同伴们终于完成了汇合。

为和平而生的姑娘在最后一刻感到战场，她的胸口因剧烈运动而微微起伏。

那场狂乱的梦境消耗了她太多精神，在别处的战斗也并不比这里更加容易。

现在，她握着玻璃笔，沉默，坚定，绝不退让地挡在了道前，用目光无声地传达出疑问。——为什么？

苏菲亚：“……我们都有自己的使命，十四行诗小姐。”

她径直越过了她。

苏菲亚：“这次我不会和你战斗。但下次见面时，我们就是敌人了。”

（传送声）

重塑之手的新成员们离开了。

他们确实完成了沙滩的清洁工作——视野里已经再无人类的身影。

沙滩上只剩下了碎石和金属的残骸。

37：“……我不明白……”

她颓然地跌坐在地，目光空洞地望向前方。

37：“真理……理应超越一切，凌驾于现象世界的一切尘埃……它会指引我们走向光辉的殿堂，摆脱诸恶和不幸，给予每个人幸福……不是吗？我相信着，我也拿到了它，可是……可是……”

37将头埋在膝盖里，声音近乎哽咽。

37：“是哪里出错了……？是我做错了吗？是因为我们没能正确地运用真理吗……？”

维尔汀：“……”

十四行诗：“……”

这是一个岛外来客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维尔汀：“不，37。你的真理并没有背弃你。——你甚至还没开始运用它，不是吗？我们还没有解开那串密码。”

37：“——！密码……”

伸出手，将37从地上拉起来。

维尔汀：“红弩箭核实了阿尔卡纳的位置，她还没有离开岛屿。也许我们还有机会阻止重塑之手，在一切真正结束前。（看向手腕）走吧，十四行诗。——在‘暴雨’落下前，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

21.手影戏 A Homage Paid

——“无数交叠的掌心，向那独一无二的引导者遥遥致意。”

1914.01.13 06:30

(通讯声)

联络员 II: “……和小岛的通讯已经恢复，芝诺已和司辰小队取得联系。”

助理希曼: “很好，科算中心的援助到此为止。”

一贯冷静的助理松了口气。

随后，她并未第一时间切断与对方的联络，而是反常地停顿了一下。

助理希曼: “……再次确认，你们的行动取得了人类和平安全理事会的授意，是吗？”

内线电话的那端沉默了片刻，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荒谬的问题。

??? : “当然，小姐。我们是军人，我们执行命令。”

——

岛屿·高地

这是唯一一处未受侵袭的海角。

草木繁盛，风景独好。

阿尔卡纳: “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观光之旅还顺利吗，维尔汀小姐？”

维尔汀: “……”

她转过身来，笑容称得上优雅。

阿尔卡纳: “这是个很有趣的小岛，不是吗？智者们在脚下画上一个圈，然后宣扬自己站在世界之外。一代又一代，他们兢兢业业，像劳碌的工蚁一样维护它，敬畏它，崇奉它。使自己免于召唤，也免于疯狂。我很喜欢这个图形，这个静止、古典、完美的圆。可惜，它终究是画在沙地上的。”

海角之下，那片被炮火轰炸的沙滩已是满目疮痍。

维尔汀: “我不这么认为。正因为沙地脆弱易朽，人们才追寻永恒。信仰完满，本身并无过错。……攻击这座岛的人类飞机上装载了绝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武器。是你们——重塑之手，提供了技术吗？”

女人微笑着。她的沉默更证实了猜想的可怕。

维尔汀: “……我不明白。如果重塑之手是想教唆仇恨，自岛上招募纯血神秘学家成员，那你的目的已经达成。如果你们是要占领这里作为据点，那在净化仪式失败时，你也早就可以动手。可是你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在这里……为什么？”

阿尔卡纳: “呵呵，呵呵呵呵……”

毫无缘由地，她笑了起来。

阿尔卡纳: “很难理解吗，维尔汀小姐？——我在等你。”

维尔汀: “……！”

十四行诗和红弩箭同时上前了一步。

红弩箭: “不用和她废话了，维尔汀，动手吧。”

十四行诗: “请小心距离，阿尔卡纳的神秘术会在近距离下影响人的神智。”

阿尔卡纳: “真是可惜。”

她抬起手臂，亮出了手上的石环。

它自腕上滑落，迅速没入草地，化为了微不可寻的齏粉。

阿尔卡纳: “这是对精巧的‘戒指’……我本想留着它。只是一——你能这么轻易地摘下它吗，维尔汀小姐？”

维尔汀: “……”

是的，正如仍有信徒在坚守信仰，仍有智者在维系学派，仍有整数走完了净化仪式的漫漫长路——

这枚石环也固守着自己的职责。

不可交战的协定依然有效。

星锑: “——什么？这座岛都被炸成这样了，这玩意还没失效？这究竟是什么材质……”

十四行诗: “别担心，星锑，这和最初计划的一样。”

第一助手并未因此却步。

十四行诗：“最初，我一直对岛上的规则感到疑惑。但在教典的学习中，我逐渐理解了。基于自然语言传递的知识是脆弱的。它模糊、矛盾，永远会存在大量的漏洞。因此，岛上的神秘学家们尊崇更为精确的数学，视它为真理的语言。对于语言，他们嘲笑它的模糊，讥讽它的漏洞，揭示它的矛盾，就像那场辩论。——也如这个石环的规则。”

红弩箭：“不错，不可主动攻击——但什么是攻击？制定试卷的长官可没把这个写在卷面上啊。”

十四行诗：“没有攻击意图，就不会被判定为攻击。——这就是石环的隐藏规则。”

阿尔卡纳：“呵呵，很有趣的钻空子尝试。那你准备好牺牲你给予忠诚的那位同伴了吗，基金会的小狗儿？”
她的身后出现了混沌不明的造物影像。

十四行诗摇了摇头，握着玻璃笔的指尖并未动摇分毫。

十四行诗：“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阿尔卡纳小姐。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的暗示是无用的。——为了所有人的和平……我会阻止你。”

神秘术的辉光自术杖尖端流出。

十四行诗：“Regna sereno intenso ed infinito!(晴朗和静谧统治着一切)

——（战斗后）——

十四行诗：“造物已被击破，阿尔卡纳已现身。司辰，二阶段部署已完成！”

星锑：“酷，维尔汀，只差最后的启动了！”

维尔汀：“不，有些太顺利了。这一切就像排练好的……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红弩箭：“时间就要到了，维尔汀！”

维尔汀：“我明白，我们已经为这一刻准备了太久。十四行诗、红弩箭、星锑，麻烦你们落位！这是一——计划的最后了。”

——

*? ? ? *

浪花击打着船舷。

这是一艘前往新世界的船，也是一艘注定不会返航的船。

苏菲亚：“……”

红发女孩自上船后，一言未发。

一切都已成定局的现在，她唯有沉默。

重塑教众 I：“……苏菲亚小姐。引导之人真的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她……”

苏菲亚：“……”

传令人没有应答，只是不断摩挲着手中小小的圣像。

获得它的一幕依然清晰。

——（回忆）——

苏菲亚：“您是说，您……”

阿尔卡纳：“不用慌张，我的孩子。你没有听错。——我将于今日死去。”

——

十四行诗：“司辰，术式 α 点位准备完毕！”

红弩箭：“ β 点位就位！”

星锑：“我和 APPLc 险胜这边也好了！”

维尔汀：“很好！”

这场战斗的目的，自一开始就并非攻击。或者说，至少不是一场在此地发生的攻击。

维尔汀：“我申请使用大型神秘术收录号 000262603100008，‘心向往之’——传送一名极其危险的犯罪者前往巴门尼德基地！”

巨大术式的辉光亮起，笼罩了居于中心的阿尔卡纳。

阿尔卡纳：“……噢？”

红弩箭：“别慌张，这只是个长距离旅途邀请。——（俄语）一路顺风，伙计。”

芝诺，巴门尼德基地

操作员 I: “引爆器准备就绪。发射倒计时，30、29、28……”

观察员 I: “目标尚未抵达指定地点。警告，目标尚未抵达——”

操作员 I: “15、14、13……”

观察员 I: “检测到大型神秘术式能量，校验通过，‘心向往之’。生命信号出现，目标已监测就位，启动引爆器——”

操作员 I: “6、5、4、3、2……1——”

（按键声、耳鸣声）

操作员 I: “真空弹引爆成功。”

观察员 I: “无法监听到任何神秘学能量信号，无生命反应迹象。目标，阿尔卡纳女士，已被剿灭……”

操作员 I: “太好了，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上将，汉斯……我们九九年没有做到的事情……”

观察员 I: “这是，这是胜利……？”

伊戈尔将军: “不要放松警惕。……但为了那场战役所失去的一切，这一刻将永远铭记在世界历史上。”

操作员 I: “稍等，汉斯！……那是什么声音？你的监听耳机里……”

（滋滋声，类似木柴燃烧的声音？以及背景心跳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它。

一阵刺耳的沙沙声，毫无缘由地在理应隔音的室内再次响起。

观察员 I: “……报、报告，我好像听到了一些生命信号，但是音质受到干扰，我不确定那是……”

伊戈尔将军: “耳机给我。”

（接过耳机并戴上）

这次作战计划是临时提出的，观察室的选址也并不完备。

至少室内古怪的杂音已经消失了。

（滋滋声消失，心跳声逐渐变小消失）

伊戈尔将军: “……不，并不是。那不是生命的声音。那是……风在呼啸。”

（放下耳机）

众: “……（喘气声）”

操作员 I: “……！也就是说……”

同志们，我们做到了。

操作员 I: “——祝贺伟大的胜利日！向您致敬，向司辰小队致敬——！”

观察员 I: “上将，今日，我们终于捍卫了和平。荣耀归于这英勇的一日！”

众: “荣耀归于为这一刻奋战的所有人！我们做到了！”

（欢呼声）

观察室内迎来了最终胜利的欢呼。

阿尔卡纳，死亡。

22.致传道者 The Ones who Pray

——“认识到真理的美与善，解除沉沦、仇恨和恶。”

1914.01.13 12:00

——

在这平坦的沙滩上，
在这海面与陆地之间，
我能建造或创作什么，
以抵挡暗夜的降临？

告诉我，该刻下何种符咒，
以抵御袭来的波涛，
告诉我，该建筑何样堡垒，
以庇护比我更长久的岁月。

——阿尔弗雷德·豪斯曼

——

210: “把这个喝了，能让你忘掉腿部的疼痛……对，这酒并不是用我头上的葡萄酿造的，你大可放心。”

战火已经停息，此地却永久地留下了创伤的烙印。

真理的殿堂已经是一地废墟。

210 观察了一会儿伤员的情形，确定他的痛苦已经得以缓解。而后，他站起来，望向刚刚进入厅堂的人。

888: “29，再坚持一下。”

888 背着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同胞，小心地让他在尚算开阔的平地上躺下。

她的胳膊也在炮火轰炸中挂彩，所幸伤势并不致命。

自整数们醒来后，便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过程。

210: “还有尚未发现的伤员吗？”

888: “不，我走遍了整座岛屿，所有数字应当都在这里了。”

210: “是吗。”

一声轻微的叹息，关于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210: “——所以，其他人都加入了重塑之手。”

厅堂沉默着。

仅在数小时前，人们还在这里争辩、议论、进行思想的交锋和学派事务的探讨。

如今，厅堂空了一半。被炸成碎石的穹顶自高处落下，占据了缺席者的位置。

888: “玛尔塔女士，6 仍未醒来吗？”

盲眼的信众摇了摇头，脸上的忧虑越发凝重。

女妖不再言语，他身上的伤口也急需清理。

接连发生的变故摧毁了这里的一切：信仰的崩溃、人类的轰炸、重塑之手的离间……

好在，它们已经全部离开了——真理、仇敌、同伴。

只剩下往昔的碎片和伤员的低吟。

在这空旷的寂静之中，有人开始微弱的祈祷。

教众 V: “……唯一的无限，唯一的自在者，伟大的不可言喻者。请允许我的祈求。让我不要丧失于本性的灵光，让真理指引魂灵以自由……”

哀悼与希冀由同一个声音说出。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它予以生者沉思的空间，也予以逝者片刻的尊重。

也让人们从悲伤和悔恨中短暂地移开目光。

教众 V: “请赐予我启明的力量，让我得以冲破盲目与无知之网。”

低声的跟读加入了祈祷，和声循环往复。

教众 V：“……由此，得以解除萦绕在我身上的沉沦、仇恨和恶。得以冲破罪恶的根源、堕落的镣铐、阴郁的高墙、逼真的死亡、感觉的尸首、包围我们的坟墓。认识到真理的美和善，领悟到万物的平衡和限度。”

教众 IV：“——够了！”

有人突然发出了呵斥。是 29，协理人刚刚放下的伤员。

他的腿被炸断了，但依然强忍着痛苦，背靠石柱，使自己能够坐起来一点。

教众 IV：“事到如今，祈祷又有什么用？！真理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向谁祈祷？又有谁会回应？”

怒吼没能持续，男人的声音逐渐哽咽，化为不甘的啜泣。

教众 IV：“我们在漫长时光里所追求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些侥幸存活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活下来？”

37：“——不，真理还存在着！！”

清亮的答音。像一粒石子落在冬日冰冻的湖面上。

37 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厅堂内，旁边站着司辰小队的成员。

37：“我通过了无限定者的试炼，我拿到了它，这个一劳永逸免于生之巨轮流转的方法。只要给我一些时间解开——！”

厅堂的所有人都转向了她。

尚在祈祷的人、缺失了腿脚的人、丢失了魂灵和信仰的人。

协理人迎了上来，她的声音依然沉静。

888：“我们会全力协助你，37。问题是，你需要多少时间……？”

一针见血的疑问，女孩移开了双眼。

上次回答这个问题时的失败，令她丧失了脱口而出的信心。

维尔汀：“……关于这一点，我想，有一个办法可以提高破译密码的速度。”

是的，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正有人在雨幕之下做着同样的研究。

免疫“暴雨”的研究。

维尔汀：“但在获得他们的帮助前，我需要征求你的同意，37。”

抬起帽檐，礼貌地注视她的眼睛。

这事关学派的原则，理应严肃地对待。

维尔汀：“——你愿意我将你得到的真理分享出去吗？”

——

距“暴雨”落下还有 9 小时

关于术式副作用的研究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出现的诅咒种类在纸上蜿蜒如一条无首的长蛇。

露西：“嗯，它的确是完全随机的。在目前的统计样本里，有 0.52% 的概率不会触发任何副作用。而在登记的 81 种副作用中，39 种会对生物躯体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24 种会永久改变躯体存在的性质……还有 18 种较为轻微，仅在体表造成轻微损害，不会影响施术者正常生活。科算中心储备的术式库可以有效防御最后一种情况，但前两类诅咒依然是几乎致命的。”

这是张用生命写成的统计表，她也就同拆解机器般去推演它。

露西：“实验进行 72 次后，副作用多样性明显减少。但不确定这是因为在同一对象上实验次数过多，还是因为副作用的类型有极限。……而这些副作用 90% 以上，都和‘泥土’、‘尘埃’有关。它和这个术式的力量来源有关吗？……嗯？”

拿着列表的手短暂地顿了一下。

露西：“这里登记的副作用共有 86 种，不是 81 种。……这 5 条是我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敲门声中断了她的思绪，助理礼貌地走了进来。

助理希曼：“露西女士，芝诺军备学院的计划成功了。他们联合司辰小队，将重塑之手的领袖传送到了一处废弃的军事基地上，随后关闭传送阵，朝那里发射了一枚燃料空气弹。……炸弹击中了目标，生命反应切实消失了，观察室的摄像头记录下了那历史性的一幕。”

总负责人在纸张和文件间点了点头。

这是个震撼人心的好消息，但在研究的紧要关头，她分不出太多回路去表现喜悦。

露西：“这是十分伟大的荣耀，请替我向上将传达祝贺之词。”

助理希曼：“另外，有两个人想要和您通话。一位是司辰，在对重塑之手的作战成功后，她立刻向科算中心提出了通话请求。她希望我们能远程协助阿派朗学派的成员解开一串数字密码，这事关免疫“暴雨”的研究。”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情报，总负责人迅速地抬起头。

露西：“请立刻帮我接通。”

助理点了点头，但绷紧的肩膀并未松懈。显然，她此行并不只为了传递好消息。

露西：“……另一个人呢？”

助理希曼：“是帮助马库斯调查员传回这个术式的维也纳神秘学家，卡卡尼亚。”

助理的眼神有一些犹豫。

助理希曼：“……我们已将目前研究的进度和副作用告知于她。但她仍然希望获得术式的正确读法。”

23. 碑文辞书 The Rosetta Stone

——“也许它是世界上第一本三语词典。”

1914.01.13 13:00

维尔汀：“是的，我们并不知悉这一情况。维也纳调查员传回术式时，我和 37 刚刚进入试炼地。”

收音机那头的声音暗了下去，无线电小姐强打精神，尽力捕捉那飘忽不定的信号。

维尔汀：“……我明白了，感谢您对研究现状不吝解释，露西女士。我会将这一情况告知阿派朗学派的成员。”

维尔汀：“……”

真的能够记住这么多技术和数字细节吗？

维尔汀：“……如果您方便的话，可否等我们架设通讯设备后，请您再次为她们说明这些情况？”

这势必是洞穴研究室开凿以来最为热闹的一天。

之前散落的文件已经被全部收拢，幸存的整数们也参与到了研究室的整理中。

无线电小姐被庄重地放在 IDM 旁边，仿佛是神庙前的贡品。

计算机的屏幕亮了起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正从里面传出。

X：“那么接下来你们需要装置感声元件。当然了，你们手边没有也很正常～星锑，你去找……”

星锑：“你在说什么？伟大的唱片骑师怎么可能没有这种东西！我可是一有空就去和海豚打好关系，指望它们把 APPLe II 号上的电台设备叨回来……——还真让我回收了不少！”

星锑兴致勃勃地说着，将感声元件装到了 IDM 上。

星锑：“喂，喂喂——”

巨大的杂音令众人立刻捂住了耳朵。

X：“好的，我想你们现在就多了一个含扩音器的通讯线路。毕竟你们不能所有人都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噢！”

教众 V：“天啊，发生什么事了？轰炸机又打过来了吗？”

X：“不不，这只是我们的同僚兔毛手袋在工作。”

帮助司辰小队架设通讯设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X 站起来，小心地绕开同僚制造的一地混乱，悠哉地给自己泡了一杯卡布奇诺。

X：“维尔汀，你们那边的情况还好吗？距离‘暴雨’落下只有 8 个小时了，小岛的‘免疫区’停止缩小了吗？”

维尔汀：“我想是的，免疫区的衰减已经停止了，‘暴雨’症候没有侵入传道者之厅以内的岛上区域。它似乎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态。……毕竟，重塑之手和人类都已经离开，这座岛也不会再承受更多破坏了。”

X：“唔，这么说来，它的衰减不是线性的，受到岛民对真理的态度影响，而且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

X 放下了咖啡杯，思索起自己在这段闲聊中获取的新信息来。

X：“难道岛民信仰所构成的巨大术式，仅仅是对岛屿免疫‘暴雨’范围的增幅？嗯，这很有趣……”

破译组长：“——那个等会再说，X 研究员。”

性情急躁的磁流体带着更重要的课题插了进来，打断了 X 的侃侃而谈。

眼下，有太多十万火急的研究讨论正等待着接入聊天线。

破译组长：“我想确认一件事，司辰。有关 37 小姐在地下洞穴询问的问题——‘如何才能不受现象世界的黑暗所绊，一劳永逸地自灵性的‘流溢’中幸免。’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个问题几乎等价于询问免疫‘暴雨’的办法。”

维尔汀：“是的。据 37 所说，她有限的躯体无法承受这个真理。无限定者回答了一串异响，光是听到就足以让人心智失常。随后，6 给予的卷轴摊开，将其转译为一串数字，我们的答案由此得来。”

破译组长：“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双方在同一时间，获得了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免疫‘暴雨’。如果我没有想错，这就是罗塞塔石碑，司辰！——我们得到了一个罗塞塔石碑！！！”

磁流体的声音越发激动，它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玻璃缸脑内的小小世界中。

与之对应的，它听众的注意力正逐渐流失，变为一个发自内心的问号。

维尔汀：“罗塞塔……石碑？”

露西：“嗯，我来为诸位解释吧。”

总负责人的声音适时地出现，为这跨越性的理解鸿沟递上了一块木板。

露西：“在罗塞塔石碑上刻着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分别是圣书体、世俗体、古希腊文。圣书体是献给神明的语言，世俗体是平民使用的文字，这二者都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在石碑发掘时已彻底失传。而古希腊文则是今人可阅读的，于是，借由三段文字的对照，人们最终破译了这些古埃及文。——现在也有三种语言。第一段圣书体，是37小姐在洞穴中聆听的真理。仅仅听到，就会让人心智失常，完全不可解析。第二段世俗体，是我们目前截获的原始术式。一旦念出，就会招致诅咒，常人无法掌握。第三段古希腊文，是您分享的数字密码，我们可以掌握。它本身不具备神力，却可以帮我们解开前二者的奥秘。”

37：“——太有趣了！”

37的声音兴奋地插入了通讯线路里，这个比喻无疑勾起了她的兴趣。

37：“你是说，我们双方的研究合并起来，就可能触及更深层的秘辛，获得只属于神明的知识……？”

破译组长：“正是！我们探寻的是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像罗塞塔石碑上刻印的是同一段诏书。而我们也获得了内容不同的有效回答，就像罗塞塔石碑上的三种语言！如果我们能借此加深对它的本质理解，掌握术式深层的奥秘。那么最终，我们就有可能把它转译成一个无副作用的、所有人都能使用的、一劳永逸有效的版本！”

37：“唔噢——！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宇宙在任何地方都是齐一的！”

破译组长：“很高兴您能这么想，37小姐！”

通讯那头的女孩也被这样伟大的创想打动了。这无疑是一场成功的电波相会，磁流体感动地在玻璃缸内打起了旋。

可惜，它的上司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露西：“你的假说里有太多的“如果”了，乌尔里希组长。它缺乏进一步的完善和验证。我们已经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咒文，眼下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总负责人无情中断了破译组长的滔滔不绝。

对机器而言，现在有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的课题。

露西：“但您刚刚说到转译——这的确是术式改良的关键，司辰的描述中也有这至关重要的一步。”

维尔汀：“您是说……”

露西：“是的，您描述里的卷轴，‘能助人跨越与伟大存在交感时的灵性鸿沟。’是它将不可知的异响翻译为了数字，规避了致死的副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它也能够有效降低免疫咒文的副作用？”

破译组长：“……！”

实验室内的所有成员意识到了事情的关键。

不论从哪个方向攻克课题，副作用都是最需解决的问题。

现在，它出现了——神秘学的诅咒理应能通过神秘学的方式消除。

破译组长：“等一下，露西女士，这里让我来——”

露西：“——我们想要调查这个卷轴。如果贵方愿意将这个卷轴临时出借，研究将会有突飞猛进的进展，我们也会为学派提供一切后续所需的支持。”

——破译组长的热心没能赶上，机器直截了当的电磁音已经先一步抵达。

磁流体变成了一滴汗水的形状，通讯设备另一头的神秘学家们的神情也因此而变色。

888：“分享卷轴——？”

正在整理资料的协理人从研究室的一角站了起来，神情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888：“您是说，要我们将学派宝贵的遗产、不传的缄默之秘——授予你们，一个主要服务于人类的科研组织？”

研究室内陷入了沉默，沉默预示着问题的严重。

对一个以守秘为原则的教派而言，这无异于触及它们誓言的核心、信仰的咽喉。

而回答她的依然是那道清脆的声音。

——那道永不缺席的质疑之声。

37：“——为什么不能？这也是为了真理，不是吗？”

24.历史的回环 The Cycle of History

——“它总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之前，不断重复地运动着。”

1914.01.13 14:00

传道者之厅

888：“……37，请你听取我的意见。你手上的卷轴是学派先贤传下的珍贵遗产，它由每一代的6保管，只会被授与那些勇于挑战无限定者试炼的信仰者。它有着调和与节制的力量，在你参悟无限定者分享的奥秘之前，你可以一直保有它。——但你不应将它分享给一个附属于人类的外部组织。”

不可避免的分歧终究还是发生了。

888几乎是将37拉离了洞穴研究室。

37：“——为什么呢？我们开设传道会，接待岛外的访客，正是为了分享知识和智慧，让真理的光辉为世人所见，不是吗？人类的研究者……他们也发明过很多优美的数学定理。在‘流溢’把这儿和外界隔开前，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交流。那很有趣，比后来发生的事有趣得多。我笃定这次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解明无限定者的数字密码。我必须证明真理的辉光仍是存在的——！”

女孩摇了摇头，固执地不肯却步。

她的提议是正确的。经历了信仰的崩溃后，人们亟需新的希望和道标。

甚至在向来被忽略的实用性上，她的坚持也无可厚非。

既有的庇佑不再稳定，其他越过“流溢”的手段能够稳固人心，虚弱的学派也正需要一个盟友。

888：“——可你能确定，这个卷轴只是被用于交流和学习吗？你能保证，它不会被人类用于武器设计和制造吗？”

37：“……？！”

协理人抬起头，望向穹顶上那个炮弹所致的巨大缺口。

斑斓的阴影覆盖在报丧女妖的脸上。

888：“在加入阿派朗学派前，我和我的族人已在世上流浪了许久。我的族群比一般人更加长寿，也因而更加不容于世俗。真理的女儿，请你聆听我作为一个老人的意见。人类确实创造过美好的成果，那份启蒙的辉光也曾将我打动。但遗憾的是，并非人人都如此。更多的人类缺失了对知识与限度的敬畏，只会盲从于力量的追求。我经历过、劝说过、厌倦过，因此，我来到这里。”

37：“……”

888：“你分享的不仅仅是知识，它是一个仪式，是一份力量。它为调和而生，为那些心怀虔诚的崇敬者而生，为了那些在神庙前匍匐祈求的贤者而生。可它也能被反过来利用，成为手枪上的消声器、机枪上的制退器、氢弹里的反应公式，服务于更残酷的暴行。”

维尔汀：“……不！888女士，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我向您保证。”

888：“您不能保证，维尔汀小姐，因为您也只是一个孩子。你对历史的恶性一无所知。”

掷地有声的指责。

在这个刚被炮火焚毁的殿堂中，任何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

就连37也沉默了。

210：“——可是，那是真理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一个意外的声音响了起来。

极为罕见的，修辞学家这次并未提出反对。

210：“假如借出一个卷轴，就能帮助我们触及到那不可说的隐秘——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过去四年的失败，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真理的辉光并不会存在于固步自封之中？对于将毕生奉献予沉思的人来说，对真理的热爱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过的生活。不要为仇恨而丧失前进的勇气，我的兄弟姐妹们。不要让现象世界的尘埃蒙蔽你们的心智。”

37：“210……”

210摆摆手，从残垣上站起。

210：“而且，那是她通过的试炼，那是她获得的卷轴。她有权处置。这是她的天赋，也是她的责任。”

他看向别处，神态比起真心支持，更像是漫不经心。

210: “——我们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他挥了挥手，走出了满目疮痍的庇护所。

而赫尔墨斯之星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迎着信仰者们态度各异的目光，她声音清亮地开口了。

37: “……我不会改变我之前的想法。我会分享这个卷轴，和科算中心合作，解开无限定者留下的数字密码。真理就是真理，它不应当为其它而转移。诸位，如果你们也同意，便投下手中的卵石吧！如果是 6 来主持，他也会做出民主的决断。”

一些人径直离去了，但更多幸存者投下了手里的卵石。

她赢下了这场政事表决，还有一声叹息。

888: “……唉。”

——

战火和硝烟已经远去了。

留下一片正适合起飞的空地。

十四行诗: “……红弩箭小姐，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红弩箭: “哈，能有什么问题？现在的天气可比我们登岛那天好多了。无风，晴朗，一览无余——天空中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月亮！”

红弩箭跨坐在 Su-01bc 上，拍了拍腰间的卷轴。

那是学派奉献的核心。

红弩箭: “不过是向总部配送一个包裹，甚至还没出欧洲，三个小时绰绰有余。自从上了岛，各种憋屈的事情就没停过，我可是等这个兜风机会很久了！”

十四行诗: “但是这里离总部至少有 768 海里！而且，在无防护的情况下长距离飞行是很危险的。——距离‘暴雨’落下只有 7 个小时了。”

红弩箭: “嗯，不错，是很危险。但这可是在‘暴雨’中飞行 768 海里啊，十四行诗。这绝对是让他们修订《飞行手册》的大好时机！”

红弩箭掏出军用水壶，猛地朝嘴里灌了几口，接着，兴致勃勃地启动了扫帚——仿佛要去参加一场狂欢。

红弩箭: “再说，沾染一小块油画也不算太坏——省去了买纪念章的工夫。”

星梯: “老天，你可别一头栽进地中海里啊！”

红弩箭: “哈，红色 38 可不是 APPLc II 号！”

扫帚急促升空，星梯变得愈来愈小，很快便缩减为一个简略的红色符号。

飞行女巫同时也注意到了附近袭来的黑影。

红弩箭: “噢哦，这是重塑之手的奥利图欧……？看来先前的清扫工作不太彻底。——可怜的小傻瓜，可别指望我会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奥利图欧群也不倦地紧随其后。

红弩箭: “速度不错。看来老板的死亡对你们没太大影响，是吗？噢……？”

浸润紫色液体的充气式飞空艇缓缓出现在了前方，鼓动的气囊如同一颗跃动的肝脏。

然后，它柔软的炮口自动调转，像生物的触角一样锁定了飞行女巫。

红弩箭: “重塑之手的‘飞艇’？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对手。哈哈……来试试看吧。正好能用你的爆炸在地中海上奏响一发二十一响礼花！”

——（战斗后）——

—— 要安全地使用免疫术式，一共需要两步。 ——

—— A.达到施术条件。 ——

X: “是的，约翰·提托小姐已经完成了公式的推导计算，我的小组也完成了转换器的原型设计。只差上面的‘大人物们’批准实验申请。这是个史无前例地向‘暴雨’偷电的计划，我可不想错过。”

—— B.减少副作用。 ——

露西: “阿派朗学派的卷轴在这一点上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潜力，它应当能发挥比柯尔曼防护术式更良好的

防护效果。副作用种类的繁多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张记录 122 种诅咒特性的列表。一旦卷轴送到，我们只需逐一拟合它对每个条目的应对效果。这将大大加快我们的解析进程。”

——但理应还有第三步。——

哑谜：“……怎样让人类也能使用这个术式？”

哑谜站了起来，在拥挤的书柜与杂物之间来回踱步。

哑谜：“最理想的结果是，将咒语**实体化**，制作出类似重塑面具的免疫护具。就像科算中心过去生产的便携式咒语软盘一样……但它的前提是对咒语的彻底解析和掌握！重塑之手可以，因为阿尔卡纳就是那样卓越的施术者。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投机取巧的方案——让每个人都来当施术者。**而人类一开始就无法施术！**”

逻辑无法抵达理想的结果，哑谜坐回桌子前，苦恼地抱住了头。

哑谜：“只能……如此了吗……”

——

37：“喔，所以这就是虚数们的计划。你们想借助‘灵性的潮涌’和我们的调和卷轴，让每个人都能念出免疫‘流溢’的咒文？”

洞穴研究室内，37 饶有兴致地思索着。

与科算中心的合作顺利进行着——双方刚刚完成了研究进度的交换。

维尔汀：“是的，37，你有什么想法吗？”

37：“嗯，很丑陋的计划！一点也不优美，充满了生搬硬凑和投机取巧。纯粹只是为了应用，没有任何理论的优美性，就像虚数。”

星锑：“什么？我觉得这计划还挺酷的！从‘暴雨’中分一杯羹……就像是去保守党的首相家里开摇滚派对一样刺激！”

37：“唔，看来我们真该把这个方案扔进海里。”

37 摇摇头，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坐垫往星锑的反方向挪了挪。

37：“——你们并没有理解咒文，维尔汀。你们只是心急火燎地想在‘流溢’到来前用上它……”

维尔汀：“……但是，这不就够了吗？”

37：“不！这不是一个完备的证明，你们很快就会碰到不可逾越的瓶颈和缺陷。——科算中心的那位先生还不能把咒文发给我吗？我也想看看它。”

37 期盼地望向通讯设备，电波那头，破译组长已经沉寂了好一阵。

十四行诗：“科算中心正在寻找安全传递咒文的方法，鉴于之前的传播事故，审批也需要一点时间。即使您得到了咒文，也请不要用任何方式念出，副作用多半是致命的。”

第一助手尽心地为此刻的等待解释着。

终于，电波那头传来了回音。

破译组长：“抱歉，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测试传递方法。另外，为了保障诸位的安全，我们本次只会传输咒语的文本。具体的念法，我们会在稍后单独传递给司辰。”

星锑：“——呼，真是多谢你了，伙计。”

破译组长：“考虑到小岛缺乏可视化的通讯手段，我们决定用克拉尼共振法来单独传递每个字母。那是科算中心之前研发的一种将简单图形转换为声波的技术——见鬼，跳过这部分吧，现在可没有介绍技术原理的工夫。”

（注：该原理为“克拉尼板”传声原理，一种基于刚性表面振动形成特殊图案的信息传递模式）

磁流体暴躁地打断了自己，它那边听起来也是一片混乱。

破译组长：“总之，司辰，我们需要借助您身边那位女士的帮助——无线电小姐，是吗？”

无线电小姐：“唔？！”

无线电小姐受宠若惊地抬起了蓝色小花。

这座岛屿隔绝了除她之外的一切电波信号，因而这位意识唤醒者自登岛以来，便一直担任着沟通内外的桥梁工作。

——也让她在极大程度上沦为了一台真正的收音机。

破译组长：“是的，请您先找一块方形的金属薄片，将它固定在坚实的底座上，并在上面撒上薄薄的细沙。”

十四行诗和星梯立刻行动了起来。

好消息是，岛上四处都是几何状的金属和沙子。一个临时的实验台很快搭了起来。

破译组长：“随后，我们会发送给您一段特殊的录音。您需要感受它的声波，并随它在薄板边缘——呃，起舞。”

无线电小姐：“我猜您想说的是，振动？”

破译组长：“不不，这太失礼了，我怎么能对一位女士说‘振动’——但好吧，就是这个意思。”

磁流体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自暴自弃。

破译组长：“如果顺利的话，驻波将在沙子上形成一个图形，那即是我们要传递的咒文。我们总共会发送12段录音，每段录音对应着咒文的一个字母。等您准备好，我们就先尝试第一个。”

无线电小姐：“当，当然，我很荣幸——！”

蓝色小花因激动而震颤着，她已准备为这神圣的使命全力以赴。

伴随着她悬浮的舞步，金属板上出现了第一个图形。

维尔汀：“……我记录下来了，乌尔里希先生。”

破译组长：“好的，接下来还有11段——”

传输有序进行，免疫“暴雨”的咒文通过这种方式来到了电波彼端。

最终，最后一个字母也付诸纸上。

维尔汀：“——！这个咒文……！”

（耳鸣声）

难以相信眼前所见。

怎么会这样？

星梯：“怎、怎么了，维尔汀，你不会在心里默念了吧？你不会要告诉我，默念也会招致诅咒吧……？”

维尔汀：“不，只是……我认识这种语言。”

La unua cirklo.

是的，它并不陌生，开启箱子的咒文也是用这种语言写就。

唯一的问题是，是谁、在何时教授了它？

是在那个一片空白的千禧年夜晚吗？

是……母亲吗？

摇摇头，令心绪平复。

维尔汀：“……37，我想我现在理解它了。——这条咒语的意思是‘最初的圆’。”

25.最初的圆 The First Circle

——“如此，证明完毕。”

1914.01.13 15:31

总负责人办公室

电流那头的研究员们也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惊愕的信息。

破译组长：“最初的圆……？您是说，这句咒语……是这个意思？”

磁流体立刻意识到了，有一个一直被遗漏的信息。

破译组长：“天啊，维也纳调查员的确汇报过相关的内容！‘一个古老的奇迹，一个拯救的魔圈。’——阿尔卡纳当时在空气中画的正是一个圆！如此随意，好像只是闲谈中一个随手而为的手势。而我们被咒文和诅咒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在确认这个手势并不对施术产生影响后，就没有再追究这一点。……我竟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急性子的组长给了桌子重重一拳，又用双手悲痛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露西：“这并不是你的责任，乌尔里希组长。这条信息在先前被忽略，是因为它对研究没有实际帮助。我们所有应用导向的研究，都不涉及对咒文的理解。如果这条咒文的原意是‘最初的圆’……”

实用主义者的声音依然冷静。

露西：“——那它对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37：“……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赫尔墨斯之星发出了惊呼。

她快速地抓过了几张演算纸，全神贯注趴在地上写画起来。

星铄：“唔，维尔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懂的这份咒文，但我知道，你这句话一定会让这家伙十分得意……因为这是她最喜欢的圆。”

无理数的判断颇具道理，质数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畅想之中。

37：“对了，是这样，这份咒文的本质就是一个圆……！可是，它是哪一种圆呢？在拓扑上，只要是封闭的平面曲线，都算得上是一个圆……”

星铄：“——啊哈，我说什么来着？”

星铄摊开了手，无言地给37腾出了一些地面的空间。

没有人再打扰她，无线电小姐甚至贴心将自己的音量也调低了些。

在研究室的地面将被演算纸摊满前，她终于站了起来。

37：“看，维尔汀，回到我们最开始的罗塞塔石碑假说。这个假说的基本内容是，这个咒文和数字密码指向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免疫‘流溢’的办法。而现在我们知道，咒文的本质是一个圆。”

维尔汀：“……那么，这串数字密码的本质，也是一个‘圆’？”

37点了点头。

37：“在和你们交流之前，我对数字密码并没有方向判断，它可能是一段咒语，也可能是一个优美的几何术阵……我可以构想出很多假说，但一一验证它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估计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万一我的假设全是错误的，那就会白白浪费数十年……可你们的石碑假说却是很好印证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假设法来验证这一点！我们的假设是，咒文和数字密码的本质相通。我们的已知条件是，咒文是有效的，意识唤醒者们已经切实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如果咒文是一个圆，数字密码也理应是一个圆，且这个圆的作用和咒文等同。它应当是一个拥有免疫‘流溢’效用的圆，可以同样被意识唤醒者们用实验印证。”

维尔汀：“……如果实验成功，则假说成立。如果实验失败，则假说推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37，这的确是一个可被快速印证的假说。”

星铄：“而我明白的是，你只是想要证明那串数字密码也是圆，因为你喜欢它！”

37：“唔！我并没有特别喜欢圆，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图形……”

十四行诗：“可是，我不明白。”

十四行诗拿起那张写着数字密码的纸张，认真思忖了起来。

十四行诗：“+1、-1、+2、-3、3、-3、+2、-1、+1……这串数字和‘圆’又有什么联系呢？”

——

哑谜：“——‘最初的圆’？”

哑谜皱着眉头，在书山背后转着笔。

他那无望的研究草案铺满了整个桌面。

破译员 V：“是的，司辰对咒文的语义给予了这样的回答。据维也纳调查员传回的情报，阿尔卡纳施术时的手势也是一个圆。但根据实验，手势的添加对于术式使用毫无影响，这一发现疑似只是象征上的表达……”

哑谜：“不不不，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象征！”

哑谜猛地站了起来，扬起的灰尘令对面的破译员也打了个喷嚏。

哑谜：“就思维习惯而言，神秘学家正是自动将经验转换为象征的种族。元素、符号、图腾，这些正是最初的象征，也是神秘术的力量来源之一——如果基金会撰写的通识教材没有骗我！这就是为什么象征符合的媒介物才能增幅神秘术的效用，我们甚至得使用不同材质的软盘去储存实体化的咒文……”

转笔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哑谜：“如果这个咒文象征的正是‘最初的圆’……那么，假如我们要将它实体化，以供所有人使用……它也会是一个圆形吗？”

——

关于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洞穴实验室的地板上已经铺满了纸张。

每一张上都画着一个不同形态的圆。立体的、交叠的、扭曲的……

就在这片汪洋大海将所有人淹没之前，她终于站了起来。

37：“——噢，我应该早点想到的！在最简单的事物中蕴含了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如此。它已经介绍过自己了，‘最初的圆’。那么，它是什么？是轮子？是绳子？是钟摆？”

37摇了摇头，踢翻了几张圆形之海的碎屑。

37：“我在轮子和轴承那里耽误了太多时间，忽略了更有潜力的那个选择——圆也是一种绳结，它是交叉点为 0 的平凡结[unknot]。这很可能是一个封闭曲线的变形，一个扭结[knot]。人们自古以来就用这种方式记录信息，就像印加人和中国人在绳子上打结。但它又是哪一种结呢？”

37伸出手，伴随着神秘术的辉光，优美的几何图形自她的指尖迸发。

37：“三叶结的琼斯多项式是 $t+t^3-t^4$ 。八字结是 $t^2t^{-1}+1-t+t^2$ ……梅花结是 $t^2+t^4-t^5+t^6-t^7$ ……这样的绳结，多少我都可以数出来。在交叉点达到 10 时，可能的扭结组合已经高达 165 种，交叉点达到 13 时，更是多达 9988 种……——可是数字密码对应的又是哪一个呢？+1-1+2-3+3-3+2-1+1……”

喃喃自语的脚步突然止住了。

37：“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的是这串数字，不是吗？6 的卷轴将这个真理以我可以理解的形式转译了，因此它一定是对应着我知晓的数学体系。我已经预先拥有了解开密码的一切知识，只需遵循直觉将它们挑选出来。——而我在第一时间想到正是琼斯多项式！”

不可见的灵光在脑中划过，女孩迅速趴在地上写画起来。

37：“对了，我在洞穴听到的第二个 3，与另外两个 3 的发音并不一样……它是中央区的常数项！那么，和数轴一样，它的右边是正方幂各项的系数，左边是负方幂各项的系数……这就对了！（Eureka!）这串数字是琼斯多项式的缩写，它可以被展开为 $t^4-t^3+2t^2-3t^1+3-3t+2t^2-t^3+t^4$ ……一个交叉点为 8 的扭结！”

她抬起头来，碧色的眼睛里盈满了笑意。

一个金色的绳圈从她的指尖溢出。

37：“看，维尔汀，无限定者确实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我们找寻的东西，最深层的隐秘，献给神明的语言。不需要任何声音，不需要任何文字，最纯粹的构造，最本质的形式。——一个优美的图形，一个简易的绳结！”

维尔汀：“扭结……很好，那接下来就只剩验证环节了。很好，那接下来就只剩验证环节了。”

点点头，目光望向通讯设备的彼端。

维尔汀：“——您还在那边吗，露西女士？能请您帮忙验证扭结作为术式的有效性吗？”

紧张的沉寂后，无线电小姐终于想起来这是因为自己调低了音量旋钮。

她连忙放大了音量，于是总负责人平静的声音从电波那头传了过来。

露西：“当然，我一直在聆听诸位的研究进展。这个公式对应的扭结是唯一的，现在即可进行它作为术式的实验。”

通讯那头再次沉寂了下去。

研究室内亦没有人说话，似乎任何声响都会打断空气中思维的交锋，就连唱片骑师也关闭了自己的随身音响。无线电小姐再度放大了通讯线路的音量，但里面传出的只有微末的电流声。

以及极其细微的沙沙声。

指针示意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维尔汀：“……露西女士？”

传来的只有窸窸窣窣的回应，夹杂着某些像颤栗的砂砾般的回音。

维尔汀：“难道是无无线电波出现了问题……——露西女士，请问您还能收到我们这里的信号吗？”

露西：“……是……的……(I...can.....)”

电波彼端，机器正吃力而平静地组织着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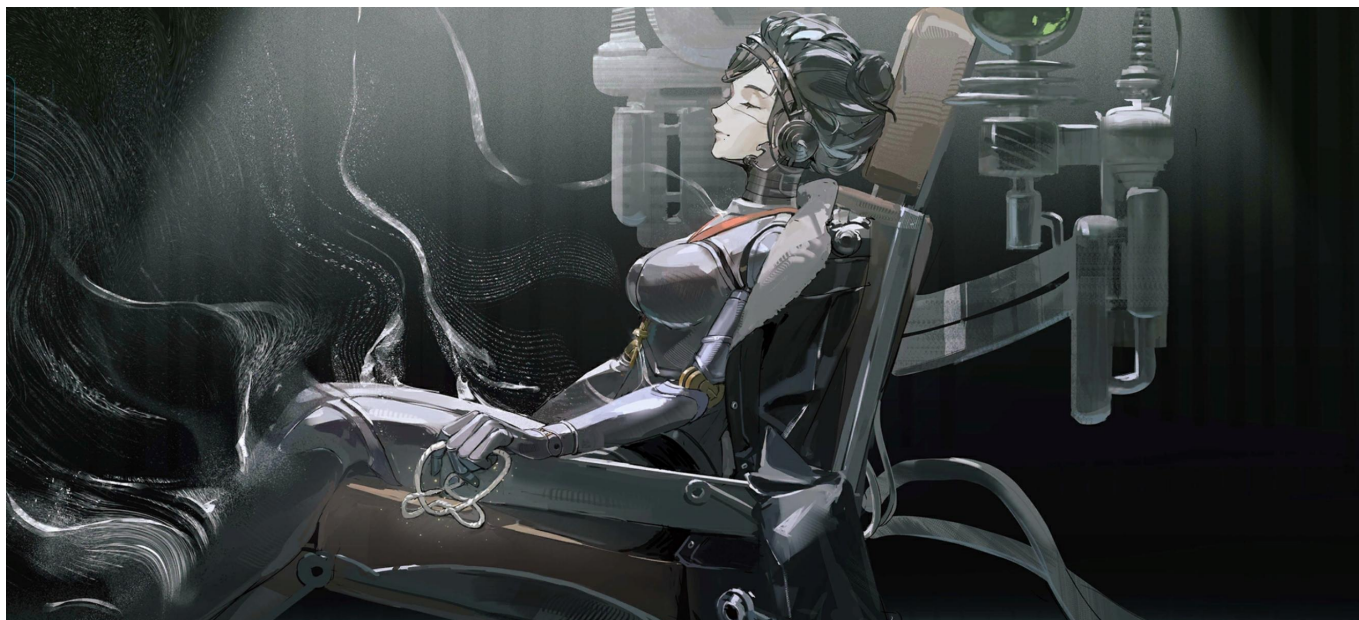
绳结从她的手中轻轻滑落到实验桌上。它在微小的生命历程里完成了最伟大的使命。

而后，金属开始粉碎，溶解。

在诅咒蔓延到核心前，盗火者露出了一个微笑。

接下来这句话，她无论如何也要清晰地传达给无线电的另一端。

露西：“——我们成功了。(---It, worked)”



26.银镜与纱幕 Mirror and Curtains

——“一面镜子，一把绿匕首，以及向一无所有处伸出的双手。”

1914.01.13 17:45

距“暴雨”落下还有4小时

哑谜：“……没想到，最终是司辰和阿派朗学派的神秘学家，找到了让人类参与施术的方法。”

科算中心陷入了难得的静谧，研究员们已经尽了自己能尽的义务。

距离“暴雨”落下还有约4个小时，这是风暴前的短暂宁静。

露西：“噢，是的，扭结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实体化术式，学派的数字密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应用收获。我认为有必要向司辰所属的机构汇报她们取得的这一重大突破，这是她的功绩。可惜，结果似乎不甚理想。”

参会人：“对不起，请允许我打断。但扭结是什么——？”

露西：“噢，我很乐意为您解答这个问题。扭结是代数拓扑的一个分支，在数学上，它指代的是三维欧氏空间中不与自己相交的连通封闭曲线，或者说，三维空间中的与圆周同胚的图形。扭结研究的是闭曲线在三维空间中的打结和链锁形态，而非曲线本身。因为所有的闭曲线都与圆周同胚，在拓扑上他们都属于圆。与平面上的圆周等价的扭结被称为平凡结[unknot]，也就是一个‘未打结’的圆圈。而——”

参会人：“……我无意质疑刻算中心的判断，但这项成果也许并不适合推广。这些概念，即便对于我们也晦涩难懂。我们更不可能让每个选区的成员站在一起，现场讲授高等数学原理。‘暴雨’之下，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数学！”

露西：“结论是，现在进行技术汇报的确过早了。我们应当先将免疫护具生产出来，再进行一次正式汇报。”

哑谜：“……也许，您下一次应该调整一下与基金会汇报时的策略。”

机器摇了摇头，不只是遗憾这场汇报的失败，还是遗憾提问者的数学能力。

露西：“我只是如实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她转过头，若有所思望向楼栋外的风景。

露西：“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绳子，将它两头闭合。然后，再花3-5分钟，将它按照指定的步骤交叉，就可以复制出这个术式。任何一个人类或者神秘学家，在任何一个地点，只要知道了打结的方式，就可以拿手边的条状物体准备仪式。这是最古老、最便捷、最简易的术式，也是越过‘暴雨’的关键。一个绳结。”

哑谜：“……您为何不把这些话告诉共融院的议员们呢？他们一定会大方地拨出预算的。”

露西：“……之后我会把这些写在跨部门合作报告里的。”

机器的模样罕见地有些挫败。好在她立刻找到了更值得关注的课题。

露西：“不过，扭结目前的功效只是等同于咒语。在转换器和副作用的研究完成之前，它的确不适合向基金会汇报和推广。”

哑谜：“——不论如何，您指派我做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是我最后的请求，请您下次不要再将我和乌尔里希放在一个小组。”

人类研究员打了个哈欠，他已经不眠不休了许久。在实验阶段开始前，他也许还来得及打一个不长不短的盹。

哑谜：“……不过，我感到意外的是，您竟然没有在实验室里。是有什么进程在让您忧心吗？等等，这该不会是在充电吧？”

机器转过头来，脸庞上的表情可谓赞许。

露西：“很好，阿德勒研究员，看来你已经逐渐记住科算中心公共电源插头的位置了。这有助于你的再社会化。”

哑谜：“……”

露西：“但我的确是想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它。‘暴雨’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阿派朗学派分享给我们的、能降低副作用的卷轴。”

——

红弩箭：“要我说，基金会的人工梦游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了——真该让他们看看这些沾染了暴雨症候的云层和环地平弧有多壮阔。”

绛红色的闪电一闪而过，但其后的奥利图欧群依然紧追不舍。

暴雨症候让它们的色泽愈发鲜艳。

红弩箭：“有意思，它们好像会本能地飞向总部的方向……难道它们知道哪里有免疫‘暴雨’的区域？哈，还真是了不起的神秘动物啊——但我对押带俘虏回营可没什么兴趣。”

红弩箭再次提升了速度，企图甩开那团“黑雾”构成的漩涡。云层之下，基金会的灰白建筑已经清晰可见。

红弩箭：“啧，推进剂不足了！弹药储备也不够——”

飞行高度已经很低了，红弩箭几乎可以看见委员会议室外的长廊。

红弩箭：“带它们冲进副会长的办公室倒是个好主意，但其他人多少也会没命……算了。”

她转了个弯，思绪飞快运转。

红弩箭：“让它们冲进湖里？不，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沾湿卷轴。噢，那是……”

她看见了一簇舒展的新芽，那是返航的信号。

榭寄生：“红弩箭小姐，请朝这儿来！”

红弩箭：“哈，好极了！”

同伴的接应为她指明了方向。没有丝毫的犹豫，她带着“群鸟”向那片新生的森林俯冲去。

就在飞行女巫的靴子尖与乔木相撞之前，红色 38 灵巧地转了个弯，如同火箭垂直向上射出。

她纵身离去，哪学遵循本能神秘生物却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动性。

它们结实地撞上了乔木和藤蔓编制而成的巨网。

基金会职员 II：“拦截成功，接应对象已成功脱离。奥利图欧全部撞上树网了，榭寄生小姐！”

德鲁伊闭上眼睛，这是久违的新鲜空气。

榭寄生：“——林间吹起了凯旋的风声。做得好，红弩箭小姐。那么接下来便是我们的事宜了。诸位，请随我来，大地已向我们展开了丰获之路。”

——

马库斯：“……特别行动队准备启程了。卡卡尼亚医生，您真的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卡卡尼亚：“……”

她摇了摇头，手里还紧紧攥着马库斯的通讯器。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她一直在等待着科算中心的答复。

马库斯：“……”

马库斯低下头，将眼眶中的泪水和通红的鼻尖全都埋在围巾里。

医生及时注意到了她的异常，忙换了副轻松的口吻。

卡卡尼亚：“别太担心，小助理，这不会是永别的。而且，我能帮的忙已经结束了，不是吗？我告诉了你们镜中所见，也帮你们抓住了伊索尔德，你们也已经解出了这个术式……您也知道，实验总是需要那么一两个自愿报名的志愿者的。”

这些语气轻快的话没能安慰到马库斯，年轻的调查员只是摇了摇头。

马库斯：“可您也听到了科算中心的报告。没有转换器和调和卷轴，施术成功并存活概率近乎于 0——”

卡卡尼亚：“——可它不是 0，不是吗？（Nearly, they said, but not surely.）”

医生语气轻快地打断了她。

卡卡尼亚：“……而且，我能去哪呢？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也生长在这里。这里是我的故乡、我的居所、我的归处、我一整个世界的全部。我曾经为它的不公而痛心，为它金箔下的腐败而呼吁奔走，可我也爱着这里，爱着剧院石柱上的每寸雕花和码头工人们踩过的每寸泥土。这里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胞，我热爱的艺术、歌剧、文化，造就我的所有的一切。我从没有想过离开它，我能去到哪里生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毁灭它。”

她望向天空，释然地叹出一口气。

卡卡尼亚：“能够和它一起消逝，已经是对我罪行最好的判决结果。”

她的眼中并无任何幽微。

于是学徒也知道了，这是阻拦不住的。

马库斯：“……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和您一样勇敢的人……再见，克拉拉小姐。”

她轻轻地伸出手去。远处，特别行动队的成员也做好了撤离的最后准备。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打着摆子，执行今天最后一趟接送服务。

伊索尔德垂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舱内。她被套上了拘束衣，“剃刀”小队的成员正严密看守着她。

“剃刀”：“来吧，姑娘们，脚步快些！趁着我们还没有人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画’。这儿到总部远远超过了传送软盘的距离，只能劳烦你们稍作忍耐，与我们这些粗野的家伙再待一会儿了。”

是时候要分别了。

卡卡尼亚：“再见，马库斯小姐。很荣幸和您一同见证过时代的一角。”

温暖的手有力地交握在一起。然后，她挥别了那不舍的女孩，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的疯狂之中。

伊索尔德：“……您的生日就要到了，是吗，医生？”

女人恍惚的声音让她猛地回过头来。

伊索尔德向虚空中伸出了手，她并未醒来，仍深陷在催眠中，做着不愿醒来的梦。

梦里，昨日的世界依旧，一切仍是美好的模样。

对一位将在基金会的地下收容所中度过大多时日的人而言，这也许是一种好事。

伊索尔德：“我得把这个给您。医生，这是我为您而做的。”

贵族小姐递出了一枚胸针。它自由自在地在她甜美的声音中漂浮，仿佛它也是白日梦中不可碰触的一隅。

金属的花纹托举着闪闪发光的宝石，这无疑是件精心的礼物。

伊索尔德：“绿松石和托帕石，就像您和您的眼睛……祝福您，医生，祝您幸福和顺利，祝您的勇气能够跨越一切障碍。您值得一切的奇迹和好运，我也会去教堂为您祈祷……”

今天不是卡卡尼亚的生日，她的身影也没有映照在那抹无神的目光中。

歌剧演员只是含笑地，渴盼地，向一无所有的空气托举着。

卡卡尼亚：“……”

假如一个人今日就要死去……她又能对昔日的友人说些什么呢？

卡卡尼亚：“（德语）祝您好梦，伊索尔德小姐。”

她还是接过了那枚胸针，将它别在西装上。

腰间的通讯器传来了沙沙声，这是马库斯留给她的最后帮助。

一道指向希望的电波。

卡卡尼亚：“——！露西女士……！你们的研究，有进展了吗？”

（心跳声）

——

27.酒神颂 Hymnus ad Bacchum

——“于是我将欢呼，将狂舞，将吐出口中的秽物，将饮尽杯中的美酒。”

1914.01.13 20:45

37：“……你是说，6 醒来了？”

岛屿·研究室

盲眼的女士微笑着点了点头。37 从地上站起来，目光难掩真切的喜悦。

37：“太好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 10——完美中的完美！他一定会很高兴听到我已经解开了数字密码的奥秘！”

她蹦蹦跳跳地转过头来，手里仍拿着那张画着扭结的纸张。

37：“我做到了，维尔汀！我证明了真理的辉光仍是存在的，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交流和灵光，我们就能把它从不可及的天空带回大地，让它的光泽普照每一个人。它离我们并不遥远，也不难触及，我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苏菲亚一定也会马上回来的，对吗？”

她近乎期盼地仰起头来，渴望一个肯定的回答。

维尔汀：“……我想她一定会为你的成果感到高兴的，37。”

37 点了点头，再度沉浸在了对成果的完善中。

飞跃的进展和领袖的归来助长了人们的喜悦，研究室里的教众们互相道贺着。

但往日最活跃的成员，却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庆祝现场。

37：“……唔？210 和 888 是去迎接 6 了吗？”

6：“……”

210：“你似乎并没有特别高兴。”

领袖止住了脚步，望向石阶上的来人。

210：“我们的赫尔墨斯之星解开了无限定者的数字密码，找到了越过‘流溢’的一个办法。我们应当为她感到高兴。”

领袖没有应答，一如他多年来最为擅长的沉默。

修辞学家不以为意，他向来能与任何人谈笑风生，无论对方是否是一块石头。

210：“——而你，如此平静。是因为你也知道，无论她是否成功，都已经无济于事？能够在‘流溢’中幸免的术式，和至高规律的紊乱相比，只是最细枝末节的应用问题，并不触及本源的矛盾，也无法改变信仰已死的事实。海啸已经摧毁了这座岛屿。一次微末的奇迹、一道短促的火光，并不足以挽救一艘在大海中注定沉没的船。”

他讥讽地说着，目光却少了往日的戏谑。

210：“不过，我也很意外她竟然问了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看来现象世界的碎屑多少还是改变了她。只可惜其他人并不像她那样，有目空一切虚无的意志和决心。”

6：“你想说什么呢？”

210：“显然，我在挖苦你。”

修辞学家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210：“谁能想到，我们伟大的、完美的、值得尊敬的、阿派朗学派的领袖，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你从来没有一天敬畏过真理，对吗？所以你才会隐瞒了四年。你从来没有一天尊敬过我们所有人的信仰。”

石阶下的男人只是摇了摇头。

6：“真理并没有追逐真理的人重要。也许我无法解析那个永恒变动的数字，但我了解这里的人们。”

他继续了这个话题，这是罕见的。在成为那个代表调和的数字之后，他便少有语出讥讽的时刻。

6：“那么，您又要做什么？既然真理只是虚无，便索性放弃我们所有的教义、智慧、传承，报复性地步入幽微之中？‘假如没有真理，一切都是修辞’——是吗？”

210：“……哈。我们必须承认，命运这位不可说者是智慧的。也许只有一个无药可救的怀疑论者、一个并无立场的虚无者……才能在这艘来回颠簸的船里保持他的观众席位。”

210 抬起头，望向了远处葡萄紫色的天空。

210：“多遗憾啊，现在本该是酿制葡萄酒的时节。”

修辞学家径直离开了。

领袖沉默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在视线的前方，37 敏捷地从沙地上滑了下来。

37：“——6，太好了，你果然在这里！888 告诉我，他们要在‘流溢’到来前举办一个庆典，纪念所有的死者和生者。你也会来参加吗，6？”

6：“……37，你还记得苏格拉底的故事吗？”

37：“嗯？是你在试炼地说起的那个吗？试炼早就结束了，不是吗？你应该先回答我的邀请……”

谈话没能继续，37 突然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发生在远处的状况牵引了她的全部心神。

她曾重新计算过免疫“流溢”的区域，让信仰者们在安全的开阔地举办庆典。

而如今，人们正在满目疮痍的近海沙滩上架设桌椅，准备餐食，紧挨着那些破碎的战争遗迹。

37：“不，他们举办庆典的地点——在免疫‘流溢’的安全区之外！我告诉过他们，要在更靠近山顶的草地上举办的！那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反复验算过，没有疏漏任何一个小数点……一定是 888 弄错了，我得去告诉她——”

纤细的胳膊被拉住了。垂下的金发遮住了 6 的眼睛，37 几乎是错愕地回过头来，望向这位一反常态的寡言领袖。

6：“37……置身事外的智慧，和亲临其中的痛苦，你只能选择一个。——你想好选择哪个了吗？”

——

卡卡尼亚：“……您是说，只需要一根绳子？”

通讯器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露西：“是的，为感谢您在研究历程中所提供的帮助，科算中心将破例向您分享这则成果。这是我们最新，也是术式破译的最终所得。在其他神秘学家的协助下，我们也已成功找到了规避副作用的方式，进行了小规模实验。扭结作为术式的有效性已经在普通神秘学家和人类身上验证过。”

卡卡尼亚：“也就是说，我们能——”

露西：“但很遗憾，副作用研究完成的时间太过短暂，它的准备材料和术式构造太过复杂，目前尚无远程传输的可能。‘暴雨’就要落下，我们也无法给您分发任何实验仪器。扭结本身只是等效于咒文，要使用它，您依然需要承受达不到施术条件的风险，和很大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对于一个在火灾中心等待水源的人来说，这些消息太过残酷。

机器也顿了顿，开始在数据库里寻找稍微柔软一些的说辞。

露西：“很抱歉，卡卡尼亚小姐。对您而言，我们最终的结果也许与最开始没有区别。”

卡卡尼亚：“……您说，和只有神秘学家能使用的咒文不同，绳结是对所有人都生效的，是吗？”

意外的反馈，卡卡尼亚的声音并没有悲伤。

露西：“是的。”

卡卡尼亚：“那么，这就够了，这就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是让一群人从一处分离出去，而是让大家能够一起活下来。”

机器并没有听懂这句喃喃自语，但她已经从数据库中找到了有利的信息。

露西：“我能告诉您的还有两个好消息。其一是，诅咒并非百灵百验，在过往的实验中，有 0.49% 的概率不会触发任何诅咒。其二是，随着‘暴雨’的逼近，流溢的灵性会越来越多，施术陈官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但他们组合起来的成功概率依然是难以估计的微小。”

卡卡尼亚：“没关系，多么微小的概率乘以数以万计的基数，也有可能得到大于 1 的结果。感谢您给我的机会，女士，我会竭尽所能地在维也纳传播这个绳结。无论是神秘学家还是人类，无论是马扎尔人还是德意志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贵族绅士，他们都是我的同胞。——他们都理应享有活下去的机会。”

露西关掉通讯仪器，转过身来。迎接她的是身后面色凝重的基金会职员。他被派遣来与露西女士接洽实验相关工作，却没想到会撞见眼前这一幕。

基金会职员 I：“露西女士，您刚才的行为似乎……忘了向基金会提请决策申请流程。‘扭结’刚刚诞生，不具备大规模实验的基础。在维也纳进行免疫术式的公开传播，有可能造成新的伤亡案例，同时也有泄密给敌方的风险。抱歉，我不得不提醒您，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人类和平安全理事会、圣洛夫基金会和拉普拉斯科算

中心的规定。”

露西：“嗯，确实有些莽撞。（Ah, yes, how careless of me.）”

机器点了点头，深以为然。

露西：“但是我答应过她，要告知她最终的研究结果。——这是一个‘承诺’。数据库告诉我，‘承诺’，就是要‘兑现’的‘诺言’。”

——

“暴雨”就要落下了，这是最后的时刻。

888：“敬爱的诸姐妹们、兄弟们，请你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就被，聆听我的话语！我们是生而非凡之人，也是生而异己之人。漫长的时光里，我们漂泊，流浪，如同海上浮舟。最终，我们从无定与混乱中脱颖而出，共同追求那启明一切的真理。在沉思的净化之中，我们摆脱仇恨、疯狂和谵妄，寻得美与和谐的尺度。”

210：“而如今，我们的信仰已于现象世界的碎屑一同，变为错误历史的一道扬尘、海潮退去的一地废墟。超验王国的幻梦已经破碎，至高规律已是一片虚无。”

888：“遗世独立的基底已不复存在，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充满纷争的破碎世界。陷入生之巨轮的无限流转，重复漫漫历史的无尽错误。”

210：“——好在，我们还有另一条接近真理的进路！属于狂野与激情的那条坦途，被适度和节制所掩盖的那条路。超越一切个体，打破一切界限，向世界本质壮烈回归的那条路。”

888：“——步入‘流溢’，以身证道。”

（酒杯碰撞声）

——

小贩 I：“——医生？！”

小贩惊讶地停下脚步，他看见了面前奔跑的故人。

卡卡尼亚：“呼，太好了，总算遇到一个熟人……”

医生喘着气，怀中抱着一堆刚刚印刷出来的传单。

卡卡尼亚：“伊里奇，去找所有你认识的还能行动的人，让他们拿着这张纸上广场去，照着上面画的步骤念！如果他们能去电报局，去杂志社和报社使用印刷机，那就更好了！把它传播出去，越多人知道越好！！！我现在得去利奥波德区找卖古董的格拉古兄弟，他们知道哪里有军方废弃的热气球——”

小贩 I：“你在说什么啊，医生。大家正忙着逃命呢，我可一点也不想再沾上那些疯子。这是……打结教程？世界都要毁灭了，您可真有闲心……还有这么一长串警告，谁会读完这么多字？”

卡卡尼亚：“——他们会读完的，因为这是可以活下来的办法！这不是百试百灵的解法，只是一次豪赌，但人们应该知道它！在世界消逝前，他们应当有选择站上那张赌桌的权利！求求你，伊里奇，再相信我这一次！就这一次！！！”

男孩注意到了她话语里的哀求，他没有再说什么。

小贩 I：“……好吧，如果这是真的，以后你的咖啡我都买单了，克拉拉医生！”

——

37：“为什么……？”

女孩抓着自己的头发，爆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哀鸣。

37：“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还是要离开——？我明明得到了真理，我明明完成了证明，我明明解出了无限定者的密码——”

不顾那阻拦的手，她近乎崩溃地向朝那片海滩冲去。

37：“——为什么你不阻止他们，6……？”

6：“……”

一个熟悉且友好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玛尔塔：“您好。”

维尔汀：“……玛尔塔女士，您也要加入他们吗？”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并不存在的视线望向领袖的方向。

玛尔塔：“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往何处。因此，我想请您为我解答疑惑。”

6: “...玛尔塔女士，我能回答您的并不多。但我想——命运比我们更清楚自己的命运。”

玛尔塔: “...感谢您的解答。如此我明白了。”

于是，她迈向了那条坦途。

——

(这里也是经典曲目之一《酒神颂》)

《酒神颂》(动画演出)

Bacchum in remōtīs carmina rūpibus

在遥远的山崖间 我看见了巴克斯

vīdī docentem-crēdite posterī!

相信我 后世的朋友 他正在教授酒神赞歌

Nymphāsque discentēs et aurēs

水神宁芙与半羊人的萨蒂尔都竖着耳朵

capripedum Satyrōrum acūtās.

专注地谛听

Euhoe, recentī mēns trepidat metū

欧呵 将近的恐惧仍使我的心颤栗

plēnōque Bacchī pectore turbidum

灵魂被巴克斯充斥 狂喜而迷乱

laetātur, euhoe,parce Līber,

欧呵 饶恕我吧 酒神 饶恕我

parce gravī metuende thyrsō.

你致命的权杖令人畏惧

Fās pervicacēs est mihi Thyiadas

由此我可以歌吟不知疲倦的祭司

vīnīque fontem lactis et ūberēs

歌吟流淌着酒与乳的 清泉与河溪

cantāre rīvōs atque truncīs

并再次描绘

lapsa cavīs iterāre mella,

自空心树干中盈满而溢出的蜂蜜

fās et beātae coniugis additum

歌咏你的伴侣如何在

stellīs honōrem tēctaque Pentheī

星辰之间增添了荣耀

disiecta nōn lēnī ruīnā

歌咏彭罗斯的家族 如何在灾难中轰然瓦解

Thrācis et exitiun Lycūrgī.

色雷斯人 吕库古如何毁灭

Tū flectis amnēs, tū mare barbarum,

你改变河的流向与异域的海洋

tū sparātīs ūvidus in iugīs

你在孤峰上饮醉了酒

nōdō coērcēs vīperīn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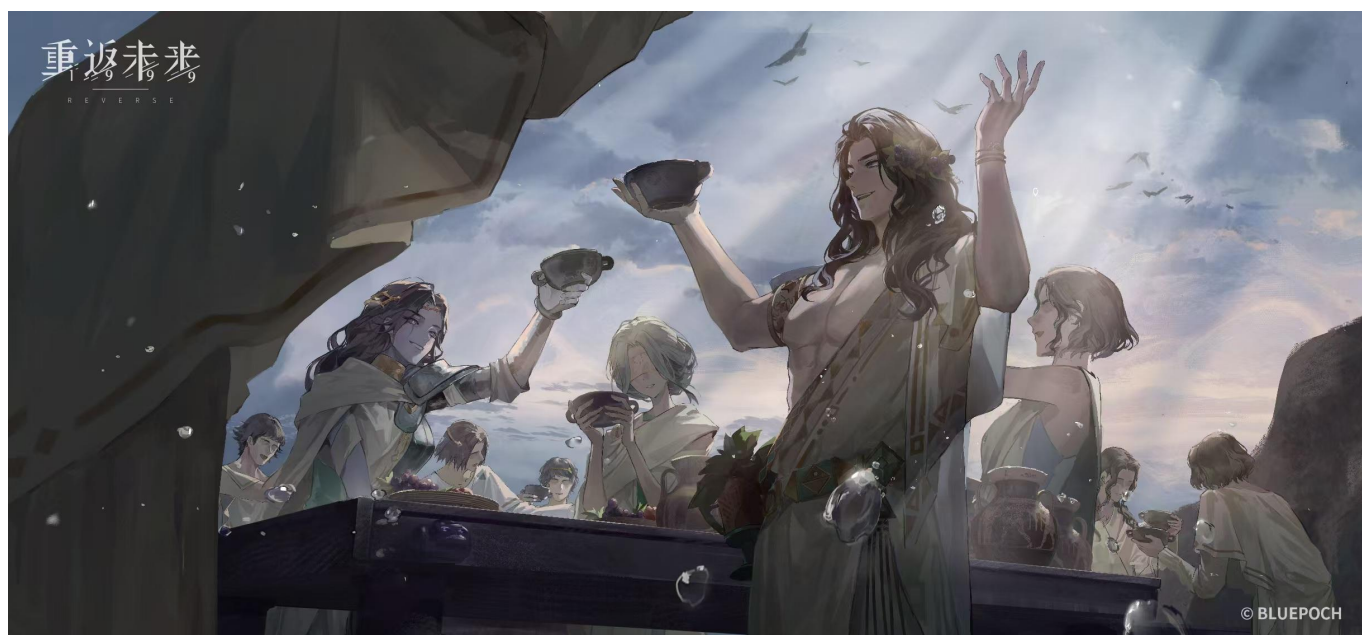
用蝰蛇为色雷斯的信徒盘好头发

Bistonidum sine fraude crīnēs.

她们却并未受到咬啮

Bistonidum sine fraude crīnēs.

她们却并未受到咬啮



28.数轴的两端 The Two Numbers

——“两个数字，两个本应纯粹的意义。”

1990. 08. 15 09: 42



37: “我不明白……我应该祝福勇敢回归本质的人们……但我不住地感到悲伤。我应该为苏菲亚看清她的数字而高兴……可我只是感到难过。”

沙滩恢复了昔日的洁净。

“暴雨”冲刷走了其上的一切——战争的残骸、欢呼的人群、交错的酒杯。

它被还原回了往昔某个美好时光的模样，未留下任何碎屑。

一个时代在刚刚带走了最后的尾声。

37: “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是因为我算得不够快吗？是我算得还不够好吗？我……”

她细小的身杆在空气中轻微摇晃，最终，像失去了无形的风般扑落在沙滩上。

37: “呜……呜呜呜……呜呜哇啊啊啊啊啊啊——”

泪水不住地从她的脸上滑落，和地上的泥水混在一起。弄脏了她的脸颊、她的头发、她鎏金的长袍。但她只是不顾一切地、撕心裂肺地发出幼兽的哭喊。——属于现象世界的第一次泣哭。

维尔汀: “……”

6: “……”

于是领袖也知道了，这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

置身事外的智慧，和亲临其中的痛苦。她选择了“痛苦”。

那么，是分别的时刻了。

6: “去岛外的世界吧，37. 你应该去那里看看。”

37: “……? !”

6: “维尔汀小姐，你们摸索出了一条在现象世界的泥泞中求索的道路。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将它导向战争。”

维尔汀: “……这是我们的使命。”

领袖点了点头，他们都知道那个卷轴的份量。

6: “对了，关于您要来此地找寻的人……我并不认识任何名为‘兀尔德’的传记作家。但在上一代6的记忆中，曾有过一位女士，她和您有着一样特殊的数字。”

维尔汀: “……! 您的意思是……”

6: “很遗憾，我继承的‘传承’中只有这些模糊的信息。希望这对您有帮助。”

然后，他转过身去，不再望向那处已成空地的沙滩。有三三两两的教众跟上了他的脚步。

察觉到他的动作，女孩擦干眼泪，慌忙地从地上站起。

37: “等一下, 6, 你要去哪里——? 每个人都走了, 苏菲亚、210、888……现在, 连你——也要离开吗?”

6: “我要回到洞穴中去, 37。仍有人既不愿被仇恨的巨链裹挟, 也未选择狂野和激情的道路。通往圣地的路已在地震中被损毁, 但人们的信念并未绝迹。我们会诵读典籍、抄写经文、修缮厅堂, 在苦修和沉思中继续对古老者的崇奉, 重拾破碎的信仰辉光。是我们的选择塑就了这座岛屿, 一个远离现象世界纠纷的沉思净土, 一个古典的秩序王国。而我们的坚守, 亦会让它常在。”

37: “我和你一起去!”

6: “不,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37。你不应该再回到这儿了。你的痛苦和疑惑, 只能在亲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解答。”

37 的脸色在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6 轻轻摇了摇头, 看向海面上的夕阳。

6: “数千年前, 最初的信仰者们逃离罗马帝国的战火, 来到这里建立教派。五百年前, 一只逃难的阿拉伯难民来到此处, 用他们的抄本填满了洞穴中的书籍。半个世纪前, 痛恨自己的研究被战争滥用的学者来到此处, 补充了现代数学的智慧。他们中也曾有 37, 也有过许多 6。——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37: “……!”

6: “即使你和我都不在了, 37 和 6 也不会消失。即使这座岛在今天没入大海, 也会有新的数字诞生于别处。我们都知道整数的序列是无穷的, 37。不要执着于数轴上的个别数字, 你应当书写你自己的算式。”

维尔汀: “……所以您选择的是置身事外的智慧。——但我不明白, 智慧为何蕴含在置身事外中?”

领袖笑了笑。

6: “您高估了智慧的效用, 维尔汀小姐。智慧并不是万能的, 它能使人免于无知, 也会将人导向虚无。但总有人需要这份虚无的智慧, 让他们从尘世的痛苦中获得短暂的超脱。总有人需要留下, 给现象之海上而来的漂泊者们提供一个无关政治的庇护所。——也给迷途的人们一个返航的归处。”

他转身离开了, 不顾身后的呼喊。

37: “等一下, 6, 等一下——!”

37 仓促地抹了一把脸, 提着袍子在沙滩上奔跑起来。

不合规则的凸起砂砾让她摔了一跤。但她枉顾疼痛, 只是继续用尽全力追赶着。

37: “请等等我, 6——”

(奔跑声)

37: “——亚齐!”

6: “——!”

男人止住了脚步。这是一个他没有想过的名字。

数字不是名字, 数字是一个人灵魂的本质, 而名字只是现象世界的短促气音。

他的数字自出生以来就已经决定, 早于他获得命名之前。

他也从未听到 37 用他的名字称呼他, 因为她历来是最善分辨本质的。

而现在, 她站在他面前。头发因泥水而打结, 膝盖流着血, 狼狈不堪, 但仍坚定着。

37: “……你会在闭关处为我留一扇小门吗, 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我知道至高规律紊乱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消失了。我会在紊乱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我会算出更好的答案, 我会前往现象世界一探究竟……在那时, 如果我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瓶颈, 我还能像以前那样, 去找你讨论问题、探究真理吗……?”

6: “……”

在德尔斐神庙的石柱上刻着三句箴言。

“认识你自己”, “凡事勿过度”, 以及……“妄立誓则祸近”。

6: “……”

他能说什么呢? 为众人解答疑惑, 是领袖的义务。

6: “——我会为你留一扇小门, 37。你和你的同伴都可以进来。”

37: “——一言为定, 6!”

她擦掉了眼中的泪花, 伸手挥别自己的领袖。这一次的离别终于不再那么残酷。

教众们全都离开了, 沙滩上只剩下了来时的身影。

维尔汀：“……芝诺的船只来接我们了。走吧，37，拉普拉斯的研究员们会很想见到你的。”

质数的肩膀正轻轻颤抖着。

维尔汀：“……你感到害怕吗，对那个未知的世界？”

6：“……有一点。但我会努力习惯的！”

她深深呼出一口气，将心中的繁杂思绪压下。像平时一样露出笑容。

37：“——因为宇宙在任何地方都是齐一的，我知道。”

29.伞与结 The Umbrella and the Knot

——“时代并不需要纪念，而人们需要。”

1990.08.21 12:15

——

我们都是洞穴的囚徒，
握着火光映射的一隅碎屑。
但最终，人们交握双手，晃动镣铐，
聋子挽着盲人，哑巴扶着瘸子，
共同拼凑出了，
真实世界的小小一角。

——

基金会走廊

小梅斯梅尔：“……”

维尔汀：“……你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吗，小梅斯梅尔？”

她的精神状态很差，但态度还算友好。两个黑眼圈显著地悬在小梅斯梅尔的眼睛下方，一如今天看见的科算中心所有职员。

小梅斯梅尔：“是的，他们让我把这个给你。这次研究的最后成果，所有人智慧的结晶，免疫‘暴雨’的护具。——一把你用不上的东西。”

小梅斯梅尔语带讥讽地撑开了那把缎面纯白的伞。

小梅斯梅尔：“第一代‘平衡伞’，它由一个转换器、一个调和仪和一个术式核心组成。转换器能够根据施术者的实际情况，架设一个在‘暴雨’中进行施术的平衡场。调和仪的图案则来自阿派朗学派的卷轴——露西女士模拟了它适配已知的162种副作用的情形，均取得了良好成果。卷轴的原件已经归还学派，这是它的简化和复制版本。”

维尔汀：“……但这162种诅咒并不是全部，对吗？”

小梅斯梅尔：“是的，很可能还有未知的副作用等待发掘，所以平衡伞还在测试阶段。最后是这个术式核心。一开始，它被命名为‘37-露西结’，以此纪念为此次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两位发现者。但两位当事人均表示了反对。”

维尔汀：“……是的，我还记得37当时的说法。她更希望用这个结的数学性质去命名它，尽管这会让人们叫不出来。”

37：“不，不！数字不是名字，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名义去给真理冠名！我只是发现了它，并不是发明了它。我不需要这种修辞手段来证明我的存在……但这里不是岛上了，我知道。虚数们只是想要一个纪念。你们可以用其他贡献者的名字去命名它，我接受。”

小梅斯梅尔：“露西女士对术式核心的冠名也毫无兴趣，因此选择权便来到了研究的第三贡献者，阿德勒·霍夫曼先生身上。很不巧，阿德勒研究员一开始也表明了拒绝，所以我们险些用上了日期。不过在确认可以使用姓氏来冠名后，他的想法就改变了。”

马库斯：“……霍夫曼结？你们用霍夫曼老师的姓氏命名了它？”

基金会职员II：“是的，这是阿德勒·霍夫曼研究员的意愿，他希望大家能记住格蕾塔·霍夫曼调查员为此做出的牺牲。请收好，四级调查员马库斯小姐，这是属于你的那把伞。”

一把崭新的平衡伞被交到了马库斯的手上，明亮的光泽一度让她眼前一片空白。

马库斯：“……（吸气，呼气）”

基金会职员II：“鉴于你做出的卓越贡献，你可以申请长期休假。”

马库斯：“……不，我要申请外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会带着它，去新世界，去未来看一看。”

短暂地止住了话头，她的目光望向回忆的天空。

马库斯：“……不知道萨赫蛋糕是否还是原来的味道呢？”

马库斯珍重地抱着伞，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她向光明处小步跑去。

小梅斯梅尔：“最后，伞柄里注入的非对称核素 R 能使携带者免于暴雨症候的感染——不过这尚未得到实验。”

维尔汀：“没关系。它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小梅斯梅尔：“……如果你对它的使用方式没有疑问，我就回康复中心了。那里还塞满了因公嘶吼、流脓、爬行的研究员们，继续一些磁疗的照料。”

维尔汀：“……一把伞是不是太少了？我想五把——不，十五把，也许会更适合我。”

这是个超乎意料的问题，小梅斯梅尔错愕地止住了脚步。

维尔汀：“我的手提箱无法保护人类，他们需要借助平衡伞来越过‘暴雨’。在今后的行动中，也许我会遇到许多——”

小梅斯梅尔的神情可称无言。

小梅斯梅尔：“……这只是样品，司辰。基金会大堂有‘平衡伞’的领用申请表格——你要多少把伞，慢慢填写吧。”

她快步离开了，似乎一秒也不愿多待。

维尔汀：“……谢谢你，小梅斯梅尔。”

阳光正好。撑开伞，在手中缓缓转着。金色的几何线条印在白色的伞面内，洋溢着绚烂夺目的光芒。

维尔汀：“……37 没有说错。这是一个优美的证明。”

广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整洁。有一个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很久。

星锑：“嘿，维尔汀，交涉成功了吗？”

维尔汀：“很顺利。平衡伞的领取比我想象中更加便捷，只需要填写表格……”

星锑：“唔？那把伞是很重要，但我之前委托你的是其它事啊！是我们英勇的、无畏的、壮烈牺牲的、因公殉职的 APPLeII 号！天啊，难道基金会不应该给我补偿一艘新的船吗？”

维尔汀：“唔。”

星锑：“——啊？‘唔’是什么意思，维尔汀？难道说，你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星锑愤慨地逼近，而后，一双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红弩箭：“别太心急，星锑。眼下那帮人要善后的文书工作可有一大堆，你就慢慢等着通知吧。”

她的手上把玩着一枚金色的勋章。

维尔汀：“红弩箭，你从表彰仪式上回来了吗？”

红弩箭：“是啊，他们非得把这个给我，为了表彰我在‘暴雨’中护送重要文件的卓越贡献。——请问，送卷轴算什么功勋？倒是有人切实该为我没有选择冲进委员会大楼而感谢我……”

红弩箭随手一扔，把勋章给了星锑。

红弩箭：“拿去吧，没准能成为炼金术的原料。”

星锑：“噢，我看看——”

星锑把勋章放到嘴边，不假思索地咬了一口。

星锑：“多谢了，朋友，这好像是真的金子！海盗公国也会感谢你为炼金术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榭寄生：“我这里也有一枚。”

榭寄生走来，将另一枚勋章放在了星锑手里。她和红弩箭一起参与了那场关于护送卷轴的表彰仪式。

榭寄生：“很遗憾我没有帮上太多忙，司辰。”

久别重逢的故人摇了摇头，她因此前抗议活动的那片森林而错过了全部的海岛冒险。

好在，如今的广场已恢复如新。

榭寄生：“不过，那些被唤醒的林木终于重获静谧，于我们而言，或许也是一份好消息。”

维尔汀：“我也很高兴看到你恢复了状态，榭寄生小姐。实际上，我也正想为你介绍一处海角——那儿曾经草木丰茂，经逢‘暴雨’与战争后，正需要一位品味良好的德鲁伊。”

榭寄生：“嗯，听起来是个值得期待的地方。”

这场重逢被摇滚海盗的高呼打断了。

星锑：“天啊，榭寄生，你真是棒呆了！虽然这块勋章小了一点，但它的金属更稀有——”

APPLe：“这是个很好的方向，船长。APPLe 某认为，只要再来三百块勋章，我们就能凑齐一艘船了。”

星锑：“正是这样，大副先生！不知道芝诺那边的作战表彰仪式什么时候召开？虽然，本船长之前是不会接

受这种官方授勋的……但是，咳……他们可以直接把勋章寄给我吗？”

摇滚海盗欲盖弥彰地咳嗽了两声，墨镜后的眼神望向了别处。

苏芙比：“——嗯？苏芙比错过了什么？这是一个交换勋章的派对吗？”

星锑：“苏芙比！”

星锑望着久别重逢的小淑女，热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

几乎本能地，她伸出手去，而苏芙比也正确理解了她的意思。

苏芙比：“苏芙比没有勋章……但我有这个，大的、圆的、金色的……”
一串沉甸甸的珠宝放在了星锑手中。

APPLe：“船长，APPLe 某认为我们已经攒够一艘船了。”

无需提醒，星锑已经感激涕零地抱住了对方。这位有史以来最为慷慨的富家小姐、海盗公国的再造恩人、天才炼金术师的御用赞助人、行走的金库——苏芙比小姐。

十四行诗：“星锑……星锑！”

十四行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手里扬着一叠盖着章的文件。

十四行诗：“司辰委托我将你的请求递交了上去，他们批准了！APPLeII 将获得重建，基金会将支付它的日常保养费用——嗯？”

维尔汀：“你来得正好，十四行诗。”

树影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一个正适合前往新世界的好天气。

维尔汀：“——现在我们有两艘新船了。”

30.谢幕词 And now, the Curtain Call

——“她抖去肩上的雨水，随后步入了新世界的阴影中。”

1990.08.21 14:00

——年轻的朋友们正欲扬帆起航。而年长些的人们正在挥别过去。——

总负责人办公室

露西：“嗯，我想这十五个插头已经涵盖了目的地一切可能的电源形制。希曼，请把之前的实验记录也递给我。”

拂去桌面上的灰尘，最后一次清点实验室内的设备。

房间内没有开灯，已经不再有这个必要了。

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露西：“请——”

她没能走完符合人类社会礼仪的流程，因为来人已经急切地推开了门。

哑谜：“这是真的吗，露西女士？！您要离开拉普拉斯科算中心——？”

露西：“是的，问询会已经结束了。这是所有人商议的结果。”

哑谜：“他们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哑谜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实验遗留的灰尘从上面震了下来。

哑谜：“您做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他们——却要停您的职？！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没有您，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出平衡伞，光副作用就会杀死每一个人！”

露西：“噢，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因此牺牲。因为我低估了咒文的危害，造成了不可控的传播事故。你之前不是也为此深切抗议吗，阿德勒·霍夫曼研究员？”

哑谜：“那是……”

机器友好地朝他点了点头。

露西：“很意外，你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不过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精神——理性的自我革新精神。”

文件被有序归档。

助理希曼走到露西女士旁边，接过了她手里沉重的实验仪器。

扬起的灰尘让哑谜咳嗽了几声。

露西：“实际上，这次决策是合理的，他们必须照顾总部来自各阶层种族背景的工作人员。我们花了八年，才在雨幕中撑开第一把伞。但即使是这样的速度，对一些人而言也太快了。人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需要有人为这些事故和牺牲负责。已经有许多研究员寄来投诉信，指责我冷酷、无人性、无感情、践踏生命、反人道主义。在基金会、芝诺和这里，也有许多人质疑能否让一个觉醒的蒸汽活塞就任科算中心的负责人。他们对我的神秘学能力是否在可控范围内存有不同意见，并怀疑我正因能力失控而逐渐失去理性的决策能力。”

机器顿了顿，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个疏漏。

露西：“嗯，毕竟我违反保密协定在维也纳传播了扭结。不过，的确有人因此活下来。——这就够了。”

人类研究员没有关注到这一补充。他已经出于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哑谜：“所以，他们……质疑您的立场？就因为您是意识唤醒者，是神秘学家？质疑一台比任何人都信奉科技和进步的机器，不够‘理性’？这真是我有生以来听过最可笑的事——在我自己都放弃的时候，是您提出来必须要考虑人类！！！”

露西：“——我疑惑的是，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这无关你的处境，你还得到了一个升职的机会。科算中心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你和乌尔里希应该都接到了负责人的邀请。”

哑谜（德语）：“因为这**的该死的不公平！他们从来没有和你我共事过一天，甚至不曾听过你的一句发言。他们享用你的成果，却蔑视你的存在——你会接到处分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意识唤醒者，不像其他人一样只能牺牲一次！不然他们就该在墓碑前授予你一块勋章了！”

露西：“喔，那你就应该接受那个职位。——这对你来说是公平的。”

哑谜的所有话都卡在了嗓子眼里。他张开嘴，想要反驳这天大的羞辱。但愤怒熔断了他的大脑回路，竟让他半天没想出讥讽的话。

机器的条屏闪了闪，继续它无情的理性陈词。

露西：“另外，乌尔里希的确得到了勋章。不过和你一样——它也不太高兴。此刻它正在委员会大楼前绝食抗议，但鉴于所有人都知道了意识唤醒者的生命有多顽强，它的抗议收效甚微。”

露西摇了摇头，似乎在为下属的情绪化行为深表遗憾。

露西：“在我看来，你和乌尔里希中应该有一个去接受这个职位，你们是最熟悉这项研究的人。”

哑谜：“我不会去的！”

露西：“这既是为了保障研究的进展，更是为了确保它不被滥用。”

中肯的劝诫。

哑谜：“该死（德语），你是对的……”

哑谜陷入了沉默，显然，他的大脑正在原则和责任间做着疯狂的斗争。

机器没有注意到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她不以为意地走到了实验椅前，开始进行最后的电量检查。

露西：“我并不介意这一处分，霍夫曼研究员。我从不奢求权力，那是你们生物的概念。从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我便不理解你们。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冷静的陈述，并未掺杂任何情绪。研究院有些惊愕地张开了嘴，但机器只是普通地叙说着。

露西：“我们运转的方式并不相同，内驱的燃料也相去甚远。好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不论是生物还是机器，人类还是神秘学家，多数的有形之物总是希冀着更好的生活。这股原初的热情，正是所谓的‘进步’。因此我装上类人的身躯，佩戴上仿制的面孔，不断调整发声的语调和质感，为了便于与你们交流。我的努力不总是有效的，人们经常告诉我，‘表面的一致只是彰显了本质的不同’。”

机器遗憾地摇了摇头。

露西：“——但我依然如此，因为我并不在乎得到认同。我们的相交点只是在于进步，从来如此。在平衡伞发明后，科算中心中断八年的研究也将踏上正轨。倘若他们有更合适的舵手，我很乐意在这座轰鸣的引擎里当一个小小的活塞。而且，Z女士为我介绍了一个很好的疗养处。那里有一处弥漫着神秘学气息的湖景庭院，正适合我这样的意识唤醒者去休假散心。它编制灵活，预算独立，唯一需要担忧的是电力供应是否充足。噢，还有生锈。也许出发前我应当找X研究员借用他最近研发的‘超级钛合金除锈机’……”

哑谜：“……”

机器兴致盎然地陷入了休假生活的畅想。她已经完成了离开的所有准备。

露西：“出发吧，希曼。”

哑谜：“……稍等，露西女士，请您最后过目一下这个。”

一叠装订整齐的报告被递交到了露西面前。

哑谜：“这是您在‘暴雨’倒计时期间整理的126种副作用与调和卷轴的拟合情况，关于第34类副作用的数据部分，我有一些疑惑。”

露西接过了那个出于自己之手的列表，最后尽职地浏览了一遍。

露西：“嗯，这里的确有一些疏漏。但很抱歉，我必须在今天办完交接手续。我想你之后可以请教乌尔里希先生这个问题……”

她将报告还给了研究员，对方却半天没有接下。纸张对面，研究员摇了摇头，声音低沉而悲伤。

哑谜：“实验还是留下了副作用，是吗？您登记的副作用一共是162种，不是126种。第34类副作用的数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抄写失误，我们早就发现并修正了它，用时不过5秒。这是您用生命写下的报告，您却没有第一时间看懂。您称呼我为霍夫曼研究员——这仅仅发生在八年前您刚接管科算中心时。之后，为了和我姐姐区别开，同僚们都称呼我为阿德勒。”

他往前走一步，阴沉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哑谜：“您……丢失了多少数据？甚至损伤到了您的科研能力……？这才是您必须离开的真正原因吗？您推动了所有人的进步，代价却是您自己的退步——！”

机器没有回答，她罕见地沉默。助理希曼上前一步，取走了哑谜迟迟没有接下的那份报告。

助理希曼：“出发的时间到了，露西女士。”

露西：“嗯。再见，阿德勒研究员。谢谢你纠正我的数据错误。”

她迈着钢铁的脚步离开了，不再回顾遗留的种种。

哑谜：“——好吧，好吧！”

研究员扒住门框，枉顾其他人异样的眼光，朝那道背影大喊道。

哑谜：“我会去接受那个职务！我会去做你希望我做的事！我会去和那些我厌烦的委员们打交道——但不是为了楼宇顶层的那些俯瞰我们的大人物们——！——而是为了那些在外面仰慕这座大厦的人！”

露西：“……”

（脚步声）

她在此的职务已经结束了。然后，她听到了另一声呼喊。

破译组长乌尔里希：“——露西女士！”

露西：“……嗯？”

回形的走廊上站满了人。研究员们、文员们、实验室负责人们、警卫们。科算中心的每个岗位的职员都站到了走廊上，从第一层到最高层。然后，有人发出了第一声高呼。

破译组长乌尔里希：“向露西女士——致敬！（All Attention——Salute!）”

纸片纷纷扬扬。人们发出不同语言的告别声，整齐划一将怀里的文件一扔而下。那是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产生的无数演算纸、设计图、审批文件、行政文书。它们因“暴雨”研究而诞生，也在这之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如这台机器。

露西：“为什么人们朝我投掷这些文件，希曼？他们是在表示驱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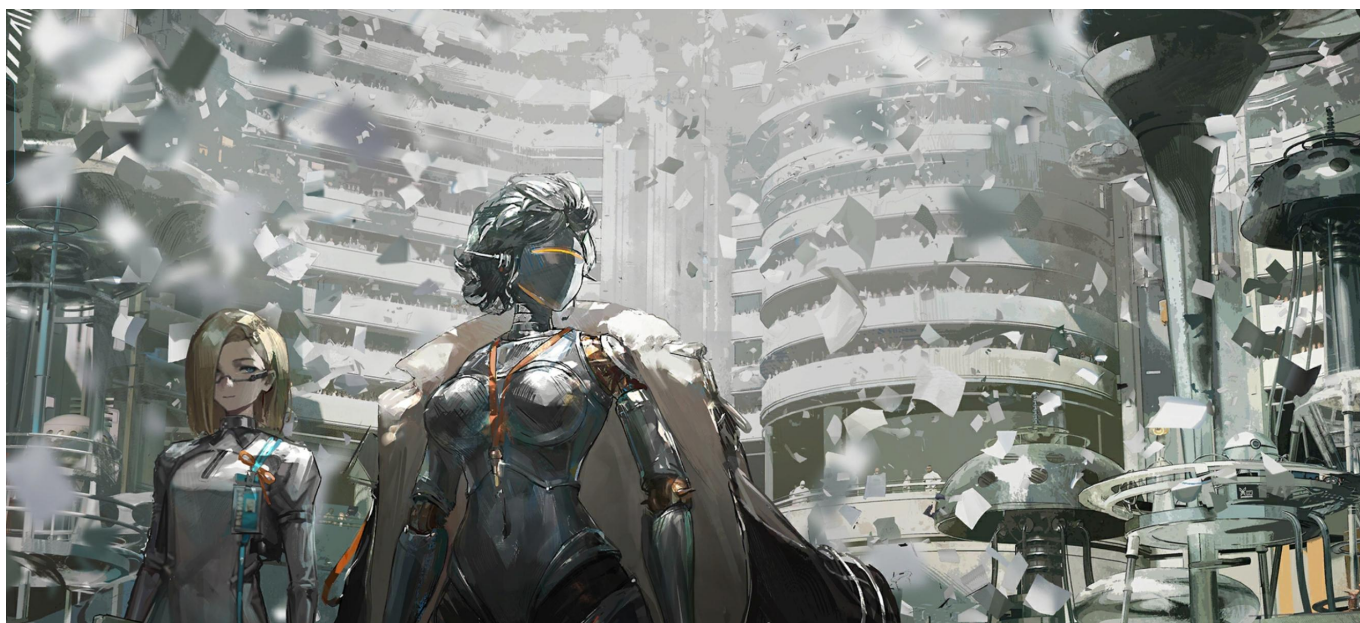
助理希曼：“……不，我想他们是在表达尊敬。”

露西：“噢，是这样吗？”

机器今日并未装配业务交流时所需的表情系统，因此她只是转过身去。

阳光照在她金属的棱角上，折射出一片晃眼的金光。

露西：“走吧，希曼。我想念拉普拉斯的充电桩了。——Z女士引荐的地方，应该也会有230伏特的充电口吧？”



———THE END———

参考资料

- 1、重返未来 1999 中文维基（<https://res1999.huijiwiki.com>）
 - 2、B 站视频：《重返未来：1999》公测 全剧情【4K 英配/电影画幅】——up:缺德的德鲁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o4y1u7aW/?p=62&vd_source=9898c55b9cdcc58d9e054c63d10c1580)
 - 3、Perseus Digital Library（<https://www.perseus.tufts.edu/hopper>）
 - 4、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
- 以及感谢深蓝互动提供的出色文案！

推荐链接

- 1、《瓶中我 (Me inside the Bottle)》单曲：<http://163cn.tv/w63e875>
- 2、《酒神颂 (Hymnus Ad Bacchum)》单曲：<http://163cn.tv/w63zjGI>
- 3、播客《瓶中我》×《数字王国》：
https://y.music.163.com/m/program?id=3057458976&uct2=c2MqqHNGqPoVxq8tdf8rFQ%3D%3D&djId=1490679166&app_version=9.1.55